

瓊瑯島





A541 212 0009 9729B

鄭證因著

小技
擊說

瑯

瑯

島

上集

上海廣藝書局印行

技擊小說

瑯 琊 島

上集目次

一	剝削慘虐	一
二	抱子投海	一一
三	雙童水鬥	二一
四	搜村驚變	三二
五	祖孫巧遇	四一
六	學藝復仇	五一
七	荒港奇童	六一
八	夜探瑯琊	七一
九	小龍陷敵	八一
十	變生肘腋	九二

瑯琊島 (上集)

鄭證因著

(著者保留影劇攝製上演權)

前 言

小說雖爲消閑之品，而潛移默化，與影劇同具輔佐教育之力，執筆者尤應隨時代而遷化，以盡筆人之責任，「瑯琊島」敘述山東沿海一帶漁民故事，掌握瑯琊島漁業之轉大業，以暴力攫取若干漁村，入其掌握，任其操縱，更貪婪無厭，對所領轄之漁戶，盡情剝削，任意凌虐，使數百戶漁民，陷於窮困中，一班私黨，更以種種手段，殘殺良善，終於激起義憤，漁民榮友信揚竿而起，以堅忍不拔之心，百折不回之志，報私仇，雪公憤，卒殲惡魔，清算血債，其間所經過之事蹟，悲歡離合，可泣可歌，著者文筆瀟灑，尙希讀者時加指正，是幸。

一 剝削慘虐

在山東黃海沿海一帶素稱漁鹽之鄉，山東省沿海的漁業已有悠久的歷史，所以那十幾縣過半是漁民，過着浮家泛宅的生涯，不過民風强悍，官家沒有那麼大力量管理他們，並且還有些貪官污吏和那有力量的船幫首領們，勾結壓榨漁民，時起鬥爭，更因爲常常有海盜出沒於沿海一帶，幾處較大漁場，全有極大的力量，來保護自己的船幫，在瑯琊島是一處最大的

漁場，他這裏的船幫，以魚鷹子爲標記，每一隻漁船的船頭上，彩畫着尺許大小的一隻捕魚的魚鷹子，瑯琊島領率漁民的首領，全不知他出身來歷，他完全以闖江湖道的手段，造成了現有的勢力，這位首領姓韓名大業，附近一帶漁戶們，因爲他勢力既大，水面上本領，也有超羣出衆的功夫，送他個綽號叫老龍王，他手下擁有一百四十餘隻大漁船，雙桅雙帆，更有四五十隻放魚鷹子的快船，十幾張捕魚的大網，四百餘名漁戶，完全受他統率節制，這個老龍王韓大業貪婪無厭，他自從霸據瑯琊島以後，已經築下堅固的根基，在附近兩三縣，管轄沿海的官府，差不多全和這老龍王韓大業有來往，有勾結，這四百餘戶漁民，論理說全可以豐衣足食，養家肥己，可是在瑯琊島附近十幾個沿海村莊，全是瑯琊島漁戶們家小住居的所在，那種窮蹙的情形，叫人決不信竟會是瑯琊島漁戶的家族，那麼生產豐富之地，你走進每一個村家，所看到的婦女老弱，全是鶉衣百結形同乞丐，這般家小們，若不是自己去幫助着謀取生活，就能受到飢餓之苦，每一個村莊，不論是年輕的婦人，和有年歲的老婆婆，終日在操作着，他們所吃的所用的，全是寒苦異常，漁鹽之區，農產決不會豐腴，因爲所有的土地多半是硝鹽之地，五穀不收，只長些個苦菜等一類的植物，這些村莊上，婦女老弱們，就着海邊上檢些不用花錢買的海蚌之類佐食，每家全有線車子，紡紗織土布，終日勤勞，過着這種艱苦的生活，別處的人看到這種情形，很有疑心他們，家中既有壯丁，在海面上能夠操作，何必非得住在這種地方，不可以移遷到他處，以一家的血汗之力，尋求較好的生活，爲什麼甘心在這種地方，受這種苦難，外人那又知道，凡是入了瑯琊島的漁戶們，身家性命就

算交與了老龍王韓大業，只有認頭的苦幹下去，才能保全着沒有意外的禍事，只要你安心想脫離開瑯琊島，另覓生活，恐怕你走不出幾十里地去，就把命送掉，這老龍王韓大業霸據瑯琊島之後，手下有幾個親信弟兄，爲他效力，這般人手段惡辣異常，出身來歷全是不大乾淨，小人得志，尤其是令人可怕，他們先前用盡種種手段，攏絡這般漁戶，歸附到瑯琊島魚鷹子船幫下，就算是寫了賣身契，本人完全上了花名冊，他用種種手段，壓榨剝削，漁戶們又何嘗是什麼安善良民，只爲沿海一帶，有一種牢不可破的風俗習慣，不歸附到一個有力的船幫，你想在沿海一帶求生活，就叫你處處的遭到阻制和欺凌，只有投到一個有力量的船幫裏，才能夠生活下去，可是老龍王韓大業，對於每個漁戶，歸附到他船幫之下，嚴定幫規，無效的不准脫離他魚鷹子船幫，漁戶們趕到知道被騙之後，慢說有家小牽累，一時不易脫身，就是單身漢，也休想逃出他手去，往往有的漁戶們實在的受不了他這種凌虐壓迫，暗地裏和素日說得來的弟兄們，商量好另投棲身之地，脫離開瑯琊島，趕到你真個脫身逃走，叫你走不出他勢力所管之地，終會被他手下的黨羽追回，因爲這瑯琊島，再往南走，就入了江蘇地界，那一帶的口門子，另有極大力量的船幫佔據着，別處的漁民，沒敢輕捋虎鬚，投了去，不問你真實的來路，決不收留，老龍王韓大業，更和交界地方的船幫有勾結，往南逃下去，不啻自投虎口，只有往北逃，往膠東這一帶去，可是你脫身時不在夜間，一夜的功夫，至多你走不出七十里，他用快艇能夠把你追回，想登路逃走，在陸地一帶，全有他的卡子，所以這般想脫身的漁戶們，真個被追回，還算萬幸，不過遭到一頓毒打，受到嚴厲懲罰，還

能活下去，有的時候，竟是落了葬身魚腹，海府游魂，家中的妻子父母，更被逐出漁村，流爲餓殍，但是老龍王韓大業，這種暴力的行爲，怨毒所結，已經知道終有爆發之日，可是他對於漁戶們防範愈嚴，管束的越發嚴厲，這一天，正是凌晨的時候，潮水尙沒退下去，這瑯琊島，已經有二百餘名漁戶們在操作着，海灘水淺之後，已經放下兩張巨網，在這種晨光曦微中，海上的風景絕佳，海濱上，烟波浩渺，水天一色，這二百多名漁戶，一個個全是穿着短衫短褲，赤着脚，光着腿，下半身浸在海水裏，五十名漁戶編爲一隊，由兩名頭目管領着，這五十名漁戶，牽引着一根鴨卵粗的巨繩，半俯着身軀，口中尙在前呼後應，用盡了力氣往前拉這張網，這一百名年輕力壯的弟兄，曳着兩根巨繩，可是這種網的力量大，在下網時，是大漁船看好了風向水勢，一張網在海面上圈起多遠，這水的力量又大，這麼多人的力量依然是往前一步一步的慢慢移動，管領漁戶們的有幾名頭目人不住的指揮着，有的站在海灘邊上，如同呼喝牛馬一般，高聲的喊着，口中還不乾不淨的罵着，漁夫們是敢怒不敢言，情實也鬧不出他們手去白吃虧，日久天長把這班頭目人全養成了驕狂的習慣，他們把這麼一班賣苦力氣的看成牛馬不如，好像一班苦朋友和他們有深仇大怨似的，總嚷着漁夫不肯出力，沒按好心，本來全是一班有血性的漢子，入了魚鷹子船幫，受到瑯琊島的壓制後，一個個那就肯甘心，但是每一觸怒這班頭目人們，有的當時就受到凌辱，他們對於漁夫們，真像待囚犯一樣，每一到海面上工作時，先把他們私黨散出來，有的在水面上，有的在陸地上，各提着刀槍棍棒，一個個像凶神一班，有的弟兄們，實在忍無可忍，和管領漁戶的頭目口角

起來，這個漁夫就算是遭了報，不是當時受到一場凌辱，挨一頓皮鞭子，你想動手，他們人多勢衆，並且這一帶又沒有官府來彈壓，他們什麼無法無天的事，全敢作出來，當時就許出人命，或者當時不處置你，你就等着吧，漁船捕足了滿艙的魚，趕到回島之後，不出三日，這個鬧事的弟兄，不知道出點什麼差錯的事，就被這班惡黨羽們捆進島裏，能夠還活下去，那還是萬幸，也得被打得遍體是傷，有的就看不到這個人再出來，他的家中不出幾天，也得被逐走，像這麼虐待漁夫們，防範的又嚴厲，島中更養着許多來歷不明之人，試想這班弟兄們，那能抗拒，螻蟻尚且貪生，何況他們在這一帶各有家小，不是有妻子，就是有父母，這一來只有低頭忍受下去，管理魚鷹子船幫最厲害的是親刀子侯泰，水蠟子周七，這兩人全是當初和韓大業佔瑯琊島開闢漁場的人，在島中的勢力最大，他們對於海面上的事，頗爲熟悉，每次船幫出航，這兩人必然跟隨着監視着漁夫們，手底下全有十幾名親信弟兄，今天早晨，本是風平浪靜，這二百多名弟兄在海面上全用力的操作着，可是到巳時左右，天氣忽然變了，海面上起了風，浪頭一個跟一個打過來，拉網的漁夫，雖則已到了海灘上，但是海浪捲過來，依然濺得滿身是水，就這樣，水蠟子周七親刀子侯泰各坐一隻小船，揚眉吐氣的吆喝着，這時風浪一大，這兩人越發的有些急躁了，這兩張網不能在午時左右拉上來，網中魚就得減少一半，所以越發的招呼一班手下，盡力的吆喝着，叫弟兄們用力的往前拚命拉網，那一個稍微的腰往起一直，緩一口氣，可是從身後的皮鞭子就落在身上，你還不敢辯白，只要一開口多饒上幾下，只好眼含着淚仍然握住巨繩拚命往前曳，但是這種風浪由不得人，

反正力氣是有限的，網頭離着沙灘只有十幾丈遠，這時已到了中午相近，在這海面上操作時，連吃飯的工夫全沒有，不過這班弟兄全是習以為常過慣了漁家的生活，每人的胸前全掛着一個布口袋，一根繩兒套在脖頂上，趕到時交中午，由島中衝出兩隻船來，船上擺着大竹筐，竹筐裏面是熱騰騰的，高粱米飯，這班漁夫們從天一亮就操作，到此時一個個全是飢腸轆轆，看到了島裏伙食房把飯送出來，心中還在念着這是他們的恩典，真要是得等到把魚全打下來，一個個也就餓壞了，這兩隻船到了沙灘前由幾名健壯弟兄，兩個人抬着一個竹筐，每一個竹筐，跟隨着一個拿竹筴的，那是飯房打飯的頭目，後面另有一人提着一個木斗子，裏面滿裝着鹹菜，全是切得很粗很大，這飯筐到了拉網漁夫的近前，那個拿筴的高喊着：「哥們接飯哪，可是你們也拿出一點人心來，活兒淡作下來，飯會送到嘴裏，拍拍良心也想一想用點力氣吧。」這打飯的頭目嘴裏不三不四的這麼吆喝着，漁夫們還是真不敢稍微停頓，全是一手握纜繩，一手把胸前布口袋的口兒扯開，這兩張網四排人，四個竹筐，每一筐管着一行人，竹筴筐由飯筐中，舀了一下高粱米飯，手裏頭很熟練的照着漁夫的口袋裏一扣，跟着後蘆提木斗子的，把幾塊鹹菜也拋進去，這打飯的手不停腳不停，這是島中規定的飯食，不管你吃得飽，或吃不飽，就是那麼一份，這種情形也就一個地方的風俗習慣，他們也吃慣了這種食物，迎着海風，用手抓着高粱米飯往口中塞，這種清苦的生活，若是好的對待他們，也就很難爲一班漁夫們了，可是還受到了意外的侵凌侮辱，那親刀子侯秦水蠟子周七此時遠遠的站在小船上，還不住的招呼着，也是滿嘴裏陰損話，漁夫們只好裝耳聾。

吧了，不料左邊這一排忽然出了事，打飯的送到第十一個人，這個漁夫姓秦，名叫三立，他是這附近老蟹灣的人，小伙子年輕力壯，自從老龍王韓大業佔據瑯琊島之後，老蟹灣，柴家塢，白鶴汀等這十幾個漁村，完全被編入魚鷹子船幫中，這秦三立平時看到老龍王韓大業及一班私黨們壓榨剝削，盡情的欺壓漁夫，尅扣他們所得，連每天所吃的高粱米飯全不夠飽，也被那管飯房的頭目們尅扣去一份，像侯泰周七等一班惡奴們，什麼傷天害理的事全作得出來，附近的漁村中，有好幾個年輕婦女，全被他們硬霸佔去，有的那被勢力威脅，不敢不順從，有的破上死去抗拒，可是過不多日子竟會失蹤，秦三立已經屢次的想逃出這班惡奴之手，遠走他鄉，無奈上有老母下有妻子，自己一個三十多歲的漢子，竟是無法可想，弄得身體日見衰弱起來，眼中看到鄉鄰弟兄們全受了活罪，痛不欲生，也是活該出事，打飯的到了他面前，正趕上一陣風浪過來，這個打飯的頭目名叫沈德，正是一箎箎的飯向秦三立口袋中扔去，可是他身軀一幌，這一箎箎飯，只落到口袋中一半，其餘的全散在了水內，若是沈德隨便的再給他補上一份，其實算不得什麼，可是這小子狂妄慣了，他是交差了事，大馬金刀的往前面邁了一步，給秦三立身後的人打飯，秦三立此時忍無可忍，他雖然明知這個沈德也是周七侯泰等的心腹，這班人助着老龍王韓大業作威作福剝削漁夫，全畏懼着他的勢力，不敢抗爭，此時，他正在飢火燃燒，最容易把這頓高粱米飯盼到口里，竟是散落水中一多半，其實這種飯食，每天全有剩餘的，也不過是往海邊上一倒，可是這班人全是殘暴成性，他竟是昂然不顧，從秦三立的身邊走過去，秦三立實無法忍耐下去了，竟是招呼道：「喂，

沈頭兒，你這是怎麼講，全是一樣幹活，你爲什麼安心餓着我，從天一亮在海水裏這麼泡了半天，餓着肚皮，等到這口牢食，你還不給足了數，我們窮人的命，就這麼不值錢麼。」這一個漁夫秦三立這一陣嚷鬧，管着他們這條纜繩的頭兒，正是親刀子侯泰，他正在着急着今天這一網要白費了事，此時聽到這邊一吵嚷，他竟從一隻小船上跳落水中，淌着沙灘上的水往這邊趕來，那散飯食的頭兒沈德，他是親刀子侯泰的親信人，和水蠟子周七等全是一黨，尅扣食糧，勒發公資，依仗着那老龍王韓大業，言聽計從越發的作威作福，對於這一班漁夫們全欺侮慣了，此時這沈德一回身停住脚步，惡狠狠向漁夫秦三立啐了一口，高聲喝罵道：「你這小子怎麼總成心搗亂，你平常口口聲聲，這份高粱米飯吃不慣，你是大爺不該上這種地方來，這碗飯還不是我們島主賞給你吃的，你不好好的用口袋來接飯，却成心的把糧食全糟蹋了，反咬一口，說是我沈德尅扣你的口糧，秦三立你是想在這地方叫字號麼，我看你別有些活夠了吧。」秦三立在怒不可遏之下，他也豁出去了，恨聲說道：「姓沈的，你家中也有妻兒老小，你只知自己吃好的，喝好的，養家肥己，我們整天把血汗全折騰盡了，這一碗飽飯全挨不出來，你居心何忍，今日你不把飯給我添足了，咱們沒完。」這個沈德平時作威作福慣了的，立刻說了聲：「我給你添飯。」說着話，他把那長柄的筴箒掄起，照着秦三立的頭上打來，秦三立往旁一躲，可是已給筴箒掃了一下，左耳全被掃破，秦三立一把竟把筴箒柄兒抓住，口中在喊着：「你憑什麼打人。」這時親刀子侯泰已經來到近前，那沈德竟招呼着道：「侯爺，你趕緊的報告島主，我這份事幹不了啦，這小子要在瑯琊島闖字號，安心搗

亂，有意把這一網全攪散了。侯爺，你可注意他，不定是被什麼人主使出來，咱們船幫中可沒有像他這麼厲害的。」這個沈德是陰損坯，他此時把箆篙柄兒一鬆手，秦三立憤然的給扔在水中，回頭向親刀子侯泰招呼道：「頭兒，你得給我們評評理。」那親刀子侯泰站在近處，提着皮鞭子倒背着手，臉上帶着陰森森的冷笑，正在看着，此時秦三立這個「理」字沒落聲，親刀子侯泰這皮鞭子猛掄起，叭啦一下，已經打在秦三立的左肩膀上，衣服全被打破了，立刻帶起一道血溜子，秦三立哎喲一聲，他踉蹌的已經離開這條纜繩，一手按着被打處，不住叫道：「頭兒，你這叫怎麼講，不問青紅皂白，動手就打我，我秦三立犯了什麼罪，這種地方那是講理的地方。」這親刀子侯泰，安心要拿秦三立示威，何況沈德又是他一黨，這種一面的官司。秦三立才分辯着，那親刀子侯泰，喝罵着道：「姓秦的你不好好的幹活，平時就是雞蛋裏挑骨頭，你比誰會尋事，秦三立你是瞎了眼，你也看看這班爺們，可是吃你這一套的麼，這一網魚打不上來，上百銀子的挑費你賠得起麼，我知道，你是要憑這一身窮骨頭，想在瑯琊島要爭一份地位來，姓秦的今天算是你交了好運，侯二爺要教訓不過你來，我就白在船幫裏混了。」這親刀子侯泰手黑心狠，他說話間，皮鞭子掄起，立刻叭叭的一連就是幾下，那秦三立被打得頭青臉腫，皮破血流，實在被這種無情無理，打得忍耐下去了，把心一橫，立刻猛往前一撲，伸手把皮鞭子抓住，他那左半邊臉的血水流下來，把衣服的前襟全染紅了，咬牙切齒向親刀子侯泰囁道：「姓侯的，我秦三立犯了什麼大罪，你這麼毒打我，難道魚鷹子船幫就沒有王法了麼。姓侯的，你不過是漁戶的頭兒，難道你打死人，

就不用償命了麼。船幫的這碗飯，姓秦的不吃了，我跟你拚了吧。」這親刀子侯泰，見秦三立把皮鞭子抓住，不禁冷笑一聲道：「秦三立你敢跟侯二爺掙扎，你簡直是要造反，老沈，你還不動手收拾他等什麼，打死他，有侯二爺擔當了。」他這一發話，那個沈德巴不得的有這一聲，立刻往後面撲過來，雙手往秦三立的兩肩頭一抓，口中喝了聲：「小子你滾開吧。」他用力往外一摔，那秦三立拉了半天網，本就肚腹空虛，飢火燃燒，那還有力量掙扎，這個沈德身量又高，力量又大，被他用力往外這一摔，砰的一聲，把秦三立摔在沙灘的水內，這裏水雖然不深，但是也有二三尺，猛然一被摔出去，雖則全是識水性的人，但是一個猛勁，閉不住氣了，身軀往沙灘上一倒，已經灌了半口水，秦三立往起一掙扎，想站起來，可是那親刀子侯泰，皮鞭仍然奪還手中，他往前猛趕了兩步，用足了力掄起皮鞭子，叭叭的又是兩下，秦三立掙扎慘號，好個親刀子侯泰，他竟是跟着飛起一脚，兜在了秦三立的右肋上，這一脚踹出去，秦三立可再也掙扎不起，海邊水是一個浪頭跟一個浪頭，這時附近拉網的數十名弟兄，就發出一陣嘩噪之聲，有的就喊着好厲害的親刀子侯泰了，竟敢隨便的打死人命，秦三立活不成了，那親刀子侯泰，他分明聽得清楚，可是不肯回頭，那沈德跟挑飯筐的全跟過來，親刀子侯泰向沈德一使眼色，說聲：「老沈，別聽他這一套裝死誑人，哥幾個先把他拉上岸去，說什麼，這一個魚也得打上來，回頭等我稟明島主再處置他，這瑯琊島要有這樣的，整天搗亂的人，就不用幹了。」那沈德和兩名弟兄從水中，把那身流血水的秦三立拖起來，往岸邊提了過去，他們把這秦三立竟提得很遠，直到了一片葦塘前，就給繫

在水邊上，那個水蠟子周七，也看到這邊出事，便跟着過來查問時，這班人全是通同作弊，視人命如草芥，形同禽獸，那還有天理，親刀子侯泰向水蠟子周七耳邊低聲說了幾句，那沈德已經帶着兩個弟兄翻回來，故意的高聲說道：「侯二爺，你說醜一點不差，果然是裝死吓嚇人，這小子早已緩醒過來了，不用人看着他麼。」親刀子侯泰道：「老沈，趕緊該幹什麼幹什麼去，他想跑，跑得了麼，附近幾十里地內，插翅難飛，把活兒作完了，侯二爺跟他往島主面前去算賬」。那沈德仍然帶着那兩名弟兄，抬起筐來，照舊給後面的人打飯，本來像這樣事是常有，不過像今天鬧得太厲害了，周七侯泰更不住威脅着弟兄，趕緊拉網，無奈風緊浪大，這四隊漁夫一邊從胸前布口袋中抓着高粱米飯，往口中塞，一邊仍在努力的往前曳網，真是連喘息的工夫全沒有，雖是在這種風浪中，海風吹得那麼涼，這一班苦朋友們累得汗流浹背，被冷風再一吹，身上頭上條乾條濕，像這種苦朋友們這麼苦幹，真是一文錢一滴血汗，可是這班管領漁夫的頭目們，心如鐵打的一般，他們對於這一班弟兄，沒有絲毫憐憫之心，只有以他們獲利，爲天經地義的事。這親刀子侯泰水蠟子周七等，一路拚命的督叱着，算是把這兩網魚拉上來，可是風浪一起，收網的一稍慢，比較着平時差不多得一半，越是在收網時，漁夫們一個個手忙腳亂，那一尾尾的鮮魚，全收向漁船的魚艙中，就這樣裝滿了四五船，把網完全收集起來，到這時才許弟兄們在沙灘上緩息一下，還得跟着把這兩張大網，弄上了大船運回島去，漁夫們拉完了網並沒有多少歇息的時間，仍然是由頭目人帶領着，因爲每一張大網，用過之後，難免有破漏的地方，得即時修補，因爲這種大網，就是魚港

裏最大的本錢，分出一隊來回到港中得幫助着裝運所網的這幾船魚，自有魚販子和經紀人按着行規來買。漁夫們正在沙灘上歇息，網得的魚全裝入瑯琊島，漁夫們忽然聽得遠遠一陣哭聲，從風中送過來。

一一 抱子投海

因爲風大辨不清楚究竟是由那裏傳過來的，跟着有兩名漁夫，竟是慌張張跑到了水蠟子周七親刀子侯泰面前，低聲私語，那侯泰和周七互相商量一下，竟是把那個鬧事的沈德和另一名親信叫陳大發的叫到近處，低聲說了兩句，立刻帶着他們兩人，一同跟着來人向瑯琊島邊一片葦塘那裏走去，周七侯泰這一離開，沙灘上的漁夫們立刻互相竊竊私議起來，就是方才毒打秦三立的事情，有的漁夫們就認出秦三立被打後，身上帶着那麼重的傷被摔入水中，他有八成要活不了，可是這狠心的周七侯泰，竟把秦三立搭走，大約秦三立這條命要送在他們手中了。這一班漁夫們，雖說是在積威之下，沒有再敢抗拒的，但是一班年輕力壯的漁夫們終是口服心不服，此時有幾個胆量大的互相一商量，趁着海邊上風大，只要小心躲避着，一樣能跟在他們後面，倒要看看秦三立是否還有命在，這四五個漁夫因爲水蠟子周七親刀子侯泰不回來，大家決不會走，只要暗中跟綴着不被他發覺，諒無妨礙，這幾名漁夫遂隱隱藏藏也從海邊上繞過來，遠遠的竟看到周七侯泰等直向瑯琊島港口外葦塘前走去，到了瑯琊島口附近這一帶，隱身之處較多，這幾名漁夫竟鑽入了葦塘內，身形這一掩蔽住，胆量

越發大了，遠遠的見周七侯泰轉過一片葦塘前，緊靠水邊上，趕情哭聲竟是由這裏發出，這幾名漁夫從葦塘中將身查看時，不由得個個咬牙切齒，可憐秦三立，此時直挺挺躺在水邊上，身上是血跡淋漓，他躺臥的地方是一片血水，一個頭髮花白的老婆婆，身上衣服襤褸，正在兩手按着秦三立的尸身，嚎啕痛哭，口中尚不住的叨念着：「三立，你死得好慘哪，我老婆子這麼大年歲，自己早死了也倒罷了，怎麼老天爺這麼沒眼，你竟被人打成這樣，可屈死我們了。」他哭嚎中，那周七侯泰已經到了近前，水蠟子周七到了那老婆婆身旁，竟是用脚往那老婆婆身上撥了一下，厲聲喝叱道：「你這老花子，在這裏嚷嚷什麼，秦三立是你什麼人。」這老婆婆淚眼模糊的抬起頭來，用衣袖擦了擦眼淚，已然辨別出眼前的人，這老婦人竟是顛巍巍站起來，向水蠟子周七道：「周七爺，你來得正好，我兒子犯了什麼罪，被人打得這樣死在沙灘沒人管，咱們瑯琊島是打魚作買賣，不是閻王殿，難道就沒有王法了麼，誰打死我兒子，誰給我償命，周七爺你是瑯琊島領頭的人，你不把凶手交出來，我老婆子這條老命不要了，我們在老蟹灣，不是住了一輩子，瑯琊島沒立起漁場來，他們爺兩個在水面上吃這碗勞苦飯，雖是沒有豐衣足食，可也沒挨過餓，瑯琊島的大漁場立起來，整個的老蟹灣的漁戶，全打入地獄中，我們一家子終日不得一飽，只爲島規厲害，我們三立既已掛了名，只好認命的幹下去，想不到如今沒賺銀子沒賺錢，反落個慘死在沙灘上，這還有王法有理麼，你得告訴我凶手是誰，我已經快七十歲的人了，難道還活七十歲麼。」這時親刀子侯泰往周七身後轉過來，吓的照着老婆婆臉上啐了一口，口中喝罵道：「不看着你有了幾

歲年紀，侯二爺就要對你不起，秦三立不守鳥規，依仗着有把子力氣，成心攪擾，他自己摔死在沙灘上，老花子這是天報，你還找誰要凶手，別說是你們這種要飯花子，就是那有名有姓的犯了鳥規，也一樣的處置他，我可告訴你，這尸身你不趕緊弄去掩埋，我們可把他往海裏扔了，若被島主查見誰担得起，老花子聽你侯二爺的話好好收尸掩埋，他可是在你侯二爺手中鬧的事，侯二爺可憐你老邁年殘，等我在島主面前，替你多美言幾句，島主若是開恩，仍然賞你一份口糧，你不是依然有飯吃麼，不要麻煩，我們事忙沒工夫管這些個，你是趕緊把尸身弄走不弄走，說痛快話。」這個老婆婆正是秦三立的母親黃氏，他一聽親刀子侯泰的話聲，不問可知，兒子是被他打死了，這老婆婆在痛心之下，他那還怕這班惡奴平日的威風，口中喊了聲：「老天哪，可欺侮死我們了，姓侯的，你把我兒子打死，我老婆子跟你拚了。」老婆婆猛向親刀子侯泰身上一撲，雙手抓去，跟着就往侯泰懷中撞頭，那個沈德，和陳大發，一見秦三立的老娘拚命，那陳大發抓住老婆子的左臂，向後就拉，那沈德掄起手掌來，竟向老婆婆右半邊臉打去，可是這老婆婆就是不肯放手了，親刀子侯泰，往後一掙扎，嘩的一聲，把他一件新布衫撕破，這親刀子侯泰，把皮鞭子掄起，劈叭的就是幾下，跟着抬起腿來，照定老婆婆的肚腹上，一脚踹去，噉的一聲慘嚎，這老婆婆仰面摔出去，倒在沙灘上，那親刀子侯泰見布衫被撕去一大片，口中還不住的喝罵着，可憐秦三立的母親偌大年紀，他那裏還禁得住一陣亂打，最後這一脚，這個老婆婆摔到地上，竟是絕氣身亡。就在這時從這片葦塘中，一片足迹跟着一片哭聲，一個年輕的婦人，拉着一個五六歲的男孩，竟

向沙灘邊跑來，這婦人趕情正是秦三立的妻室王氏，他們因為聽在沙灘邊檢海蚌的鄰居，看見了秦三立被打，後來竟給拉到了蘆葦塘邊，這個鄰居，竟自回到老蟹灣，可沒敢說的過厲害了，秦三立老母才從老蟹灣趕來查看，那知竟送了命，秦三立家中上有老母，下有妻子，這王氏只有一個小男孩，年方六歲，自從投入瑯琊島漁場，算是斷送了一家人的命運，逃又不能逃，走又不能走，只這吃不飽，餓不死的苟延歲月，這附近幾個漁村中全是一樣，不想竟又是禍事臨頭，老婆婆慌着兒子，恐怕遇到了什麼禍事，叫兒媳王氏在家中等待，不要出頭露面，可是王氏在家中等待，如同熱鍋上爬螞蟻，心驚肉跳，不住的在村口張望，已經等了很大的工夫，忽然有一個鄰居的小兒，從葦塘中鑽出來，招呼道：「秦大娘，你快去看吧，老奶奶和秦大伯，全被打得不能走了。」王氏一聽這個話，如同沉雷轟頂，就是打架爭吵，也只能是秦三立一個人，老婆婆那麼大年歲，難道還被人打了麼，拉着兒子小龍，從葦塘中穿過來，耳中就聽到葦塘中，有人在嘆息說：「啞，太可憐了，老婆家這一家就算完了，母子死得好慘。」王氏一聽這個話越發的驚心刺耳，再也忍不住，一邊哭着，一邊招呼婆婆和丈夫，趕到離着沙灘已近，遠遠看到婆婆和丈夫，直挺挺躺在沙灘上，遍地血水，王氏嚎啕痛哭狂奔過來，先招呼了聲：「婆婆。」撲到婆婆身上，連着把老婆婆的身軀搖幌了兩下，這才知道已經絕氣身亡，秦三立的兒子已經六歲懂得事了，他一見爹爹被人打傷，分明是已被打死，這孩子撲到他爹爹身上，不住的哭喊着招呼爹爹，那王氏此時形似瘋狂，離開婆婆的身邊，撲到秦三立的身上，哭喊着道：「三立，你們娘兩個死得好慘，可沒

有我母子的活路了。」此時王氏一邊哭着，已經看見四週站的人，全是瑯琊島老龍王韓大業的親信，就知道丈夫和婆婆是被他們打死了，王氏把眼淚忍住，咬牙切齒，抬起頭來，向水蠟子周七，親刀子侯泰這班人厲聲說道：「你們好厲害，竟敢這麼任意打死人命。瑯琊島真是閻王殿了，我一家人索性全死在你們手中吧，衙門還有伸冤之地，我倒要看看還有王法沒有。」伸手把小龍的胳膊抓住，說聲：「苦命兒，跟娘去，咱們到衙門口喊冤去，難道兩條人命打死就算完了麼。」這王氏說着，拉着兒子小龍，就要往回下跑，這時親刀子侯泰猛然把身軀往前一橫，一伸右臂用皮鞭子把這娘兩個擋住，厲聲說道：「你是秦三立的老婆，你先等一等，你想去告誰，這一老一少，是自己找死，痛快告訴你，瑯琊島就是沒有王法的地方，這沿海一帶，只知道有掌管魚鷹子船幫的瑯琊島主，任憑他是誰，也問不着我們的事。」王氏被攔阻住，自己終因是個女流，恐怕他動手拉扯，把身形停住，面色鐵青，牙咬得直響，瞪着眼向親刀子侯泰問道：「姓侯的，你說什麼，我丈夫婆婆犯了什麼王法，活活的兩個被你們打死，難道就白死了不成，我不信王法管不了你們，難道你們是強盜麼，我這苦命女人活在世上有什麼用，姓秦的一家人，全把命交給你們，我也得替丈夫婆婆雪恨。」那親刀子侯泰哈哈一笑道：「我看你這女人是滿口胡言亂語，告訴你可懂得，秦三立不守島規，任意攪亂，他自己摔死在沙灘上，這個窮老婆子，更是不聽別人良言相勸，想要借着兒子的死誣人，他們全是自己找死，你一個年輕的女人，趁早安分些，別看你守了寡，侯二爺倒要照應你，往後管保你豐衣足食，你還胡鬧什麼，乖乖的聽侯二爺的話，找幾個村中的老

年人，把他母子掩埋，你若是不聽侯二爺的好話，你可有苦子吃，你既然是瑯琊島漁戶的家小，難道沒有個耳聞麼，就憑你一個年輕輕的女人，你能鬧得出手去麼，聽侯二爺的話，有你的好處，我說秦大嫂你聽明白了沒有。」這個親刀子侯泰真是萬惡已極。他說話間竟用左手向王氏的肩頭一拍，王氏此時已經氣炸了肺，往那親刀子侯泰面前一湊，口中罵聲：「好個禽獸不如的東西。」一揚手，叭的一下，一掌竟打在了親刀子侯泰的臉上，跟着又想伸左手，向侯泰臉上抓去，這侯泰，往後一閃，說聲：「好個不要臉的女人。」他把皮鞭子一舉，叭的一下，打在王氏的手腕子上，侯泰還大聲招呼道：「沈德，陳大發，把這個下賤女人，給我捆了，天大的事，有侯二爺承當，沒有你們相干。」今日的事完全是由這個姓沈的身上所起，他此時聽到親刀子侯泰，把事情全兜攬過去，那還會不格外的想巴結侯泰，他竟似餓虎撲食一般，伸手向王氏的雙臂上抓來，王氏往旁一閃，沒躲開，一條右臂，已被沈德抓住，一個婦人，那有他的力氣大，竟被沈德把整個身軀撞入沈德懷中，王氏此時憤怒交加，已經破出死命去，在不能掙脫之下，一口咬在沈德的右臂上，王氏已經急得要瘋狂了，這一口咬得這沈德怪叫着，及用力往外一推王氏，可是他右臂上的肉，竟被王氏咬下一口來，這時那秦小龍只有嚎啕大哭，撲過來抓住王氏，不住的狂喊媽媽，那水蠟子周七，立刻喝叱着罵道：「你一個臭女人敢這麼行凶動手，你可是找死，打他。」這王氏好容易掙脫了沈德的手中，一看眼前的情形，想去喊冤告狀，他們那會容得，落在他們手中，再要多受一遭凌辱，聽得那水蠟子周七又喊聲，要一齊動手來打自己，王氏把心一橫，伸手把秦小龍抓

起，仰着臉喊了聲：「老天哪，可沒有我們娘兒的路了，婆婆丈夫冤魂不散，咱們一塊兒告陰狀。」這王氏一邊喊着，抱着秦小龍，向前狂奔，靠近沙灘，水淺的地方踏着水，一路狂奔，水花四濺，趕到這班惡奴們再追趕時，撲通一聲，這王氏抱着孩子投入海內，這一帶雖則是海邊上，但是趕在今日風浪很大，這個地方雖則離着瑯琊島近，可是跟出航的船幫相隔很遠，港口雖也有本港的漁船，常川的停在那裏，那水蠟子周七，親刀子侯泰，雖是窮凶極惡，也因爲事情鬧的太大了，高聲喊着，招呼港口的漁船來救，可是這麼大的風浪，那裏聽得見，趕到有兩隻小漁船趕過來時，秦三立的妻子，已經不知道飄流到何處去了，這一家人，就這麼冤冤枉枉的慘死在親刀子侯泰等之手。這時周七侯泰在海邊上，雖然招呼着打撈了半天，知道是沒用了，這兩個惡魔立刻聚在一處，互相商量，他們立刻又召集幾名親信的手下弟兄，就在葦塘邊上，刨了兩個坑，把秦三立母子二人葬埋在這裏，按說他們逼死四條人命，總得懲治他們，可是這親刀子侯泰水蠟子周七手眼通天，所有附近幾個漁村，已經久在他威脅之下，至於掌管瑯琊島漁業，那個老龍王韓大業，他素日就依靠這班人作他的親信，他們竟互相蒙蔽着，把這件事，竟無形消滅下去，決沒有再追問的，可憐老蟹灣秦三立這一家人，就叫冤沉海底，這幕慘劇本已經被漁夫們，暗中窺查，看個明白，但是這瑯琊島，把一班漁夫們已經管束得絲毫沒有抗拒之力，對於秦三立這件事，雖則是憤憤不平，只不過私下里聚在一處，對親刀子侯泰周七等加以咒罵而已，像這種事在瑯琊島，已經是數見不鮮，可是這老龍王韓大業，聲勢一年比一年大起來，他的出身原本就不乾淨，霸據瑯琊島

之後，像這樣剝削漁夫，盡情的壓迫，他何嘗不知道怨毒深結，有人恐怕不甘心他，他的財產一天比一天多，更結交了一班走江湖的朋友，齊在瑯琊島內，作他的護衛，這老龍王韓大業在瑯琊島，鮮衣美食，嬌妻美妾，終日裏閑暇時就跟一班江湖朋友們，練習武功，不時的駕着船在海面上逞威風，振聲勢，這一來，他領率的這班漁夫們，越發的沒法掙扎，不要說明着想抵抗他這種虐待，凌虐，只要暗中對島主老龍王韓大業加以咒詛，可是不知怎樣，把這種話傳到裏面，這幾個漁夫，過不了三五日，立刻就被親刀子候秦水蠟子周七，不定找到一個什麼機會，遭到一次毒打，或是禁閉，日子久了全知道這班人的厲害，這班漁夫連私下的怨言全不敢發了，只有低頭操作，在瑯琊島吃這碗高梁米飯，凡是有家小的，全跟着忍飢挨餓，度這種艱苦的歲月。從秦三立死後，日子多了，大家也就把這件事無形消滅，再也沒有人提起。他一家四口慘死的事，轉眼間就是八年的光景，一班漁夫，和這幾個漁村的老幼婦女，就在淒風苦雨中，度過了這種悠長的歲月，可是每一個人的心中，全懷着對老龍王韓大業等安着報復之心，只是沒有機會，沒有力量。這年，正在清明節附近，這瑯琊島的船幫，也比較從前越發的聲勢大了，他這二百餘隻漁船，出航的地方，在海面上竟至佔據三四十里，瑯琊島的漁業出產，在山東沿海一帶，已經算第一家，這天朗氣清，天光在黎明之後，瑯琊島內發出了號令，大隊的漁船到海面上捕魚，他這大隊的漁船，各有管領之人，每十隻漁船有一名頭目，漁船把風帆扯起，大小的船隻，經瑯琊島內往外放，吹着海面上，一隊隊漁船全散開在這浩渺的烟波上，出航的一百六十餘隻船，全同時動手操作，把這海面上

顯得立時火熾起來，一隻隻船像穿梭一般，大網小網，網得的鮮魚，映着剛湧起的太陽，那一二尺長的鮮魚金鱗耀眼，掌管船幫的頭目，還不住的在吆喝呼喊，小蠟子周七親刀子侯泰，仍然是船幫的首領，他們這漁船，無論在何時，只要一出航，就是分成兩大隊，周七侯泰是各掌領一隊。今日出航的這一百六十隻漁船，他們每人是管領着八小隊，今日的風勢很好，看情形是可以飽載而歸，這時水蠟子周七他管領的這一隊漁船，已經放到很遠，這瑯琊島本是一個衝要的地方，海面上可不斷的有商船來往，這瑯琊島船幫的聲勢，早已傳遍沿海各地，凡是航船客運的船家們，沒有不知道這瑯琊島船幫的厲害，這一帶雖然不能禁止商船來往，可是商船們凡是遇上他們瑯琊島的漁船出帆，總是遠遠的躲避他們走，因為也實在惹不起他們，只要在海面上一發生事故，商船貨船總得吃了大虧，有的時候還得到瑯琊島登門賠罪，若不然你的船隻，休想在這海面上來往了，這時水蠟子周七站在一隻大船頭上，正在趾高氣揚的發着號令指揮，他所統率的各船隊，努力的操作着，這時忽然由上流沖過一條小船來，這隻小船走得非常快，駕船的人，手法嫻熟，漸漸的這隻船竟侵入這一隊漁船捕魚的地方，不過這隻小船走得很好，船頭左右的擺動着，行東就西，忽南忽北，決碰不上這大隊的漁船，更能閃避着水內下的網，這種事是很平常，不過水蠟子周七，他作威作福慣了的，立刻又要抖抖威風，他見這隻小船上，船後艙是一名年老的漁夫模樣，穿着一身藍布短衫褲，頭上戴着一頂草帽子，手掌着舵，看年紀總在七十多歲，鬍鬚已經花白，前面却是兩鬍年歲極小的漁家，全在十四五歲模樣，這兩個孩子每人持着一把木槳，運槳如飛，這小船

在大船幫的當中穿行過來，水蠟子周七厲聲喝道：「瞎了狗眼的東西們，難道看不見這是瑯琊島船幫，捕魚之地，你這隻船胡鬧什麼，還不給我回去，你們這隻船再不退回去，別說我瑯琊島船幫厲害，可要給你留下了。」水蠟子周七這一喊嚷，小船前面這兩個少年手中的木槳，叭叭的一陣倒打，船走得那麼快竟是在波浪中把船定住，靠船左邊這個少年，竟是抬起頭來，向周七望着，周七見這個少年黑紫色的皮膚，兩道濃眉毛，一雙大眼，正鼻樑，四字口，長得五官端正，兩隻眼睛黑眼珠特別大，水蠟子周七看到了少年的面貌，不由的心裏動了一下，對於這個少年恍惚似未見過，可是仔細想了想，心目中決沒有這麼個人，右邊那個少年長得形容非常怪，面色也是黑中透紫，兩道長眉毛，和他頭上的頭髮，全帶着金黃色，一雙圓眼，塌鼻樑，大嘴角，這少年年歲雖輕，看那神情上十分難惹，這時左邊的少年却向周七道：「怎麼着，這裏難道不許我們走麼，長江大海，這不是誰家的私產，你是幹什麼的，憑什麼叫我們船過去。」

三 雙童水鬥

水蠟子周七，一聽這少年說話十分蠻橫，周七這些年來，仗着老龍王韓大業的寵信，他越發的作威作福慣了，平時只有人敬奉他，就沒有人敢在他面前說一個不字，周七不禁雙眉一蹙，厲聲說道：「混賬的小東西，你敢在周七爺面前撒野麼。」說到這，向這小船的後艙，吆喝道：「喂！那個老兒，小的不懂事，你活了這麼大歲數，在水面上難道不知道瑯琊島

的規矩麼，我們大隊船幫出航，就不許外來的船，隨便的撞入，這兩個小東西竟是擅往船隊裏亂撞，你是那兒來的。」後面這個老漁夫，怔怔地抬起頭來，他竟是說道：「你這人說的話，我全不懂。海面行船，各走各的，你跟我們亂喊些什麼。」這個老漁人說着話，向前艙的兩個少年招呼道：「小孫兒，咱們走咱們的，少搭理這個，你們看不出來麼，人家是大船幫，有勢力，惹不起。」周七一聽這個老者口中竟也不肯認錯，他立刻動了怒，本來這裏一喊嚷，立刻有幾隻漁船湊過來，水蠟子周七竟是大聲招呼道：「這是那裏來的野種們，成心擾亂我們，你們動手先把他船砸翻了。」這個水蠟子周七，在船幫中，誰不怕他，他的話一出口，立刻兩隻中型漁船往前一欺，兩三條竹篙，竟向小船頭上砸去，這種一丈多長的竹篙，砸在上面，小船準得立時翻身，可是竹篙往下一落，小船上這兩個少年，各自把手中的木槳，猛往水中一撥，這隻小船立刻嗖的退出四五尺去，三條竹篙，全砸在水中，水花激起數尺高來，水蠟子周七正站在船頭，被水花濺了他一身一臉，他一邊用手抹着臉上的水，越發暴怒，立刻高聲喊道：「無用的東西，你們只會吃飯了，誰把這老少三人放走，我要他的命。」他這一發威，附近的幾條船全往上聚攏來，內中竟有水蠟子周七的親信弟兄，手執魚叉，高聲喝道：「小船上的老少三人，你們自己估量着，好好的向周七爺面前磕頭賠禮，周七爺定能饒了你們，如敢不聽吩咐，那可是自己找死了。」說話間，這三四隻船，立刻往上圍，這小船上兩個少年，却回頭向後艙的老者招呼道：「爺爺，他們欺侮咱們，咱們不能吃這個虧，我們看就在這吧。」那個老漁人，猛把舵一推，船頭立刻往外閃，老漁人哼了一

聲道：「周七這小子，和咱們沒有那麼大的過節兒，犯不上跟他賣命，龍兒桂兒不許不聽話，咱們走吧。」這時瑯琊島的船隻，已經把小漁船包圍，立刻又有三四條鈎竿子，竹篙齊往小船上搭，這兩個少年口中却罵着狐羣狗黨，越情真厲害，我們惹不起，還躲不起麼。竹篙鈎竿子往下落，這兩個少年手中的木槳，也沒看見他們怎樣用力，好像不經意的，往竹篙前闖去。水蠟子周七在船頭上蹀着脚招呼道：「弟兄們，你們不趕緊下手堵截着，我看這三個東西路道不對，可不能叫他們逃走一個。」水蠟子周七喝喊間，這隻小漁船已從他停身的這條船頭前竄過去，那個相貌醜怪的少年，這時一回頭，竟罵了聲：「周七，你噤喪什麼，看打。」他話聲中猛把木槳往水中一探，往起一操，唰啦一下，竟是帶起一條水箭，整整的打在周七的胸前和臉上，周七趕忙往旁一閃，他渾身的衣服全可濕了，水蠟子周七怒罵道：「好小子，你敢用水箭打你七爺，你也不問七爺是幹什麼的。」水蠟子周七說話間把辮子往脖項上一盤，從船頭上一縱身，向小漁船的中艙竄去，這水蠟子周七，這些年來，他所接近的完全是島主韓大業所養着的一班走江湖的人物，個個全是武藝精通，周七原本就會些莊家把式，這些年更有這班人巴結他，整天的操練，也學了一身很好的功夫，更兼他從小生長海邊，水性特別好，所以得了「水蠟子」這個綽號，這個少年這一水箭，把他打得醒悟了，本來瑯琊島這些年來，聲勢日大，自知樹大招風，時時也防備着別的島上來謀奪他的這份漁業，此時水蠟子周七疑心，這一老兩小是別的島口打發來的，所以他才要親自動手，把這爺

三個捉獲，帶回瑯琊島審問，他這往小船上一縱身竄過來，可是這個大嘴的少年，在他身軀一縱時，手底下木槳連翻，叭叭的一連撥動了幾下，那個老漁人更用力一推舵，這個小船，船身輕少年的腕力足，船上的老少使船的手法，更是得心應手，這隻小船猛往前一竄，周七這一下子可好，砰的一下，落入水中，那兩個少年竟一同狂笑，可是迎面的船已經撞過來，立時有兩名精通水性的，也往這小船上竄，可是船頭左一擺右一幌，一個也沒容竄上來，全掉入水中，這隻小船，已經在這剎那間竄過兩隻大漁船去，不過落水的人，全是會水性，他們往水中一沉，立刻都出來，那水蠟子周七，他索性也不再往船上奔了，水面上探出頭來高聲招呼：「弟兄們下水圍他們，說什麼也不准他們逃出手去。」可是此時小船已經竄出數丈遠，水蠟子周七往水中一沉，已經從水中追過去，他泅水的功夫，可是真快，這一個猛子扎下去，已經追到了小船後面，往水面上翻，一換氣，已經到了小船的後舵旁，這周七安心先把小船給他毀了，他往前一踹水，雙手已經抓住了小船的舵，在水中一幌身，他想把船舵給他毀了，就在這時突然覺得雙腿的腿腕子，被人抓住，周七他用力的抓着船舵不撒手，此時，小船的船頭上，只剩了一個少年，那個老漁人却噙了聲，他竟是順手把一個網兜子抓起，猛往船尾後一摔，口中說了聲：「冤魂不散，還不去你的吧。」這一網兜的柄兒，正打在周七的手腕子上，疼得他雙手向回一縮，自己強閉住氣，可是雙腿被人抓住，猛往前一送，還算是恩典了他，周七身軀竟從小漁船旁竄出去，可是左肩頭被船尾掃了一下，衣服完全被扯去一大片，肩頭也掛傷，這水蠟子周七，這些年來就沒吃過這麼大的虧，他此時

在水中一曲腿，把腿筒上的一把手叉子拔下來，這水蠟子周七咬牙忍着傷處的疼痛，因為傷痕雖則不重，可是海水是鹹的，肩頭破的地方被海水一浸，疼澈肺腑，此時他踩着水，探身水面，見自己所統率的弟兄，已有七八個下水，可是那隻小漁船，在那個少年木槳翻飛之下，小漁船已經竄過數十丈去，水蠟子周七探身水面厲聲喝叱：「好一羣吃飯的傢伙們，連一隻小船全截不住，你們是幹什麼的，下水的弟兄們，把本領拿出來，不許他們可有一個走脫，捉住他們周七爺有賞。」他在話聲中，在他面前也就丈餘遠，水花一翻，那個下水的少年，竟從水裏冒出來，他踩着水竟能把胸口露出來，這種水性也就很大了，向水蠟子周七喊了聲：「你也配，小爺爺要教訓你。」這個你字出口，他猛烈一掌向水面一打，唰的一條水箭，應手而起，那水蠟子周七攙身閃避，又沒躲開，這一水箭竟打在他左半邊臉上，力量還是非常大，覺得左半邊臉疼似火燒，水蠟子周七罵了聲：「好小雜種。」身軀向前一俯，雙臂一分水，雙足一踹，竟從水面上猛撲過來，手叉子猛向那少年扎去，那少年分明看他撲過來，也並不躲閃，也不逃走，踩着水露着頭看，眼看着水蠟子周七手叉子已經遞到，這少年猛然把身形往下一沉，沒入水中，水蠟子周七就覺得右肋上被人搗了一下，幾乎的閉不住氣，趕緊的往起一提氣，把頭露出水面，右手的手叉子橫着一揮，可是身旁的水花一翻，這少年早退出丈餘遠，仍然探身水面，向水蠟子周七招呼：「姓周的，你這種行同禽獸的東西，小爺爺叫你嘗嘗厲害。」這時候，可有四五個年輕力壯的漁夫，全從水面上蹣跚着水猛撲過來，抓這個少年，可是只要一貼近了他，立刻往水中一沉，躲得無影無踪，這七八個下水

的漁夫，水性還是真好，可是仍舊不能奈何他。漁夫們可也是用明攻暗襲，看準了這少年停身的所在，有的從水面上明撲過來，有的一個猛子扎下去，從水內猛往這邊撞，那水蠟子周七仗着水性好，他那肯甘心，一邊在水中追趕這少年，不住的探身招呼，叫他船幫中水性好的，滿要抄傢伙下水，死活也得把這少年留在這，這時大隊船隻，凡是附近的全聚攏過來，撲通撲通的一連又跳下十幾個人來，海面上平常沒有風時，波浪就不小，再被這一二十人這一翻騰，到處裏水花翻飛，現在凡是下水的，全是平時得水蠟子周七另眼看待的頭目人，他們也想要在水蠟子周七面前獻功，有的手執手叉子，有的執鉤鏟刀，有的拿着三稜刺，有的拿着劈水刀，全把各人水中本領施展開，好像十幾條大魚在波濤中，忽隱忽現，就這樣休想撈着這少年，這個少年說來也真怪，他在水中好像比陸地上還自如，忽進忽退，倏沉倏浮，那一個漁夫，只要逼迫得緊就算吃了苦子，這個少年手底下還是真個厲害，他也不想要漁夫的命，可是下手的地方，盡奔兩肋子氣眼，在水面上動手，完全憑閉住一口氣，這漁夫被打得兩肋一疼，氣眼上被他一拳搗中時，不由得就要張嘴，內中有兩三個幾乎被淹死，水蠟子周七也喝了半口水，被這少年左擰一下，右掐一下，他手中空拿着鋒利的手叉子，他在水中那麼快，始終追不上，這少年的身形漸漸移動，他把這羣下水的漁夫，連水蠟子周七，戲弄得一個個咬牙切齒，恨不得吃了他，可是那隻小船，此時已衝出了大隊船幫，跟着響了一聲竹笛，聲音響得個個不是瑯琊島的號令，這個少年，猛然往水中一沉，水蠟子周七也正撲過來，周七正是俯身往前竄，突然的肚腹上被一個很重的東西撞了一下，他的整個身軀

竟是從水面上—長，可是氣提不住了，咕嚕的一口水灌進去，水蠟子周七幾乎暈過去，還仗着他在水面上多年，水性好，用力的一提丹田氣，一張口，把水噴出來，可是這一下他已經夠了勁，不住的探口吸嚕，這時旁邊趕過來兩名漁夫，伸手把他兩臂架住，他們對於這種情形看得明白，水蠟子周七，再若遭到少年襲擊非送命不可，這時跟着一兩丈外，水花翻處，有兩名手執着利器的漁夫，往水面上—冒，跟着哎喲一聲，沉了下去，一連往上一浮，往下一沉，這時其餘的漁夫看出自己的人要毀，顧不得追趕，漁夫們趕緊的去救自己人，這時，那少年竟在數丈外往水面上—浮，探着身子用手指着這邊高聲招呼道：「周七，今天先給你個甜頭兒嘗嘗，叫你認識認識小爺爺們的手段，你這種橫行不法的東西等着吧，早晚跟你有一本賬算，我爺爺招呼我了，咱們再見。」跟着水花一沉，這少年沉入水中，這麼大的波浪，竟沒見他再浮起來，水蠟子周七，此時是十分狼狽，他也真不敢在水中再就攔下去，氣力全用盡了，手下親信弟兄又勸着他正好趁坡下，趕緊上了大船，到艙中去更換衣服，可是水蠟子周七今日吃了這個大虧，肩頭上的傷痕非常疼痛，趕緊用甜水洗淨，用布先紮裹上，得回島再敷藥，可是這水蠟子周七是狡詐十分，他吃了這麼大虧那肯甘心，更看明了那隻小船—老兩少的情形，不是無原無故的在這裏偶然的起了是非，那少年的話風中，更是帶出來有些成心找自己而來，並且小船逃走所去的方向，分明是奔了瑯琊島的西南，瑯琊島在這一帶，管着沿海三四十里的水面上，平時他們倒也沒有強盜的行爲，可是時時在保守着瑯琊島的勢力，所以沿着瑯琊島一帶，全有放哨的小船，這種放哨的小船，可不是魚鷹子

標誌，全是平常的船隻模樣，今日鬧事的這隻小船，他又沒向來路上海面上退走，完全向瑯琊島附近逃去，這時，漁船放航，並不是聚在一處，他們這龐大隊的船隻，往往的散開在海面上佔數里遠，這裏動手出事，直到水蠟子周七親自下水，船幫中才把信息傳出去，親刀子侯泰才駕船起來，已在出事後，他上得船來，水蠟子周七招呼道：「侯二哥，你來的正好，事情不能細說，我看不能放鬆了，這其中恐怕有別的原故。」水蠟子周七草草的把方才出事的情形，說與親刀子侯泰，侯泰聽了他覺得水蠟子周七過分疑心，所來的一老兩小水性雖好，不過是常在水面上討生活的人不足為奇，可是水蠟子周七主張着非要嚴查一下不可，親刀子侯泰也不便阻攔，周七立刻把手下親信的弟兄喚上兩名來，囑咐他們趕緊派四隻小船，分東西兩路沿着瑯琊島邊上，飛報給各處，本島放哨的船注意着，只要遇到了這雙外來的小船，動手可恐怕白吃虧。一面暗中跟蹤，一面飛報島中，無論如何不能叫他們再走脫了。吩咐完了之後，水蠟子周七滿懷憤恨，立時傳令手下的頭目人，傳號令收帆。所有魚鷹子船隊，一隊一隊聚攏來，這八小隊船幫排成一大隊，這漁船有單桅的，有雙桅的，全是風帆滿引，翻回瑯琊島，親刀子侯泰，也傳令自己所領率的船幫整隊回島。大隊的船隻，回到瑯琊島之後，水蠟子周七先回到自己住宅內，找出刀傷藥來，把傷痕重行紮裹好，他却親自去見島主老龍王韓大業。這時韓大業正在大廳中和幾位江湖的朋友在一處談着話，水蠟子周七進來，報告今日船幫出航捕魚的事，他跟着說到出事的情形，所發現的一老兩小，以及動手吃虧，他倒毫不隱瞞的全貌與韓大業，並且自己對於這隻小漁船的來路可疑，現在非要查個

水落石出不可，可是老龍王韓大業聽了之後，不由的哈哈一笑，向水蠟子周七道：「周七弟，你怎麼越幹越胆小了，要據我看沒有什麼，我這瑯琊島，就憑現在這點力量，有那個大胆的敢來算計我，周七弟，我們現在不肯去動別人，已經是恩典他們，莫說是在山東境內這幾處漁場，他們決不敢在我姓韓的面前弄什麼手段，就讓是出了山東地界，江蘇省的各門子，他也得敬姓韓的三分，真要想來算計我瑯琊島，那是他自己往鬼門關上走，這些小事不必掛在心上，大驚小怪的反倒叫人笑話我們担不住事了，周七弟，你說是不是。」水蠟子周七他對於島主韓大業倒是一番血心，焉想到把事情告訴他，反倒這麼輕描淡寫，自己反弄了一鼻子灰，周七是十分懊喪，這時座上所坐的全是近年老龍王韓大業所養的死黨，一個個全是出身江湖路上，也有幹過鏢行的，也有在海面上作不法事業的，被老龍王韓大業，收入瑯琊島，常年的優禮供奉，他一半爲是壯自己的聲勢，一半也和這班人學不少本領，這座上所出名的四個，一個是雙刀宋雅堂，此人住家在河南衛輝府，自幼學就一身本領，在江湖上也闖了些年，可是沒有一點成就，最後在江蘇地面，又栽了個小跟頭，和老龍王韓大業有一面之識，路過瑯琊島竟被韓大業挽留，這雙刀宋雅堂，也就算在這裏暫住，他一趟地掌刀，在江湖上，也名震一時，一個是登州府的鐵胳膊邱登榜，一個是河北大槍劉文茂，他是河北大槍劉的後輩，一個叫白花蛇崔興，此人出身最不好，是綠林中一個飛賊，偷盜竊取，作惡多年，後來因爲各處衙門裏的捕快，全在盡力的要訪拿他，這白花蛇崔興遂投到瑯琊島韓大業手下，這白花蛇崔興精明幹練，見機也快，他來到瑯琊島，韓大業對他到十分倚重，他

的武功本領，雖不怎麼樣，可是竄高縱矮，高來高去的本領，另有一種功夫，此時水蠟子周七，對於老龍王韓大業的話雖不敢辯別，不過臉上的神色，也夠難堪的，他轉身往外去，這白花蛇崔興却招呼着道：「周七爺，這件事你別聽島主那麼說，你還是留些意爲是，聽你所說一個平常的漁夫，那有那麼大本領，我們嚴加防範一些，於我們有什麼虧吃，周七爺這種事，你用不着跟島主去說了，周七爺你比我們來的年頭多，島主什麼事全倚重你，所有船幫上以及護島的弟兄，沒有不聽你吩咐的，你只管隨機應變，斟酌去辦，周七爺你爲的公事，一番血心，難道還有包涵麼」。白花蛇崔興這番話，算是把水蠟子周七的一肚子怨氣消了一半，不住點頭答應着道：「崔老師你說的極是，我們在瑯琊島全掙得養家肥己，對本島的事只有賣命的去幹，決不會含糊了，我若不看出有可疑的事來，我也不敢這麼隨便的說了，我到外面看看，船幫剛入了島，還有好多事沒辦呢。」島主韓大業這才說：「周七弟，你多辛苦吧。」水蠟子周七出了大廳，這座瑯琊島內，近來，已經建築的十分整齊，除了後面島主佔着一大片住宅，像這班當頭目的，每人全有一所很好的房子，全是從一班苦朋友身上壓榨來的血汗錢，供他們這班惡黨們享受，水蠟子周七對於這件事，他算掛了火性，他認爲自己在瑯琊島，雖是幹着漁業，可是少年時在江湖上也跑了多少省，決不致於就走了眼，島主韓大業這麼漫不經心，自己一番血心，他反倒絲毫沒有知情的意思，我周七非要查個水落石出不可了。他到島口內略微查看了一下，並且因爲親刀子侯泰這幾年來，手中也有了不少的私財，也弄着嬌妻美妾的盡情享受，對於公事上，多半的交付他手下去辦，他自己有

了工夫，儘去找樂。水蠟子周七，此時也不再去找他商量，遂換了一身短衣服，在島口內叫了兩名水手，駕一隻沒有魚鷹子標誌的船，一直的衝出島口，告訴水手們，自己要到瑯琊島附近，奔西南的這一帶，巡查一下，看看各處放哨的小船。水手們立刻把木槳撥動，沿着島邊，一直的飛駛下來，順着島邊子一直出來有十幾里路，一連的查問了兩處，本島的放哨巡船，可是他們異口同聲，全說是沒看見有這麼隻漁船從這一帶經過，水蠟子周七，終是不甘心，一直的把船放下來，直到越過了瑯琊島的邊界，始終查不出那隻小漁船的踪跡來，水蠟子周七心想，這可是怪事，那小漁船上的一老兩小，水性好或者能夠從水中逃走，可是他這隻漁船不會飛上天去，棄船逃走，也不會連船也看不見，附近一帶非常荒涼，放哨的巡船常川的在這裏守着，就是他們在公事上不認真，不肯多管閑事，可是有船隻經過，也不會看不見，水蠟子周七坐着這隻船，一直的出來有二十里左右，始終沒問出一點跡象來，這時天色已晚，太陽已經西沉下去，水蠟子周七覺得身上十分勞累，遂招呼水手回船，真是乘興而來，敗興而返，船退回十幾里，這一帶貼近一段沙灘，蘆葦叢生，船往回走，水手們也有些累了，因為風勢不對，也不能扯起帆來，避開有風浪的地方，貼着蘆葦邊走，這水雖然不甚深，可是船身小，倒覺得十分省力，這隻小船慢慢往前走，忽然發現葦塘有一片蘆葦折斷得東倒西歪，似乎被什麼壓得這樣零亂，臨來時其實也路經這里，因為船行得快，更沒貼近了邊上，所以絲毫沒有發現，水蠟子周七，趕緊招呼水手把船停住，向他們指點着說道：「你們看，這怕是有船隻隱藏在裏面吧。」

四 搜村驚變

兩名水手仔細查看之下，他們也是久於行船的，點點頭道：「七爺你說的不錯，這一帶的地勢，是緊靠瑯琊島旁，有二三十里的陸地，也就是瑯琊島的漁戶們，家屬所住之地，那四五個小漁村，考說是夠奔柴家塢白鷺汀那幾個漁村中，再往西出去不遠，就是沒有葦塘的地方，停船最爲方便，眞要是沒有船隻在這裏停下，定有隱情。」水蠟子周七把腿筒上的手叉子拔下來，招呼着兩名水手，掌着竹竿，慢慢往裏搜查，這片葦塘還是很深，船頭完全壓着蘆葦走，往裏直衝進七八丈來，竟是發現一隻小船，隱藏在蘆葦地內，離着岸邊有丈餘遠，也沒有跳板，這隻小船也沒有下錨，也沒有拴纜繩，可是船上人一個不見了，水蠟子周七仔細辨別之下，果然是方才那隻小漁船，水蠟子周七口中不住罵着：「好大胆的小子們，竟敢把船隱匿這裏，我周七總算沒看走了眼，你們想逃出七爺手去，勢比登天。」水蠟子周七遂向兩個水手道：「把船貼近了岸邊，我下去，你們在這裏略微等候一下，倘若時候太大了，你們只管回島，我從陸地上，也許自己回去了。」兩名水手聽了在遲疑着，內中一個問道：「周七爺既有這種來路不明之人，周七爺你單身一人去得麼？」水蠟子周七冷笑一聲道：「守

在我們瑯琊島的家門口，難道還逃得出手麼。我周七倒沒有把他們放在心上，何況我現在並不是急於要抓着這一老兩小，我是要暗地探查，看看他們究竟是何來意。」水手們答應了聲，立刻把船隻靠近岸邊，水蠟子周七一躍而下，這時天色可不早了，從這岸邊上走上來，

正是瑯琊島旁，一片荒涼的陸地，往前約走出二三里，才是那幾座漁村，周七也並非是胆大，他實有恃，因為這幾座漁村，在這瑯琊島附近，完全是瑯琊島的漁戶家屬。雖則跟陸地通連之處，但是大半全被水圍着，一條咽喉路道，有人常川把守，在漁村一帶稍有事故，瑯琊島裏面立刻知道，水蠟子周七的心很細，他因為這一帶，終年沒有人在這裏行走，上岸之後，他還查看了一番足跡，可是岸邊竟找不到清晰的脚印，他一打量前面離着老蟹灣柴家塢，這兩處漁村最近，水蠟子周七一直的向老蟹灣漁村走來，趕到他到了老蟹灣這裏，天已昏黑下來，這種寒苦的村莊，漁夫們的家屬，度着那種清苦生活，一點也不肯浪費，全是早的把晚飯吃過。天一黑下來，早早的就寢，黎明即起，差不多的夜間連油燈全不點，水蠟子周七走進老蟹灣漁村中，家家關門閉戶，偶然的還聽到了一陣陣小兒的哭聲，水蠟子周七走過了十幾處人家，好容易看到一家晚飯大概作得稍晚些，屋中還現着暗淡的油燈之光，籬笆牆內，有人還在不斷的走着，他緊走到近前，隔着籬笆門向裏招呼道：「喂，裏邊有人，出來一個，我是從島裏下來的，查問一件事。」裏面聽得外面有人招呼，一個年大的老人慌忙走向籬笆之前，隔着籬笆門仔細的往外看，天已黑了，看不真切，周七在外面却喝叱道：「你看什麼，我是瑯琊島內的周七爺，難道你不認識麼，你姓什麼。」這老者一聽是瑯琊島內水蠟子周七，吓得諾諾連聲的答應着：「七爺，恕我老眼昏花。」說着話，把籬笆門開了，自報姓名道：「我叫陳老萬，七爺你老有什麼事請裏邊坐。」水蠟子周七哼了一聲道：「七爺沒有那個閑工夫，陳老萬我問你幾句話，你要實話實說，你可知道方才有一老兩少，

那情形也是使船的人，那個老頭兒鬚鬢已經花白，兩個少年全不過十五六歲，他們是投奔老蟹灣這條路來的。陳老萬，他住在誰家了。」陳老萬搖了搖頭道：「七爺，我們可沒看見有外來的人進村，這種漁村全是本島在花名冊的人家，七爺你是知道，誰敢不守島規。私自容留外人住宿，就是有親戚朋友投奔了來，也趕緊報告島中，這一天可決沒看見有外人，往村中走進，這種小村子誰全知道誰，有一點事，也瞞不住大家，七爺，實在沒有看見，你說的這三個人。」水蠟子周七帶着命令的口吻向陳老萬說道：「陳老萬，你是有年歲的人，你可估量着，這三個人來歷不明，並且在海面上更鬧了事，島主可十分震怒，已經有人報告進去，分明隱匿在附近漁村中，我知道你這麼大年歲人，不敢作荒唐事，不過你總明白一家子的性命要緊，不要說你本身隱匿匪人，就是你知情不舉，你這一家人也休想活下去，你倒是實話實說。這三人隱藏在誰家了，把這三人隱匿之所指給七爺，決沒有你的事。」這些年來，水蠟子周七，親刀子侯泰等一班人，把漁村中這班人，全欺侮得連一口大氣全不敢喘，現在水蠟子周七，這麼威脅着，可是陳老萬確是毫不知情，他帶着乞憐的神色連忙說：「七爺，你不用疑心，我陳老萬犯不上拿一家子人性命作兒戲，我兒子在島中還多蒙七爺的照顧，我那敢拿一家的性命，隨意斷送，這一天我決沒見到外人走進村中，這是實情，七爺不信你仔細搜查一下，這全是本島的人，誰敢不遵命令。」水蠟子周七聽這陳老萬所說，確實是沒見到這三人的蹤跡，他也知道這老蟹灣一班漁夫的家屬們，不敢妄爲，遂說了聲：「好吧，陳老萬你自己估量着，倘若有一天，有來歷不明的人，和你老蟹灣村中有牽連，到時候別說

我不客氣，定然要你這條老命。」陳老萬諾諾連聲的答應着，水蠟子周七這才轉身來，又往小村裏面走來，越往村子裏走越黑暗，有的時候，一處處籬笆門內發出犬吠之聲，周七提着手叉子向養狗的人家一路喝罵，更把裏面人招呼出來盤問一番，可是一口同聲，全說是沒見外人到村中來，水蠟子周七只好往老蟹灣的後面走出村中，回頭望了望瑯琊島那邊，天空中一片紅光，是瑯琊島中的燈火照耀，可是再看這片漁村，黑沉沉一片，自己有心轉回島去，可是又不甘心，他也是安心在島主老龍王韓大業面前，露這個臉，既已發現了那隻小漁船，這三人決沒走遠，他認定了定在附近隱匿，水蠟子周七遂順着老蟹灣小村後，向柴家塢這邊走過來，這一耽擱已到了起更時候，一進柴家塢的漁村，一片黑暗，連人影子也看不到，他索性不驚動村中人，輕着脚步，從村口往裏走，一連走過二三十戶人家，有時候聽到小兒的哭聲，有時候聽到老婦人的低聲哭着訴苦，一家家全是黑沉沉沒有燈火，他現在孤身一人前來，他們在素日威脅之下，自己倒是不怕什麼，一樣的搜查盤問，可是水蠟子周七，另有一種打算，他恐怕打草驚蛇，明着一搜查反把這三個人驚動走了，所以他決意是暗中查勘，從小村當中一條土道，一直的走到村尾遠遠的，忽然望到一個人家，從籬笆牆看到裏面房屋的風門一開一閉，燈光一閃，水蠟子周七不禁又把脚步停住，心想所有的人家，全已入睡，怎的這家人，在這種時候還有人出入，並且屋中燈光，也比較着亮，水蠟子周七遂把身形越發的貼向一邊，脚下帶一點聲息，直向這家籬笆牆走來，貼近了籬笆牆仔細看時，這家的院內，用籬笆牆圍的地力很大，牆裏還有兩棵古柏樹，濃蔭完全把這個院子罩滿，迎面上排

三間草房，當中的屋門，現着一點昏黃的燈光，比較方才自己遠遠所看到的燈光，暗了下去，水蠟子周七貼近籬笆牆仔細聽，可是裏邊一點聲息沒有，他遂走向籬笆門前，用手叉子向籬笆門上敲了兩下招呼道：「喂，裏邊還有人沒睡麼，出來一個。」連招呼了兩遍，才聽得裏面有人慢吞吞的答應，是個蒼老的聲音，不住的問着：「深更半夜你找誰呀。」水蠟子周七帶着憤怒喝叱道：「少說廢話，我是島裏下來的，趕緊出來答話，難道你裏面收藏着歹人麼。」跟着風門一開，從裏面走出一人，水蠟子周七對這班人，雖不斷的到漁村中來，他們一半是監視着漁村中，時時也在提防着有意外的舉動，一半是逞凶淫物色俊俏的女人，千方百計的弄到手中，可是他們對漁村中人，全不認得，因為這種狂妄的惡奴們，他把這班窮苦的家屬看成一文不值，不是他所願意理睬的人，他怕那種窮氣熏染了他們，不准在他們面前多說一句話，這班村民們對他們更是畏如蛇蠍，每一次見到他們到村中來，全是躲得遠遠的，雖則村民們全入了花名冊，可是像水蠟子周七等，那會全叫得出姓名來，這老者年紀也有五旬以上的光景，唇上已留着黑鬚，他走到籬笆門前，伸手把籬笆門拉開，仔細看了看，忙招呼道：「原來是周七爺，你老怎麼這個時候到村中來，七爺有什麼事吩咐。」水蠟子周七不住的往裏面張望着，遂問道：「你叫什麼名字。」這老者道：「小老兒叫楊萬才。」周七道：「楊萬才，你家中來了客人了。」楊萬才道：「七爺，這是那裏說起，我們這種逃荒避難的人家，那還有親戚朋友，七爺，倒是有什麼事，請你明白指示吧。」水蠟子周七道：「楊萬才，我可老實告訴你，你家中來的什麼人，痛痛快快告訴我，我記得你在柴家塢，也是多

年論住戶了，我知道你很安分守己的，現在有什麼人投到你這裏，只管報告七爺，楊萬才，你可不要看成兒戲，你兒子現在島中已經當了小頭目，他雖然不在我領率的船幫下，可是一樣，你一家老小安在的柴家塢活下去，爲什麼無故的自找大禍，深更半夜全睡了。你這裏還是明燈亮蠟，你不是來了客人是什麼，來的是一個老頭兩個年輕的小伙子吧。」楊萬才連忙擺着手道：「七爺，這可是沒有的事，只因我的老伴兒受了海風病倒，我這跑了好幾里路，給他找了個藥方兒，將才把藥熬好，給他吃下去，七爺，我們雖然住在柴家塢，也是島裏的人，你老何妨到屋裏看看，我除了這二間草房，又沒有別的地方。」水蠟子周七，因爲自己跑了這麼多路，只爲發現了那隻小船，到現在一點踪跡找不到，他這滿懷憤怒，無處發洩，遂厲聲說道：「楊萬才，我給你面子，和你好說好講，你若是跟周七爺不說痛快話，我可要對不起你了，今日從海面上進來三個匪人，他們那隻船隱匿在葦塘中，三個人分明是投奔了你們村中，更有人看到這一老兩少，被你收留下，你現在跟我空口搪塞，難道你就認爲七爺好欺侮麼，你給我滾開吧，我非要看看不可。」說着話他一揚手，就向楊萬才的臉上打去，可是他這一掌打出去，楊萬才呦了一聲，向旁一閃，水蠟子周七就覺背上，好像被鐵釘子扎了一下，疼得他一擡身，把手竟縮回，口中喝着：「這是誰。」可是轉身來查看時，那有什麼人，水蠟子周七覺得背上火辣辣的疼痛異常，這時那楊萬才却帶着哀求的口吻，向水蠟子周七道：「七爺，你犯不上着急，我不是說在頭裏，請你進屋去搜查。」周七此時把左手提的手叉子換到右手中，厲聲說道：「用不着你說，七爺一定要看個水落石出。」那

個楊萬才不敢阻擋，身形往旁一閃，叫他往裏走，水蠟子周七剛往籬笆門裏一邁步，籬笆門裏的樹頂子上唰啦一響，上面好像被極大的力量震動，樹上的枝葉如同雨點一般紛紛下落。更有幾段雜樹枝砸在水蠟子周七的頭上，摔下來的小樹枝能有多大力量。可是周七頭上被打了兩下，疼得他幾乎出聲，口中哦了一聲，抬頭看時，只見樹頂子上唰啦的又一陣撲動，這次吓得周七趕緊退到籬笆門外，可是眼中竟看到樹頂上，一條黑影拔起，向籬笆的後面鄰居的屋頂一帶落去，黑沉沉的天空，也辨不出是什麼來，水蠟子周七忙向楊萬才喝問：「這樹上是什麼。」楊萬才道：「七爺，我那裏知道，不是貓頭鷹，就是老鴟，七爺沒有什麼可怕的，你請裏邊坐。」周七一連兩次吃虧，他不禁對於這個地方，有些疑神疑鬼了，剛要回頭，驀然眼角中望到身旁一條黑影一掄，趕到轉身忙查看時，這條黑影已經隱入對面牆角旁，更聽不到一點聲息，那楊萬才不住的連聲咳嗽着，向水蠟子周七道：「七爺，你拿着刀很好，給小老兒，也仗着點胆子，這柴家塢，和老蟹灣這一帶，這一二年，天一黑就沒有入再敢走了，不怕七爺你見怪的話，所有村中住的人，常常聽到老蟹灣的老秦家，謝老大，張萬有，我們柴家塢馮順，柴家一家人，凡是這些死去的人，不時的鬼魂出現，七爺，你說這不是欺侮窮人麼，不管這些人是因為什麼死的，反正我們沒有害他，憑什麼冤魂不散，總圍着我們兩個村子纏擾不休，弄得太陽一落，路靜人稀，大黑夜間，我不敢多說了。好在七爺你是有福氣的人，不怕什麼，若不是七爺你招呼，小老真不敢出來。」水蠟子周七聽到這些話，也不由得渾身汗毛倒豎，他不由的鼓着勇氣喝叱道：「我從來不信這些邪魔外道，什麼

叫屈死冤死，這些該死東西，全是自己找死，命裏該當。」說到這水蠟子周七，也想着趕緊離開這裏，遂向楊萬才道：「你家中可是果真沒容留外人，好在這三個歹人他也走不出瑯琊島去，等着往島中調來人，挨戶搜查，楊萬才我告訴你，不論是誰家收留下這三個來歷不明的人，你們可趕緊舉發，把他送到島內，島主不但不加罪你們，還許得點賞賜，就是你們不敢動他，暗中給島裏送個信，也一樣的能領賞，只要敢隱匿不報，那算你們找死，在那個村子裏發現了歹人，那時可別怨島主厲害，整個的村子給你們洗個鷄犬不留。」剛說到這句水蠟子周七，就覺得脖子後，冷颼颼的一股子風到，唰的一片沙石，打在他脖子上和後腦上，那楊萬才更用手擋着臉不住的連聲咳嗽，可是他口中還是在說：「七爺，小老是最不愛招惹閑事的，你還是到裏面看看吧。」周七此時毛髮皆豎，用手叉子向後一揮、轉過身去，死沉沉的一條大道，黑暗暗任什麼看不到，他這一轉身，唰的又是一片沙石飛過來，打在臉上，往肉裏刺來，疼得他咬着牙，不肯出聲，因為當着楊萬才不肯把素日的威風在他面前減去，不由也連咳嗽了兩聲，向楊萬才道：「話全跟你交代明白了，你琢磨着辦，我走了。」那楊萬才口中尚說着：「七爺慢走，你若害怕，我招呼人送你一程。」水蠟子周七大踏步往前闖着，口中說了聲：「用不着你們。」水蠟子周七鼓着勇氣往前走，耳中尚聽得楊萬才關籬笆門之聲。周七此時走在這種黑沉沉的小村中，眼中所看到的只是一片黑暗，向前走出十幾丈遠，心想着離着瑯琊島，並沒有多遠的道路，並且離着漁村前不遠就是海邊，那裏還不斷的有放哨巡船，就是找不到船，從沙灘邊上，也能夠到了島口，此時他可不敢在這柴家塢漁

村逗留，提著把手叉子匆匆往前走，耳中突聽到背後有脚步之聲，他疑心是那楊萬才巴結自己又追趕了來，送自己出村，他脚步一停一回身，問了聲：「誰」。那知道這一轉身，聽得丈餘外黑影中，哧的一聲冷笑，水蠟子周七雖說是胆量大，可也吓得渾身一哆嗦，連問了兩聲，聽不到有答應聲，此時心頭騰騰的跳個不住，轉過身來，脚下加快，緊往漁村口跑來，往前闖出十幾戶人家，突然脚底下一絆，撲哧一下，整摔了個嘴按地，把嘴唇也擦破了，弄得一身一臉的土，就這樣又不便招呼人，趕緊的爬起來，抖了一抖身上的土，仍然緊往村口奔來，那知道一出村口，迎面突然一條黑影往身上撲來，這一下把周七可吓着了，趕緊的用手中的手叉往前一擡，可是這條黑影竟掠著頭頂飛過去，周七此時是喪胆亡魂，自己認為這真是冤魂纏擾了，心中越害怕，越想此來的不當，在自己手中這些年，也出過兩條人命，內中有一個可就是這柴家塢那柴長壽，他想逃出瑯琊島，被自己追回活活打死，因為他的人緣挺好，閩港的漁戶，全給他們求情，算是把他家中老少驅逐出柴家塢，今夜自己決不該往這裏來，他這疑心一起，越發覺得眼前鬼影幢幢，雖然強自振作著，不住的揮動了手中的手叉子，說來也奇怪，這一段路他就是走不開了，往前走出沒有幾步，不是樹枝子，就是泥沙向身上打來，剎時間，頭面上和兩手上，帶了好幾處傷，水蠟子周七，此時勇氣全消，喪胆亡魂，離着瑯琊島還有二里多路，他想着還是翻回柴家塢，顧不得栽跟頭，把閩村人，全喚起，叫他們掌起火把送自己回島，主意打算好，一轉身，這一下子周七的苦子可吃大了，他出村時本想着一口氣，就可以跑回瑯琊島，把髮辮盤在脖子上，此時轉身往前邁步，突然

髮辮好像被人抓住，脖項上一緊，若不是往後撤了一步，幾乎勒死，他趕緊用左手，往自己的脖項上一抓，把髮辮抓住，回手用手叉子向後一撩，味的一下把髮辮的後半截完全割斷，周七這時可破出命去，往前緊跑，他這時心裏想，分明是鬼按頭，這簡直是冤魂索命，他一路狂奔着，耳中尙不住的聽到黑影中冷笑之聲，周七一邊跑着一邊喊：「海邊上可有本島的巡船麼。」可是此時嗓音已然啞了，他自己形同鬼嚎，就這樣石塊泥沙，還不住向他身上打來，他那還敢再查看，沒命狂奔，眼前已經到了瑯琊島附近的那片葦塘前，水蠟子周七突然想到七八年前，被侯秦逼死的秦三立一家人，全在這裏送的命，我怎的還往這裏走，他在遲疑之間，脚步一停，突然見葦塘那邊，竟有火光微閃了幾下，跟着蘆葦中唰啦一響，竟是聽到裏邊說道：「冤家你才來。」水蠟子周七，此時已經累得過度了，眼前突然這一發怪異之聲，他竟是哎喲一聲，仰身摔倒葦塘前，驚吓過度，死了過去。

五 祖孫巧遇

可是就在這時，島口那邊一片燈火，水面上更有幾隻巡船也全拿着燈籠火把，水旱兩邊，齊向這邊撲來，這時葦塘中，突然嗖的竄出一條矮小的黑影，到了水蠟子周七面前，哈哈一笑道：「就叫你這麼死了，也太便宜了你，非叫你多受些活罪不可。」趕情現身竟是十四五歲的一個少年，伸手把周七甩在地上那把手叉子拿起來，在水蠟子周七身旁沙地上，用刀尖子畫了一陣，把手叉子向周七的肩頭旁地上一插，這個少年回頭望了望瑯琊島內出來的

人，已經撲奔沙灘一帶走來，這個少年用手一按嘴唇，吱吱的連發出兩聲尖銳的聲音，立刻縱躍如飛，向老蟹灣一帶而去，從島中出來的那片燈火之光，正是跟水蠟子周七出去的兩名水手，因為周七吩咐他們在葦塘那裏等候，趕到天色已經黑下來，不見周七回來，這兩名水手一商量，竟是回轉瑯琊島內，把周七自己去搜尋那來路的人踪跡報告了親刀子侯泰，這侯泰倒深怪周七太多事，不過這兩人狼狽爲奸，誰也離不開誰，直等到起更後仍然不見周七回來，親刀子侯泰才覺得事情不對，又細問了問水手們周七所去的方向，親刀子侯泰遂稟明了老龍王韓大業，他率領着二十多名弟兄，更打發四艘巡船，分水旱兩路，前去找水蠟子周七，親刀子侯泰率着這些水漢們，從瑯琊島口轉過來，貼着一帶水面的礁石，撲奔這邊沙灘，剛走出一箭多地遠來，突然聽葦塘那邊吱吱的連起了兩聲怪異的聲音，細辨發聲所在，竟是那片葦塘一帶，親刀子侯泰仗着帶的人多勢衆，更有燈籠火把，一陣緊走已到了這片葦塘前，侯泰不由也心中一動，他也想到當初秦三立等全死在這裏，秦三立的母子二人就埋在這裏，但是不從這裏走，到不了那片漁村，好在有火把燈籠在前面引領，一個個更提着刀槍棍棒，遂從這片葦塘穿着走過來，剛到了從前出事的那片水灘的地上，有兩名漁夫喊道：「咦，這是那裏來的紙灰，怎的這裏會有人來燒錢掛紙。」他們喊聲中，親刀子侯泰也看到有許多紙灰被風揚起，吹得四散紛飛，這種葦塘全是一年接一年的沒有人管，並且也不是什麼通行的道路，親刀子侯泰他不願意在這裏多停留，遂招呼着弟兄們道：「用不着大驚小怪，那秦三立家中已經死絕了，他們雖是埋在這裏，連墳頭子全沒有，難道還有上坟燒紙的

麼，這是清明節，短不了從別處吹過來的紙灰，趕緊接應周七爺要緊。「侯泰督催着手下漁夫，穿着葦塘而過，往前走沒多遠來，前面的漁夫，已經發現道上躺着一人，執着火把一齊奔過來，親刀子侯泰大驚失色，趕到近前，這羣漁夫圍在四週，舉着燈籠火把照着，親刀子侯泰他認爲這個好友周七已然喪了命，俯身細看，雖則頭面有幾處傷痕，可是傷的極輕微，不過嘴上有許多血跡，兩嘴角更有白沫，把周七腦袋旁那把手叉子拔起來看了看，上面也沒有血跡，趕緊插在腿筒裏，摸了摸周七的胸頭尚在跳個不住，侯泰趕緊招呼身旁一名漁夫，幫着把水蠟子周七搬得坐起，一邊給他扶摸着胸口，一旁在耳邊連聲的招呼，這時周七竟是哎喲一聲，口中吐出一口濁痰，跟着緩了緩氣，見面前燈火大亮，這水蠟子周七眼中看到了侯泰，他竟哎喲了一聲道：「可吓死我了。」親刀子侯泰忙說道：「周七弟，你這是怎麼回事。」他剛說到這，口中哦了一聲，向身旁的漁夫道：「你們閃開了些。」漁夫全往後退，侯泰接過一支火把來，往地上仔細照了半晌，分明在周七的身旁畫着兩行大字，只可惜被漁夫們踩得亂了，約略的辨別出有「殺人償命」的四個字，其餘的字跡，已經再難辨認了，親刀子侯泰，趕緊向周七問：「你這是從那裏來。」水蠟子周七，把自己認爲海面鬧事的一老兩小情形可疑，安心要搜查他們來蹤去跡，才單身入漁村，想不到，竟在柴家塢遇到了怪異的事，自己認爲運敗時衰，恐怕活不長了，簡直是魂冤纏腿，就是走不脫，更在這葦塘前聽到怪聲，驚吓過度，竟是死在這裏，幸虧侯二哥來了，若不然我這條命，也許就這麼完了。「親刀子侯泰聽到水蠟子周七這番話，不禁冷笑一聲道：「周七弟，你把心腸放寬些，胆量放大些

我們別忘了我們全是幹什麼的，一個闖江湖的哥們出身，沒有信這些邪魔外道，我就不信有那冤魂纏腿，侯二爺也曾弄死過幾條人命，怎麼這些事再沒有找到我頭上來的。周七爺，什麼話不用說，咱先回島，照着你所說的情形，這裏面有是非了。」侯泰說話間，更打發兩名弟兄，操着火把通知海邊上的巡船，告訴他們周七爺已然回島，不過巡船先不要回來，趕緊通知本島放哨的各處卡子上的巡船，可多加小心，海面上或是陸地上，只要發現可疑的事情，立時用信號報警，不得疏忽，島中可不斷的派人出去查他們，只要敢任意的疏忽，不能拿公事當事情作，定按島規處治決不容情。」侯泰更叫兩名漁夫，架着水蠟子周七由一班弟兄們，擁護着回轉瑯琊島，在他們向來路走去時，就在這葦塘外，數丈外黑影中尚站定一個少年，眼望着他們這些動作，不住的發着冷笑，這少年正是白天鬧事的那個相貌優秀的，這時從暗影中，又竄出一個少年，到了他身旁招呼了聲：「師哥，爺爺等待着我們，恐怕還有事作，周七這小子也夠他受的了，先叫他活兩天，也叫他給我韓大業帶個信。」說話間兩個少年，順着沙灘邊把脚步放開，輕快異常，一直的繞過了老蟹灣，直奔柴家塢，這個漁村中，此時仍然是黑沉沉靜悄悄，萬籟無聲，兩個少年腳底下輕靈巧快，眨眼間，已到了柴家塢漁村的盡頭處，一縱身嗖嗖的全竄進了楊萬才的籬笆門內，此時楊萬才所住的，迎面那三間草房當中的風門一開，有人在用沉着的聲音招呼道：「桂兒，龍兒，回來了麼。」這兩個少年答應了聲：「來了」，縱身竄到屋門口，走進屋中，把風門掩上，這屋中一個是楊萬才，另一個就是白天那老漁人，楊萬才此時却向兩個少年道：「你們小小年歲，全有這一身本領，大

仇可報，冤憤得伸，我親眼若能看到了瑯琊島一班惡魔們遭到報應，我揚萬才死也瞑目了。」「你道這老漁人和這少年，究竟是何如人，原來這海面上鬧事的老者，此人是這柴家塢老住戶了，從老龍王韓大業沒霸據瑯琊島，這老者就住在柴家塢，先前這裏以他們這一姓人最多，全作着漁業的生涯，一班宗族鄉鄰們，安居樂業，無是無非，全是指着在海面上求生活，這個老者叫柴友信，他自幼還練就了一身武術，爲人非常心直，只是性情暴躁些，可是對於柴家塢的一班鄉鄰宗族們，全是公道道，決沒有霸道的行爲，當年沒有瑯琊島，這附近的一班漁村們，也是不斷的起是非，發生爭執，是常有的事，有一年，因爲跟相隔四五里一處漁村中的漁戶們，發生了爭端，積怒日深，竟起了械鬥，這老漁人柴友信，因爲保護柴家塢漁業的權利，更兼他多喝了幾杯酒，一時收不住火性，竟是打傷了十幾名漁戶，因傷致死的就是三個，這鄰村的更動了官府的力量，暗地裏，報告了官府，派着官船來查辦，柴友信棄家逃走，從此音信皆無，這一場械鬥之後，更失去了這個正直領率的人，柴家塢一班漁夫們，漸漸的窮蹙起來，正趕上老龍王韓大業，帶着一班海盜似的黨羽們，佔據瑯琊島，收拾附近的各漁村，所有附近的漁船，完全的收入瑯琊島內，不歸入他魚鷹子船幫中，就不准在海面上求生活，像柴家塢這種小漁村，那抗拒得了，沿海多少的村莊竟全把壯丁全收入瑯琊島，所有漁村全壓迫在他這種暴力之下，柴友信的兒子柴長壽，也被編入瑯琊島船幫內，但是柴長壽秉賦着父親的那種遺傳性，那肯甘心屈服在這種暴力之下，更因爲老父逃亡在外，自己總想着把老爹爹找回來，有他老人家在，還希望可以希望恢復柴家塢當年的情況，這柴長壽

安心的想要逃出瑯琊島，那知道那時老龍王韓大業正在立威望的時候，對於所收附的漁夫們，一點不肯放鬆、管制得極其嚴密，防範得也十分週密，每一個漁村中，他全要收買幾個當地土著，威脅利誘作他的心腹，這樣一來，每一個漁村中，無論發生大小事，這老龍王韓大業，竟能知道得清清楚楚，這柴長壽安心逃走，早被韓大業得到了風聲，暗中監視着他，可憐柴長壽尚在夢中，他在一個夜間駕着一隻小船，還算是好，他恨心的拋棄了妻子不顧，冒着險逃開了瑯琊島，那知道走出沒有二十里，竟被韓大業派去的心腹堵截住，捆綁回了瑯琊島，這一頓毒打，竟把那柴長壽活活打死，要按着老龍王韓大業的心意，就想斬草除根，把柴長壽的妻子也殺害了，以免後患，無奈那柴長壽在柴家塢，是兩三輩的漁戶，當年老漁人柴友信沒逃亡時，一班漁戶們更奉爲領袖，柴友信拋家逃走更不是爲他個人的事，全爲的是柴家塢大眾的利益，所以一班漁戶對於柴家，始終存着一分感恩之意，雖則漁村衰敗起來，被瑯琊島收入掌握，所以這班舊日的漁戶們，那會把這事忘掉，柴長壽雖是性情暴躁，頗有父風，深得衆望，柴長壽被打死，已經使一班漁戶們憤憤不平，不過他犯的烏規，最爲重大，無法求情，此時再想殺害他的家小，這許多漁戶，雖則不敢抗爭，可敢哀求了，百十名漁戶，破出自身受責罰，請求對於柴長壽的妻子，放他們逃命，老龍王韓大業，雖是行同強盜，但是他也不能過分不講理，他知道若是不答應漁戶的要求，定要擠出別的事來，立刻吩咐手下，把柴長壽的妻室蕭氏，兒子柴桂立刻逐出柴家塢，並且當時就把他所住那幾間房屋焚燒，永遠不許他們再回柴家塢，柴長壽的妻室蕭氏，帶着七歲的孩兒，逃出柴家塢，這柴家

塢的漁村窮困下來，可是當年柴友信在時，他們過過好日子，蕭氏帶着兒子柴桂出走，身邊只幾件隨身衣服，幸爾還有幾件簪環首飾，雖是這樣母子也是危險了；無親無友，無投無奔，他們所有的親友，全離不開這幾個漁村，這一把他們逐出柴家塢，茫茫天涯何處是母子的歸宿，這個柴桂年歲雖小，可是他好像是十幾歲的孩子，一切事情全懂得了，這個孩子也是家傳的遺風，從一離開母親懷抱，就很強梁，短短的一二年間在海邊上，竟練習了很好的水性，整天的在海邊上去摸魚，因為漁村中這種老少婦女們是決不被島中干涉的，這柴桂在家時，每天在水邊所摸的魚，除了自己家中食用，還能向鄰居們換些柴米，此時爹爹被打死，房子被燒，母子被逐，那蕭氏是個老實婦人，走出這幾個漁村的地界，只有哭，那柴桂却向他母親說道：「媽你用不着盡自哭，我們難道不能找爺爺去，我爺爺有本領，等得我長大了，我們爺兩個依然能報仇雪恥，再回柴家塢。」蕭氏此時走在荒郊中，領着兒子，聽到柴桂這個話，眼中流着淚說道：「傻孩子你懂得什麼，你祖父當年棄家出走，已經這麼些年，並無音信，他走時你才兩三歲，你什麼不懂，你祖父會說過，離家之後，定要投奔關外，另立事業，將來有了勢力，再回家鄉，可是關東的地方太大，我母子二人又沒有多少銀錢盤費，往那裏找你祖父。」柴桂道：「媽，我們反正也是沒有投奔的地方，我聽我爹爹說過，我祖父是個有志氣的人，他更有一身本領，走到什麼地方，也有人敬奉他，我們流落到那裏也是一樣，又何妨一直的投奔到關外，訪尋我祖父，萬一找到他老人家，豈是不全有了着落。」這蕭氏明知道兒子柴桂的話，明知道是小孩子的一片癡想，不過這麼碰一碰，也倒是個辦法。

，流落到那裏，母子二人，恐怕將來也是餓死，走出兩站路來，恰巧有海船奔遼東，這蕭氏哭訴自身的遭遇，哀求船家，更把自己身邊，所存首飾變賣的錢，給船家作船錢。這個跑海船的船主，他久在沿海一帶來往，對於瑯琊島一帶的情形，也頗有所聞，聽到蕭氏說出遭遇之慘，這船主竟起了憐憫之心，慨然應允，把他娘兩個帶到遼東，不止於不要船錢，反倒供給飲食，蕭氏和柴桂遂隨着這條海船，到了遼東地面，但是茫茫人海中，想找尋一個人，談何容易，蕭氏帶着兒子柴桂把遼東一帶全走遍了，只是探聽不出老漁人柴友信的下落，身邊本來就沒有多少錢，大概一年的光景，這母子二人竟流爲乞丐，把個蕭氏磨折得骨瘦如柴，到了遼東地面，差不多已經一年多了，趕到第二年，這娘兩個就沿途乞討，又趕上天寒地凍，身上的衣服既單薄，這個蕭氏已經不能支持了，這天已入吉林境內，走在一個曠野中，野地裏風大，蕭氏飢寒交迫，身上又帶着病，一脚摔倒路旁，再也起不來，蕭桂不過一個七八歲的孩子，遇到這種情況下，唯有跪在母親身旁哭着呼喚，這種淒慘的情形，眼看着這蕭氏，就要在荒郊中送了命，這時忽然由大路的兩邊來了一行人，趕情正是撥鏢趟子從此經過，這撥保鏢的正是吉林信友鏢局子交鏢回頭，這保鏢的趟子手伙計們，全是關東道上的熱血男兒，平時就愛管閑事，發現道旁一個婦人躺在地上，一個小孩子跪在一旁哭泣，這伙鏢趟子立刻停住各自翻身下馬，過來兩個伙計，就向柴桂問：「小哥，你這是怎麼回事，地上躺的是什麼人，這種大冷的天，就是討飯，也不該再向這種地方走，咱們關東地面，到處可以求食借宿，這裏離着前面村莊鎮甸還有一二十里路，你們這不是自己找死麼。」柴桂見來了這

麼些人，一個個全是彪形大漢，馬鞍上掛着刀槍，他跟着母親來到關外好久的時候，也懂的這是保鏢的了，遂把眼淚擦了擦，向鏢局子伙計們說道：「老伯們，這是我母親，我們娘兩個，原本是山東瑯琊島的人，我爹爹被人害了，我們娘兩個被趕出漁村，不叫在那裏住，我們娘兩個逃到關外，是我我爺爺來了。」內中一個伙計，哦了一聲道：「怎麼，你爹爹被人害了，你們娘兩個不去當官告發，數千里跑到關外來，找你祖父，這不是胡鬧麼？」柴桂道：「老伯，你那裏知道，我們住的那個地方，有個姓韓的叫韓大業，是瑯琊島惡霸。所有我們在海面上幹漁業的，全得受他的管，我爹爹活活被他打死，他有錢有勢，我們娘兩個，好容易逃得活命，要想去告他，不過是白送死，我們想着只要找着我的爺爺就好了，那知道來到關外一年多，我爺爺的信息一點沒有，我們娘兩個討了飯，我媽有病，走到這裏摔倒地上，再也起不來，老伯們多修好，救我媽能夠活下去，我還有個依靠，若不然，我一個小孩子，也非死在關外不可。」這個伙計聽着柴桂的話，不住的向伙伴說：「這個怎麼辦。」另一個伙計向柴桂道：「你是姓什麼，你這孩子年歲不大，說話倒很伶俐。」柴桂說：「我姓柴，叫柴桂。」柴桂的話方出口，從後面轉過一位年歲很大的鏢頭來，用手分開伙計，口中問着：「什麼事，這個小孩，你姓什麼。」柴桂道：「我姓柴叫柴桂。」這個老鏢頭帶着驚訝的神色，伸手帶着柴桂道：「怎麼你們娘兩個是從山東來的，你們住家在。」柴桂道：「就在瑯琊島附近柴家塢。」這個老鏢頭不禁哎呀了聲，竟把柴桂抱起，老淚漣漣的哭着說道：「孫兒你可疼死我了，我就是你祖父柴友信。」說着話更低頭看着地上躺的蕭氏，仔細辨認了一下，這個

老鏢頭踩着腳說道：「好兒媳，你竟會落到這般地步，我們爺們對不起你了。」蕭氏此時奄奄一息，他竟是倦眼微睜，仔細的看着這老者，他不禁辨別出來，正是自己的公爹柴友信，蕭氏在精神一振之下，哎喲一聲道：「公爹，我還能看到你老人家，你柴家的後代，能夠交到老人家手中，我死也瞑目了。」柴桂此時知道，這老者就是自己的爺爺，也是緊抱着柴友信的脖項，放聲痛哭，這一班伙計趟子手們全是鐵打的漢子，看到這種淒慘的情形，一個個落淚，可是忙勸着道：「鏢頭，別盡自難過呀，天氣太冷，這位奶奶既然是你的兒媳趕緊救他。」這老漁人柴友信，這才把桂兒放下，招呼後面轎車子趕緊趕過來，把蕭氏搭上車去，用大皮襖，給他蓋在身上，把桂兒也攔在車裏，這一班人一齊上馬，擁護着向前面桑家鎮走去，到了這裏趕緊的找了店房落店，這位老漁人柴友信痛心欲死，忙着在這鎮甸上找醫生，給兒媳蕭氏治病，但是蕭氏這種病那還能治，他雖然生長在漁村中，也是貧寒人家，可是衣食無缺，沒受過什麼大苦，趕到逃亡關外，受到這種折磨，奔波在冰天雪地中，飢寒交迫，病已經太沉了，只於在清醒時，向公爹說到家鄉中一切遭難經過，老漁人柴友信，聽到柴家現在落到這般情況，兒子更死在了老龍王韓大業的手中，一班鄉鄰父老弟兄子姪，全落在韓大業手中，弄得自己一家人死亡逃散，恨聲向兒媳蕭氏道：「我柴友信，活着對不起柴氏一家人，死了對不起柴氏的祖先，我一身的罪孽太重了，我自從逃出來之後，流落在關東，前幾年也是毫無辦法，我老頭子也很困頓了幾年，三年前才在吉林立起這個鏢局子來，可是我因為關裏的案情未消，我本人不敢用柴友信的名字，我改名叫柴冲，不過鏢局子的名字却是信

友，我又從來不肯說我是瑯琊島的人，我走標就是到關裏，也多半是到北京城一條路，大半的買賣，還是走黑龍江奉天一帶，我總想着把根基紮穩了，力量緩足了，我再回柴家塢，那知道我一家人，竟落得這樣結果，好兒媳你放心，只要你的病能好，要叫你看着我老頭定能爲兒子報仇雪恨，爲那十幾個漁村，除此惡魔，只要我有三寸氣在，這件事，定要作到了。」

六 學藝復仇

那蕭氏此時奄奄一息的，淚流滿面，向老漁人柴友信道：「公爹，兒媳的命運不濟，遭遇到這種折磨，我現在心中空空洞洞，什麼叫恩怨，我全顧不了，幸喜公爹，你雖則飄流這幾年，精神氣力不減當年，這是兒媳最慶幸的事，總算是蒼天保佑，我們娘兩個終算能夠找到你老人家，桂兒這孩子不致於再流落異鄉，這孩子很好，他的性情雖則和公爹、以及他爹是一樣，心高性傲，不肯屈服在人下，可是他頗知道些世事人情，咱們家中所遭遇的事，他小小年紀倒很明白，如今我把這孩子交到公爹手中，我就放心了，公爹你在吉林既然立了鏢局子，也就不必再作回瑯琊島的打算了，公爹你是沒親眼看到，那老龍王韓大業實在惹不得了，幾十里地內的漁戶們，全被他收入瑯琊島，離開魚鷹子船幫，就沒有生路，這些年不知屈死了多少人。公爹你總然是有本領有氣力，可也鬥不過他這種勢力，叫兒媳看來，你老不如把桂兒撫養長大成人，那老龍王韓大業，這麼窮凶極惡，終有遭報之時，等他勢力倒了，爺兩個再回故土，這時你老可千萬去不得。」老漁人柴友信冷笑一聲道：「兒媳你放

心，這種情形，當初我們柴家塢械鬥傷人的事，無形中就算完了，數百戶漁民，難道就這麼全死在姓韓的手中麼，好兒媳你放心，我准不作愚蠢事，我老頭子沒有十分把握決不動他，我若是想動他時，定然把這惡魔全行消滅，你只管安心養病，不必管這些事了。」可是蕭氏雖則經過請醫生吃藥，他現在的病絕非藥石所能救，在這桑家鎮住了五天，可憐蕭氏竟是在了旅店中，把個柴桂哭得死去活來，老漁人柴友信，把兒媳葬埋在桑家鎮外，立起一塊石碑來，預備將來叫他魂返故鄉，柴友信遂帶着孫兒回到吉林信友鏢局，老鏢頭是鬱鬱不樂。老漁人柴友信，可不是那種莽撞的武夫，只憑着一股子血氣之勇，不管事情的成敗就去作，他眼中看到小孫兒年歲太小，自己此時若是回到山東瑯琊島，憑自己本身的力量，算好了僅能把老龍王韓大業一人處置，他手下的黨羽太多，瑯琊島根深蒂固，倘若不能夠把他們全部消滅，只爲自身報了仇，怎對一班鄉鄰父老，和附近的那些漁村，老鏢頭只可暫時隱忍下來，他稍微安慰的是這小孫兒體格壯健，並且天生來的身軀輕靈巧快，自己想到若能夠把這個孩子造就一番，用不了三年五載，就能把他教出來，何況自己幹着鏢行，接近的很有些有本領人，只要把這個小孫孫桂兒教出來，是自己一條極好的膀臂，到那時自己手中，也有些積蓄，再回山東，盡我的力量佈置一下，桂兒爲父仇，我爲公憤，動手把瑯琊島全部消滅，爲歷年受壓迫受苦難的漁戶們，出這口惡氣，爲他們打出將來的生路來，個人這把子年紀，總然把這條老命斷送了也值得了。老漁人柴友信打定這個主意，他輕易也不再自己走鏢了，遂在這鏢局子一道小院中，晝夜的教練柴桂，這柴桂每每的想起爹爹慘死在瑯琊島，媽媽也

因爲被迫逃亡喪命在關外，自己不好好學就一身武藝，去報大仇等什麼，這孩子懷着這種大志，他決不用人再督促他，晝夜的刻苦鍛練，一轉眼就是三年多光景，這桂兒身體長得非常健壯，發育得也快，這天老漁人柴友信，正在院中跟小孫兒，親自下場子練功夫，老頭子給孫兒耍槍，爺兩個正在動手到緊湊之處，忽然聽得角門那裏有人喊了聲：「好功夫」這爺兩個一收式。老漁人柴友信一抬頭，趕忙的招呼道：「這是那陣風，把老朋友你吹來，我真是意想不到，趕情角門外來的這人是住家在松嶺，一位成名的武師，當年在關外鏢行中，也曾混過數十年，名叫鐵翅鵬俞雄，這位老武師，這些年來，已然放棄了鏢行事業，在松嶺，只教着幾個得意的徒弟，老漁人柴友信，幹這個鏢局子，還多年仗着鐵翅鵬俞雄的力量，算是把他捧起來，這位老武師隔個一年半載的，必要到信友鏢局子來一趟，老漁人柴友信趕忙的向前說道：「怎麼老大哥你一幌三年多沒見面，難道把這個兄弟忘了麼。」鐵翅鵬俞雄道：「我出了一趟遠門，到庫倫去了一趟，整住了一年半，回來之後，我手下的徒弟，又跟別人鬧了一場事，把我老頭子拉得淌了二次濁水，弄得這二年來，那兒也不敢去了，近來才清閑了一些，想着我們好久沒見面了，咱們也該聚會一時，可是柴老弟，你居然也收起徒弟來了，這孩子年歲雖小，這種骨格氣魄可難得，從那處收下的，我看這孩子的功夫，有些意思了。」老漁人嘆息一聲道：「老大哥，我得在你面前請罪，你雖然待我親如手足，我可始終沒對你說實話，老大哥請裏邊坐，把我的出身來歷，和這孩子的來由告訴你。」老哥兩個手挽手兒，一同走進屋中，桂兒也跟進來，老漁人柴友信，先叫柴桂給鐵翅鵬俞雄行過禮，

自己這才把自己出身來歷以及翁媳，祖孫無意中相逢，兒媳死在桑家鎮，把這小孫兒帶在身邊，爺兩個立志復仇，全詳細的說與了鐵翅鵬俞雄，鐵翅鵬俞雄，也是一個熱心朋友，聽到這番事，不禁憤恨不平，願意拔刀相助，老漁人柴友信忙說道：「老大哥，我這件事，若是想請老大哥幫忙，不等今日了，我現在不只要報私仇，還要為鄉里中那十幾個漁村雪恨，所以我這麼忍耐着，我兒子柴長壽的事，更不願意假手別人，並且，桂兒的年紀太小，我也願意他多學些本領，能夠明白一切世故人情，就是我老頭子，有個三長兩短，他也不用別人再照顧他，所以我這麼隱忍着，不急於去動手，老大哥，你我這個交情，我要有用你幫忙之處，你不管也不成。」鐵翅鵬俞雄點點頭，把柴桂拉到近前，仔細的看了看，更把他週身全摸到，這位老武師向老漁人柴友信道：「柴老弟，你可不要埋沒這孩子的天賦，我俞雄既然看到了，就不能不管了，你那一門的功夫，不能發揮他天賦的本能，這孩子若是教他十八閃翻，巧打神拿，準保是武林中一絕。」老漁人柴友信一聽鐵翅鵬俞雄這個話十分高興，帶着感激的顏色說道：「老大哥，你真能成全這孩子麼，那真是我祖孫之福了。」鐵翅鵬俞雄道：「我在松嶺教了那麼一班徒弟，真還找不出像桂兒這個好資質，不過我不能把他帶到松嶺去，你想我的大徒弟早已收了徒弟了，這孩子又得我親手成全他，他們難免起妬忌之心，好在兄弟你也是此中人，我們弟兄這個交情，你身上又有這番慘痛事，我說不上什麼辛苦，方才我在角門那裏，已經看的真真切切，柴老弟你還沒白下功夫，他所練的也是武術正宗，我傳授他十八閃翻，巧打神拿，用不着多少年的功夫，他肯用心學，我再盡力的教，

我敢保一二年的功夫，就有極大的成就，將來你們祖孫二輩，真能夠回轉山東，把瑯琊島這個惡霸除掉了，給一班漁村中受苦的弟兄們恢復了漁業生涯，你們姓柴的也報了這種血海深仇，那是大快人心的事，我受些辛苦，能夠助成這件美事，也算我一生最得意的事了，咱們就這麼辦。」老漁人柴友信，可不能叫柴桂拜師父，叫柴桂稱呼鐵翅鵬俞雄為師祖，從這日起，鐵翅鵬俞雄就住在信友鏢局子裏，每天早晚兩次上功夫，傳徒授藝，這位老武師看準了這個孩子，將來一定能夠威名露臉，這位老武師，就把自己一身所學下苦心的仔細的傳授給柴桂，這孩子承他自己祖父柴友信，這二三年的功夫，已經打下根基，鐵翅鵬俞雄，這種傳授武功方法文與別人不同，他決不一成套的武術，一招一式的來教柴桂練，從一下手，把十八閃翻的小巧功夫，拆開了用，每一招一式有時候十天半月不換樣兒，非得叫柴桂運用得法，才肯再教第二招第二式，這種十八閃翻，完全仗着身形輕靈巧妙，可是腳底下須有堅固的根基，這樣細心指導，只一百多天的工夫，這個柴桂的功夫上，突飛猛進，老漁人柴友信一看，得了這麼個好朋友，來教授柴桂武林絕技，自己整頓起精神來，連續着應了幾票大買賣，柴友信並不是貪得無厭，他實是懷着一番苦心，恐怕將來，自己還有用錢的地方，想剷除瑯琊島，決不是僅憑着爺兩個之力所能作到，鐵翅鵬俞雄，真是不辭勞苦，松嶺那邊也得照顧着不斷的回去，可是這一年的工夫，多半住在信友鏢局子，這柴桂大一年比從前越發的明白世故人情，知道自己真是難得的機會，這種名師，想投全投不進去，如今竟肯這麼不辭勞苦的，把看家本領，盡量的傳授給自己，柴桂真也能夠討老人家的歡喜，下着

苦功夫，晝夜的鍛鍊，一年的功夫，就比三四年還有進步，歡喜得這位俞老武師，笑口常開，轉眼間柴桂和祖父相遇，已經四年光景，這時柴桂把十八閃翻和巧打神拿，練得已經登堂入室，所差的是火候了，到第二年鐵翅鵬俞雄，向老漁人柴友信道：「柴老弟，我這點本領可說是傾囊而贈，這孩子只要肯用功不把他荒疏了，好好的再自己鍛練個二三年，我敢說句狂言，他這身小巧的功夫，走遍了關東，恐怕沒有對手，不過年歲小，力氣稍差，但是這種功夫，專能夠補救力氣弱，我不能常常的在這裏呆下去，你只好好的督促他，定可以在江湖上走動了。」這位老武師俞雄，更獨出心裁給柴桂打了一條奇形兵器，名叫蛇蟹爪鞭，從頭到尾，四尺八寸長，通身全是純鋼打造，頭裏一個蛇頭槍式，五寸長的槍尖子，這一個槍頭，就是十八兩重，鞭尾是整個的蟹爪形，這種東西，是和飛抓一樣運用，八個鋼鈎的蟹爪，只要抓着人或是兵器，立刻往一處攏，不往外抖，休想撒開，這種東西隨身攜帶便利，運用起來，週圍一丈內進不來人，遞不進兵刃來，這柴桂有這一身好武術，一條好兵器，祖孫二人只有心感鐵翅鵬俞雄的大恩而已，老漁人柴友信在鐵翅鵬俞雄向他辭別之日，他在櫃房中設了一席酒宴，把本鏢局子幾位鏢師，和兩名趙子手，也全請到一處。老漁人柴友信當眾發表，自己要帶着孫兒柴桂回轉山東，辦自己未了之事，致於將來是否還回來，那就不敢預定了，這個鏢局子成全的不易，當初成立這個鏢局子，也全仗着俞老武師人力物力的幫忙，現在把他歇了業，也實在可惜，決意的把這鏢局子交與鏢師柳成，叫他繼續營業，有什麼辦不了之事，仍得求俞老武師幫忙，自己更把個人家鄉的一切事說與大家知道，那瑯琊島聲

勢浩大，老龍王韓大業，黨羽衆多，祖孫二人，此次回去，要暗中先細查他瑯琊島的勢力和下手之法，所以成敗二字，只好拚着看，並且準在那時下手，也不敢預定，真能夠託大家的福，我們祖孫二人報仇雪恨，恢復瑯琊島沿海一帶的漁村，那時自己或許再來一次關外，不過人已經是風燭餘年，將來的事也只好看所圖謀的成敗而定了。這一班鏢師們，因受柴友信相待甚厚，更看到他一家人遭逢之慘，一個個全是義憤填胸的，情願放棄生產，隨着老漁人柴友信，趕奔山東，和那老龍王韓大業一決生死，老漁人柴友信，慨然的攔着大家道：「弟兄們一番盛意，我柴友信領情了，這件事我們還不願意借別人力，報復私仇，若論此時暗入瑯琊島，刺殺韓大業，諒還不致於費多大手腳，我柴友信當年棄家出走，想不到我們柴家塢一帶，竟落得這般光景，我此番回去，要爲這數百名漁戶們作將來的打算，所以不只於是對付韓大業一人了，我們爺兩個回到山東，還要潛踪隱跡，暗地裏全得安排好了，方能動手。這不是一時的事，將來看吧，或者有借重大家之處，我們爺兩個，自然出頭請大家幫忙。」這柴友信，遂把信友鏢局子交付給鏢師們，打點了行囊衣物，把自己這幾年的積蓄，全換成金葉子攜帶身邊，以備應用，爺兩個到了遼東半島，老漁人柴友信和孫兒，仍然是變成鄉下人的打扮，隨着海船到了山東地面，離開瑯琊島很遠，買了一隻漁船，爺兩個遂在海邊上暫時住下來，老漁人柴友信，囑咐孫兒柴桂，暫時不要露出本來面目，在沿海一帶，仔細的探聽，這個老龍王韓大業聲勢浩大，他在黃海一帶，簡直是獨霸一方，雖則不只於他一處漁港，可是就沒有能比得上他這種聲勢的，老漁人柴友信，時時躲避着瑯琊島出航

的海面一帶，自己認定了離着瑯琊島太近了，找立足之地，易露風聲，好在這祖孫二人，並不是真指着這隻漁船爲生，柴友信是安心搜尋自己立根基之地，沿着海邊上往南搜尋下去，竟至被老漁人柴友信，找到一個好所在，這個地方是和江蘇交界的港口，由一個荒涼的港岔子進去，避開了海面的正路，地名叫沙金港，這個地方，極其荒僻，從前常有海盜在這裏出沒，後來因爲這一帶，全有大漁場佔據着，海盜們不能在這一帶立足，附近三三兩兩的，也有幾十戶人家，全是畏懼着瑯琊島的勢力，他們只在內港裏打魚爲生，他們的漁船，決不往海面上多走一步，這天老漁人柴友信和柴桂，見這條水路蘆葦叢生，荒僻異常，遂順着這條水岔子走進來，好在他們船身小，雖是這段水岔子極其難走，終於被這爺兩個順行過來，偶然間看到沿着葦塘邊，搭着幾間窩舖，有一兩隻漁船，柴友信知道這不是瑯琊島管轄之地了，他們這爺兩個駕着船，走在這種荒涼水岔子內，倒也沒有人注意他們了，這片葦塘佔地頗大，一直的順着水岔子走出有三四里的水面，前面地勢開展，水流也比較着疾了，遠遠的看到有一處港岔子，可是並沒有船隻來往，老漁人柴友信，遂招呼着桂兒搖着船，一直的撲奔這個水港而來，一直的蕩進港口內，也沒見什麼船隻，只見這裏面是天然一個水塢，有三四十畝方圓的一片陸地，亂石起伏，似乎屢次被水沖過，老漁人柴友信不禁暗中打算，我們若是在這裏紮住根基，倒是很好的所在，這種荒涼的地方，不容易被人注意，離着瑯琊島又遠，一出這個水岔子，往海面上轉，就到了江蘇地界，在這裏只要立住了根基，也就容易下手了，在這水港裏面轉了一週，仍然駕船出來，剛把船放到，這個港口外的水面上，

遠遠的見一隻小漁船，只一個老年的漁夫搖着船，他不住喊着：「龍兒，港口旁可有迴流，你不要冒險哪。」這時柴桂在船頭，突然見水面的當中，水花一翻，從水中冒起一人，因為他剛從水中出來，看不真切，不大的工夫，他已經踩着水，把兩個肩頭，全露出來，柴桂才看出竟和自己年歲差不多的一個村童模樣的，他忽然口中喊着：「阿爺，我捉了一尾大的了。」他忽然把左臂往起一舉，身軀往上一竄，半個身軀露出來，左臂下，夾着一尾二尺多長的鮮鯉魚，這尾魚掙扎着想逃脫，可是這村童猛往起一冒立刻沉下去，柴桂自幼生長海邊的，他一看這個孩子沉下去，水面上起的水紋，回頭驚呼道：「爺爺，你看這孩子好大的水性。」老漁人柴友信也注意了，眨眼間那個孩子已到了漁船前，從水中躍起來，一手抓住船舷，身軀很輕快的竟翻上船去，把他肋下所夾住的那尾大魚，往船中一擲，那尾魚一躍，就是二三尺高，險些給跑掉，那村童趕緊用艙板把艙口蓋上，他跟着向後艙的老者說了聲：「阿爺，我還得捉一尾來，這時被潮水趕過來的，潮水一退，可就入了海。」他說話間，果然水面上竟是一連發現兩尾大魚，忽沉忽浮，這個村童身軀，往船頭上一縱，雙臂向前一伸，下水的姿勢非常妙，他從船頭上一竄，就是丈餘遠，水花起處，他已經扎入水中，並且沒帶上多大聲音來，老漁人柴友信，看看也是驚異，這時柴桂不覺技癢難忍，回頭向柴友信說了聲：「爺爺，我也給你捉一尾來。」柴友信忙攔着道：「桂兒不要胡鬧，你已經有好久沒下水了。」可是柴桂因為這個村童，似乎比他年歲還小一些，他竟有那麼大本領，這種心高性傲的孩子，那肯服人，遂說了聲：「爺爺放心，不要緊。」他好在原本就穿着短

褲，赤着腳，隨手把上面的藍布衫脫掉，扔在艙板上，桂兒這些年，雖則沒練水性，但是他的功夫可有了，一個金鯉穿波的姿勢，和那個村童一樣，身軀向前一俯，雙足一登船板，身形像箭頭子一般，也竄入水中，他早看定了有一尾大魚，向港口邊逃走，那個村童已經追了另一尾，不過柴桂終歸因為這幾年在關東，盡自練習武功本領，雖然是天生的水性好，他這種捉魚的技能稍差，一連在水中追出十幾丈遠，換了兩次氣，眼看着那尾大魚竟要逃入港口內，這時那個村童，竟是把另一尾尺許長的鯉魚捉到，他竟是發現有人下水和他比較，這個村童，夾着魚竟不肯回船，雙足一蹬水，竟是撲奔柴桂，見柴桂撲奔港口，他水面上淨搖頭招呼道：「喂，你是那裏來的，跑到我們家門口捉魚來，那可不成，你捉住了也得給我。」柴桂此時好容易已經追上那尾魚，往水中一沉猛往前一蹬水，身軀撲過去，雙手已經把這鯉魚抓到，可是這尾魚力量非常大，身軀左右一擺一動，魚鱗又是滑的，味溜的又從他手中逃出去，柴桂已經閉不住氣，趕緊往起一浮，抬着頭，不住的噴着水換氣，那個村童頭露在水外，竟是哈哈一笑道：「白費事又跑了，你趁早別費這種瞎力氣了。」柴桂不由動了火性，也把頭探出來，向這村童喝叱道：「你管的着我麼，我捉的到捉不到有你什麼相干。」那村童踩着水，載沉載浮很是自如，嘻嘻冷笑着道：「我怎麼管不着，這沙金港就屬我管，你若是再在這裏擾亂，我可叫你吃苦子。」柴桂立刻大怒道：「我最恨這種霸氣的行爲，難道你也是瑯琊島老龍王那種虎狼一流的人麼，憑什麼敢管我在這裏捉魚，你躲開我吧。」柴桂口中說着，用掌猛向水面上一推，嘩啦的一股子水向那村童臉上打去。

七 荒港奇童

那個村童往水中一坐，眨眼間已經退出丈餘遠，往上一冒，口中說着：「好小子，你敢動手，我今天非叫你喝飽了不可。」他跟着回頭向那漁船上招呼：「阿爺，你快着點，把這尾魚接去，我擺制這個野小子，咱們在這裏，可不能叫人再欺侮了。」那船上的老人，却不住的吆喝着：「龍兒，可不許胡鬧，他也是小孩子呀。」老漁人柴友信，見柴桂要和這村童打架，也趕緊招呼：「柴桂，你敢胡鬧，我可不饒你，還不給我上船。」柴友信和那個漁船的老者，一齊喝叱阻止，這時那個捉魚的村童，已經到了他自己船邊，又把所夾着的魚拋進艙去，可是他不肯聽從那老者的話，仍然翻身，要撲奔柴桂，可是那老者帶着怒聲道：「龍兒，你敢不聽話，我告訴你母親，可要責打你了。」這個村童猛然在水中一轉身，水花一翻，雙手已經抓住船頭，往起一長身，輕飄飄翻上船去，那柴桂他這時見村童不來追他，並且在水中呆了這麼一刻，他把當年水中的本領，又全施展出來了，雙手一分水，雙足一蹬，身軀在水中非常快，竟撲進港口，終於把那尾大鯉魚捉到，在浪花中忽隱忽現，撲奔自己這個船，老漁人柴友信也正把船蕩過來接應他，他往水面一冒，單手抓住船頭，口中招呼着：「爺爺，你把網兜子接着點，別叫他再跑了。」老漁人柴友信看看也歡喜，一尾二尺多長的金鱗鯉魚，拋進了網兜子，不住的跳躍掙扎，柴桂此時也翻上船頭，用手來抹着臉上的水，可是那村童在他自己船上，還不住的鬧：「趁早把那尾魚給我，你們走到那兒，我也會找你

們去。」柴桂站在船上，帶怒說道：「大江大海不是你家的私產，我憑本事撈的魚，憑什麼給你。」可是柴友信從那村童一發話時，聽着耳音很熟，並且見那個漁船的老者頗為和藹，犯不上因為小孩子們得罪人，遂把船停住，帶着笑說道：「小哥，你先不要鬧，這尾鯉魚算你的，一定給你，小哥，聽你說話頗像瑯琊島附近一帶的漁村口音。」跟着又向後艙招呼：「老哥，小孩子們無禮，請老哥你担待，請問老哥可是瑯琊島一帶的人麼。」那老者此時也聽出柴友信說話的口音，可是此時不禁有些懷疑，兩眼在注視着柴友信，又向柴友信的船頭上看了看，沉着面色說道：「老朋友，你問這些個事，沒有什麼用，我們在這荒涼的野港躲避着大漁場們，在水面上找一碗飯吃，我在這裏已經住多年了，大概你們是瑯琊島的魚鷹子船幫，可是我們從來不敢到海面一帶去找麻煩，我們小孫兒年輕任性，老朋友，你就請吧。」說着話，這老者更在低聲和那村童說了兩句，老漁人柴友信是安心在此地樹立將來的根基，那肯就走，把船反向前搖着，口中招呼道：「這位老兄不要誤會，我們爺兩個早年也是瑯琊島附近漁村中人，逃亡在外多年，老哥，你那麼大年紀，還看不出我們爺兩個的情形來麼，我們實在是願意知道家鄉的情況，可惜現在不許我們回去了。」那個村童此時注意的聽着柴友信的話，遂問道：「老頭兒，你是那裏人。」柴友信道：「我就是瑯琊島附近柴家塢，我看到小哥們的情形，倒很放心，我知道你們這裏已經離開瑯琊島的管轄，實不相瞞，我們祖居柴家塢已經三代了。」那漁船後艙的老者，此時面色和緩了些，向柴友信道：「老朋友，你貴姓。」柴友信道：「我是一個柴家塢逃亡在外的人，現在我相信你們爺兩個

全是好人，我叫柴友信，當年柴家塢，也會在兄弟我手中掌管着漁業，十幾年來，弄得我家敗人亡，死亡逃散，我這是才從關外回來，畏懼着那瑯琊島主的厲害，不敢回到家鄉，可是在海面上盤旋了多日，連一個鄉親全遇不上，今天好不容易聽到我們本鄉本土的口音，我所以才敢冒昧的動問。老哥，你看兄弟我這把子年紀，帶着我這個小孫兒，千里迢迢趕回來，願意把我把老骨頭，還埋在了柴家塢，所以願意知道家鄉近來的情況，是否能回去。」這時兩隻船已經靠攏到一處，柴桂此時聽到祖父的話，爲的探問柴家塢的情形，他也不敢再向那村童無禮了，那個村童此時聽到柴友信的話，竟是眼淚汪汪，帶着很難過的情形，柴友信更說：「沒領教老哥你貴姓，這個小哥，這麼點年歲，竟有這麼好水性，實在難得。」這個柴友信他這種氣魄和語言，無形中帶着一團正氣，這個漁船老者已不再起疑心。慨然說道：「柴老哥，我在下姓石名忠，這個荒港叫沙金港，我是此地的土著，當初那瑯琊島也曾派他船幫在這一帶巡查搜索過，因爲離開海面太遠，地方太荒涼，並且這裏的漁戶們，有的被他誘入瑯琊島，有的逃出口，入了江蘇境內，這幾年來，也就剩下十幾戶老幼無能的人，只能在這附近一帶，遇到潮水漲的時候，撈些魚將就度日，這個孩子的確的是瑯琊島的人，他們當年在老蟹灣居住，那個村童却攔着老者道：「阿爺，不要提這些話了，有什麼用呢。」柴友信一聽這祖孫二人，竟不是一個地方人，遂帶着驚疑的神色道：「老哥，難道這個小哥，不是你的親孫孫麼。他既是老蟹灣的人，和我柴家塢是極近的鄰村，我柴友信當年爲得柴家塢的漁業，打死人命棄家逃走，想不到我走後數年中，老龍王韓大業，霸佔瑯琊

島，我們鄉裏子弟們全被瑯琊島主收入島內，編入魚鷹子船幫，從此那十幾個漁村，就算受了罪，完全壓制在韓大業的手下，弄成永世不能翻身，這個小哥，既是老蟹灣的人，老蟹灣的老住戶，差不多我全記得。」這時那村童聽柴友信這麼把他個人出身來歷爽快的說出，他竟是向柴友信道：「這位老爺子，你趕情就是柴家塢，當初管領漁業的首領麼，我年歲小倒還聽我媽說過，你已經多年沒回家鄉了。」這時那老者石忠，聽到這村童，竟也記憶起這個老漁人的來歷，遂向柴友信道：「老哥，你既然是我們自己人，你也是逃亡避禍的人，我這個小孫兒的情形，和你差不多，此處雖是荒涼，也提防着被人竊聽了去，老哥何妨到我家中細談一下。」柴友信點點頭道：「那是求之不得的事，我們倒要造擾了。」這時那老者，才說出這個村童，是他義女之子，名叫秦小龍，柴桂此時跳上他們船頭，手拉着秦小龍，立時化敵爲友，十分愛慕他，這個老者石忠搖着船，柴友信這隻船也緊跟隨，從港口前的水面上繞着一片片葦塘走出一里多水路來，遠遠的才看到岸邊有四五戶人家，這個老者石忠，把船靠在岸邊，相繼下船，柴友信一看這裏的情形，四週看不見道路，完全被葦塘隱蔽着，若不是這老者石忠語言爽直，足可以疑心這裏不是好人住的地方，這裏真是隱秘荒涼，頗像海盜寄跡之所，石忠和這秦小龍引領着這爺兩個，到了一片籬笆門前，那個秦小龍竟是頭裏跑進去，他走向這迎面三間草房，靠西邊的一個單間內，石忠把柴友信柴桂，讓進了東邊的屋中，這是一通連的兩間屋中雖則沒有什麼陳設，這家人生活情形也夠寒素的，不過屋中收拾得倒是十分乾淨，石忠請柴友信祖孫落坐，更在招呼着道：「龍兒燒些水來。」柴友信

道：「老哥，不要客氣，我們冒昧來打攪已抱不安，容我把我們詳細的情形奉告，老兄就知道我們祖孫二人，也是難中人了。」這時忽然風門一開，從外面走進來一個四旬左右的婦人，穿着一身粗布衣服，倒還洗得乾淨，一進門先向石忠招呼了聲，「爹爹。」跟着向柴友信臉上仔細望了望，這個婦人竟帶着悲聲招呼道：「你敢就是柴老伯麼，老伯，你大約不認識我這苦命人了，可是你老人家離家多年，依然是當年的情形，並沒見怎樣老，所以一進門我在屋中就看出來了。」柴友信趕忙站起，仔細看着，可是雖覺面熟，可是想不起是誰了，這個婦人竟是流下淚來說道：「柴老伯我是老蟹灣的人，秦三立是我的丈夫，你大概想起來吧。」柴友信道：「哎呀，我真老糊塗了，你竟是秦嫂嫂，三立是我看着長起來，他現在那裏，難道還在瑯琊島受罪麼。」這婦人趕情正是秦三立的妻室王氏，王氏此時聽到柴友信一問，越發的淚落如雨，向柴友信道：「老伯，我一家人落得好慘，秦三立被那親刀子侯泰活活打死，我婆母也死在他們手中，我母子二人當時也受盡凌辱，是我被逼無法，抱着我苦命的龍兒投海一死，可是我母子，好像是人間的罪還沒受夠，在那麼大的風濤中，不知被什麼掛住了，一直的飄流下來，母子二人，竟被我這位義父所救，我們竟在沙金港這裏忍辱偷生，還算是給我這苦命人一線生機，我們母子蒙義父恩養到今日，龍兒已經長大了，身體也十分健壯，但是含冤而死的母子，大仇難報，冤憤難伸，今日竟能見到我們家鄉人，柴老伯，你帶着的這個小哥又是何人。」柴友信此時聽到秦三立的妻室，說出他們慘痛的事，自己也勾起一片傷心，老淚漣漣，恨聲說道：「秦嫂嫂你也請坐，這個孩兒，就是我孫兒柴

桂，我一家的遭遇和你相同。」遂把桂兒他母子到關外找尋自己，以後兒媳死在桑家鎮的情形，完全向秦王氏說了一番，這時那秦小龍站在他母親身後，聽到一切經過，也是不住的哭着，拉着秦王氏的手說道：「媽，現在我已經長得這麼高了，跟爺爺練的這麼好水性，難道還不能報仇麼，你放我走吧。」秦王氏此時摟住秦小龍哭着說道：「好孩子，你不是不記得當初的情形，你小小的年紀，你惹得了他們麼，好歹總算是我秦家有你這後代，報仇的事總要等待你長大成人，有了力量時再說，今日不是柴老伯來，我還不願意提這些事惹傷心，好孩子，你可要聽娘的話，你只要私自一離沙金港，我是一頭碰死，決不再多活一時。」這秦小龍聽他母親這麼說着，立刻連叫着：「媽，我聽你話，你別生氣，一這時老漁人柴友信，憤然說道：「秦嫂嫂，龍兒這孩子，就算是頗有孝心，你們不要悲傷，不要傷心，實不相瞞，我柴友信此番把鏢局子的事業拋棄，回轉山東，我們祖孫二人完全是爲復仇而來，我們爲私仇，爲公益，也不能放手，這件事放在我柴友信身上，我自有辦法，我老頭子年歲雖大，但是我還不服老，現在我們應該暫時忍耐着，努力的樹立我們的力量，那老龍王韓大業聲勢浩大，我柴友信一入山東境內，在道路上聽到所傳說的情形，就知道這個惡魔，尤其是近幾年來，越發的不容易動他了，他時時的也在提防着有人反抗他，現在他更收容一班江湖上流浪的匪徒們，作他的親信黨羽，瑯琊島內更教練出百十名少壯的弟兄，和那一班受壓迫的漁戶們，迥然不同，全得到他優厚的待遇，整年的操練着水旱兩面的功夫，他把這黃海一帶，完全霸據了，尤其是近一年來越發的厲害了，凡是航海的商船客船，經過他瑯琊島，

全要給他拿一份過關的費用，不論你是多有力量的航海船幫，只要不買他的賬，反正早晚的遇上事，休想平安渡過海面，這種行爲若容他長久下去，還有別人的活路麼。我認爲沙金港是個最好的地方，我老頭子破出這條老命不要了，也要消滅瑯琊島這個惡魔，不過這不是一時半時的事，我們既想動他，就得把他連根子剷除了，若弄個畫虎不成，反賠上幾條性命，那可就毀了。我們鄉裏父老兄弟晚生後輩們，還有翻身之日麼。石老哥，你要幫助我一臂之力，我在關東還略積蓄些資財，我們在沙金港，暗中立起船幫，我們倒用不着非得比上瑯琊島的力量，只要我們能召集起百十名，得力的漁戶，有我柴友信，親自指揮教練他們，足可以能夠把這件大事辦成。」秦王氏一旁說道：「柴老伯，你老是有年歲的人，老謀深算，我這位義父也是水旱兩面拿得起來，小龍的水性完全是他阿爺教出來的，你們老哥兩個若是能夠把力量合在一處，總可以報仇雪恨。」石忠一旁說道：「柴老哥，你不要聽他的，我有什麼本領，不過自幼生長海面，下水能幹活兒，那是我們的本等，柴老哥，既然你懷着這種志願而來，我這個乾女兒遭逢太慘，我們雖則離着瑯琊島很遠，但是一樣的也受到他這種惡勢力的壓迫，我們的漁船，那還敢在海面上多走一步，柴老哥，你比我年歲大，既然看得起我，我老頭子現在是孤身一人，這條老命願意和韓大業拚了，不比老死沙金港強得多麼。」柴友信此時一回頭，見靠裏邊的牆上，掛着兩口厚背刀，刀身還非常大，遂微微一笑，指了指牆上那兩口刀，向石忠道：「老弟，你有本領沒本領我也不問，咱們老哥兩個一塊賣這條老命吧。」石忠憤然站起說道：「很好，柴老哥，你有什麼辦法，只管說出來，我

可沒有什麼力量，三間草房，一隻破船，一張魚網，這是我老頭子的全份家產，我這麼告訴你可不是跟你告窮，因為我們除了這隻船打魚之外，還種了幾畝薄田，我們爺三個還挨不着餓，我是告訴你就是把石忠弄個家產盡絕，沒有什麼顧慮的，你還不放心的幹麼，年歲老了，可是這把老骨頭，倒還能掙扎一下。」柴友信把拇指一伸，說道：「好，我很高興，我雖然山東的土生土長，現在我們來到家鄉連個朋友全沒有了，有石老弟你這個血性的朋友，和眼前這兩個孩子，我們就要憑着這點力量，把老龍王韓大業消滅了，爲沿海一帶，永除後患。」這老弟兄二人說好了之後，石忠遂不叫柴友信祖孫二人再走，老漁人柴友信從這日起，把自己積蓄的私財拿出來，離開海口一帶，先買了十隻漁船，全在黑夜間悄悄的運進沙金港，那石忠更親自出去拉攏附近的漁戶們，更物色他們打魚的地方。這樣白供給船隻，得到的利益一多半歸漁戶們作養生之用，這種行爲，那會有人不願意入他沙金港的船幫，只半年的光景，老漁人柴友信手下已經召集了五十多名漁戶，仗着這地方隱蔽，所有的漁船，又從不往海面上去捕魚，柴友信拿出多年的經驗，自己更領頭的操作，把港岔子一帶有淤沙的地方，全開好了水路，這樣沙金港一帶的水道，依然和海面上一樣，不過這條水路迂迴曲折，在入沙金港的水路上，更暗中埋伏下船隻，外來的船若是偶然往裏面來探查，漁戶們趕緊用好言安慰着，把他們擋走，瑯琊島那邊在他勢力正強之時，他們漁業的收入既豐，眼中更看不起會有人在他附近一帶擾亂，柴友信在沙金港立住腳，也是晝夜的不辭辛苦，一面佈置沙金港的船幫，一面教練着一班漁戶們，尤其是秦小龍和柴桂倆，終日的在一

處，秦小龍教給柴桂水面上的本領，柴桂却教給他武功，這樣一來，小弟兄水旱兩面的功夫，全有進步。一幌一年多的光景，這沙金港已經有一百多隻漁船，日子太久了，風聲可就掩不住了，瑯琊島本是不能容人的，只爲老漁人柴友信管理得法，尤其所領率的漁戶們，對於這位首領輕財重義，處處的爲漁戶們的身家打算，只這短短的時光中，這百十名漁戶，上下一心，團結得全如同手足弟兄一般，更是服從老漁人柴友信的命令，雖則全深恨瑯琊島的霸道，可是決不敢私自出港，從來和海面上的船隻沒有接觸，轉年已經到了二月光景，離着清明節近，沙金港這裏常常有外來的船隻，不斷的侵入，雖則沒有鬧出多大是非來，但是沙金港的船幫，再也掩藏不住了，柴友信這天和石忠一商量，我們現在雖則僅有百十隻漁船，可是年輕力壯的弟兄，就有一百多名，這點力量若是運用好了，足可以鬥一鬥老龍王韓大業了，現在本港船幫的聲勢，已然散出去，倘若被瑯琊島知道了真實情況，他若調動起全島的力量來毀我們的船幫，我們這種氣可就散了，還不如即時下手，不要再等待下去了，老弟兄二人計議已定，這天在黎明時候，沙金港響起號令來，召集本港船幫齊隊集合在港口，老漁人柴友信站在一隊隊的船幫前，把自己一身所經歷的事，跟瑯琊島附近十幾個漁村被害的情形，詳細的向一班漁戶們述說了一番，聽得一班漁戶們擰眉瞪目，憤憤不平，老漁人把所有老龍王韓大業剝削漁戶，凌虐漁村，欺壓善良，強梁霸道，每一件事情全是傳揚在沿海一帶，全是有憑有據有事實可查，連自己本身，和秦三立等一班人，被害的慘痛，全詳細的向大家報告了一番後，更向一班弟兄們說道：「大丈夫生在天地間，不能光宗耀祖，顯

親揚名，也應該憑自己血汗之力，掙得一家溫飽，抵禦強暴，保衛自身，我柴友信當年爲得全村的漁戶前途，打傷人命，棄家逃走，已經夠對不住鄉里父老，和我自己的一家人，想不到老龍王韓大業，以一個海盜出身的匪徒，他集合了一班狐羣狗黨，霸佔瑯琊島，把附近十幾個漁村，完全收入掌握，此人手狠心毒，他用種種壓迫的方法，叫那數百名漁戶，完全屈服在他暴力下，用血汗掙來的利益，供那韓大業及一班黨羽們，縱情享受，可憐老蟹灣柴家塢十幾個漁村，所有的老幼，終年過着那種悲慘生活，一個個形同乞丐，可是姓韓的財產日富，瑯琊島中集了多少個江湖上的匪人，助着他強梁霸道，什麼欺天滅理的事全作，我柴友信此番沙金港立這份漁場，我實是爲沿海一帶苦朋友們，伸冤雪憤而來，報私仇洩公憤，不把那老龍王韓大業，和他一班黨羽們消滅了，我柴友信決不放手，我想弟兄們全是熱腸的朋友們，我柴友信要請大家捧我一場，弟兄們可不要畏懼那瑯琊島的勢力大，那韓大業親信的黨羽，不過數十人，他那魚鷹子船幫，大部分還是沿海一帶舊日的漁戶們，那班苦朋友們，全是無可如何，低頭忍受，時時的想在逃出他的掌握，只爲那韓大業手段過辣，弟兄們無法反抗，每次只要逃亡抗拒的，不過多送幾條性命，可憐一班弟兄們壯志消磨，形同牛馬的低頭忍受下來，我柴友信已經查看得明明白白，我柴友信已經這般年歲，我可不能拿着弟兄的性命，爲我自身的私仇，作孤注一擲，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我一家人，已經落得死亡逃散，我焉敢再作那種損陰喪德的事，我已經計劃了不是一天，論我柴友信，和我這老朋友石忠，以及這兩個小孩兒，秦小龍柴桂要想暗入瑯琊島，刺殺韓大業，大致還不會不成

功，不過那只能報了我個人的私仇，死了一個韓大業，還有若干韓大業，依然能繼續他逞凶作惡，我們沿海這些漁村，以及水面上找生活的弟兄們，還有伸冤雪憤的日子麼，此次我柴友信要借着弟兄們的力量，助我成功，動手剪除爲首的幾個人，我們爺幾個足可以擔當，只請弟兄們到時候，聽憑我的調度，爲的是鎮住他那手下一班爪牙們，不叫他們漏網，我們只要一動手，就要把瑯琊島整個兒的推翻，至於那魚鷹子船幫，我們可不能夠盡情殺戮，和他們作對頭，只要把瑯琊島他根據地，給他挑了，我柴友信准保魚鷹子船幫一立時的要報復他們多年來受壓迫之仇，反能助我們肅清韓大業的死黨。我柴友信，在吉林還幹着一個鏢局子，這次的事，我決沒有絲毫的私心，只要能夠把瑯琊島消滅了，沿海各漁村由弟兄們公平論斷，在海面上各劃出地界來，各人整理各人的漁業，我想憑着弟兄們，一個個全是年富力強，在發達漁業上不費吹灰之力，沒有這種惡黨把持剝削，定能夠安居樂業，我們沙金港的船幫，能夠辦出這件事來，試想那多少被壓迫的漁村，誰不敬服，誰不愛戴，我們那時決不和別的漁村，爭權奪利，只要我們船幫能夠在海面上求生活，養家小，於願已足，但不知弟兄們肯和我柴友信作這件驚天動地的事麼？」

八 夜探瑯琊

這百十名漁戶們一個個高聲吶喊：「首領只管放心，我們願意作這種除暴安良，爲我們吃漁業飯的朋友們剷除這個惡霸，從苦海中把一班弟兄們救出來，就是我們全死在韓大業

的手中，是死而無怨，都願意聽從二位首領的命令，你就只管吩咐吧。」老漁人柴友信，和石忠老弟兄二人向漁戶們拱手道：「弟兄們，這分義氣，叫我們太感激了，不過在還沒到了動手的時候，我們先預備一番。」這時柴友信更向大家說道：「我們趁這個時候，倘有工夫充足的預備，我們這大隊的船幫，可不能早早的出現在黃海，瑯琊島放哨的船隻很多，我們的船幫分出四隊，共排一百隻漁船，二十五隻作一隊，由頭目領帶，歸我這位石老弟，石忠掌管，每一隻船上，多預備燈籠火把，更要預備下旗花信炮，各隊裏凡是能下水的，全要水衣水靠預備齊整，在三日後備辦齊了，我們從沙金港設法的把船隊悄悄的移近了瑯琊島附近一帶，因為我柴友信棄家出走時，那韓大業，尙沒霸佔瑯琊島，在當初那本是一個荒島，附近那十幾個漁村，各有一隊船幫，誰也沒理會那個地方，自從他霸佔之後，用着不義之財，把瑯琊島已經改變了面目，我柴友信便先入瑯琊島探查明白，所有瑯琊島的出入要緊道路，和附近通着島內的地方，我把他查看明白之後，然後令首領石忠統率弟兄，各按指定地點集合，在瑯琊島附近幾個漁村外，有幾處港岔子，全是直通海面的地方，我們把船隻分散開，可以開進兩隊去，可是瑯琊島以西，我還沒調查明白，並且船隻也不容過去，我們爺三個是明天先走，只要我們把路徑探查好了，那時改變成商船模樣，分出幾天來，不要同時走，每一隊船經過他瑯琊島時，加倍的送他一份禮物，這是他瑯琊島新近的一種霸據海面的行爲，只要船隻越過了瑯琊島前，我們爺三個自能接應，指定隱匿的地點，隨時傳遞信息，反正動手又在夜間，只要裏面衝天旗花一飛起，或是見到大片的火光，那就是我們爺們

得手之時，所有我們四隊船幫奮勇往裏闖，可是千萬的要高聲喊嚷，我們是爲瑯琊島附近漁村報仇而來，凡是附近漁村的弟兄們，還不趁此時報仇雪恨等什麼，只要有幾十名弟兄首先倡導，反往島內一攻，我們就算大功告成了。一漁戶們個個的靜聽着柴友信的分派，趕到交派完了之後，柴友信默查弟兄們的情形，他們來到沙金港，多年的也攜有家屬，可是此時沒有一個帶出怕死留戀之情，老漁人柴友信十分安慰，認爲自己的心血，還算沒白用，當天又和石忠計劃了一番，老漁人柴友信遂帶着柴桂秦小龍，單預備了一隻極破舊的漁船，把應用的東西全藏在船內，老漁人柴友信是一口金背砍山刀，柴桂是一條蛇頭蟹爪鞭，秦小龍却是一對鑽船鐵拐，爺三個還是各有各人的暗器，不過這種兵刃暗器，現在先用不到，全藏在船中，爺三個駕着小船，先離開了沙金港，他們這船上也沒有打魚的器具，就是經過海面上遇到了瑯琊島放哨的船，這種窮漁戶，並沒有放在他們眼內，並且他們又像是過路的情形，老漁人柴友信，盡力的囑咐這兩個小孫兒，在沒有探查明白了瑯琊島之前，要力斂鋒芒，不可露了形跡，可是這兩個孩子，全是懷着深仇大恨，隱忍了這幾年，雖是這位老漁人柴友信盡力的壓服他們，先前遇到了放哨巡船盤問時，這小哥兩倒還聽說，不肯惹事，冤家路窄，正趕上瑯琊島的船幫，大隊在海面上捕魚，小哥兩個這才略顯身手，懲治了水蠟子周七，老漁人柴友信，竭力的招呼着，這柴桂才算罷手，這爺三個直越過瑯琊島，把這隻小船，隱藏在葦塘中，雖然明知容易被瑯琊島內發覺，這隻破船原本就沒打算要，從荒涼的野中，一直的夠奔了瑯琊島後，查看瑯琊島附近海灘一帶的形勢，老漁人柴友信一看，這附近

的情形放了心，知道這老龍王韓大業，近來是越發的狂妄了，本來數十里內全是他的勢力所及，他雖說是還不時的提防着別處的漁港，有謀奪瑯琊島之心，但是他認定了若非有大隊的船幫，勢力和他不差上下的，才可以作他的對手，所以在瑯琊島附近一帶，反倒沒有多麼嚴厲的防範了，只不過隔了兩箭地遠，按置下一兩隻放哨的船，柴友信認爲這極其容易收拾，最要緊的還是對付他島中一班死黨們，內中恐怕有扎手的人物，把瑯琊島後的形勢查看完，天氣已晚，秦小龍一到了瑯琊島附近，想起了祖母和爹爹當年慘死的情形，立時就要在到島口附近，找他祖母和爹爹埋骨之所，這日正是清明節，柴友信向秦小龍道：「龍兒，現在天色還早，島中不斷的有人出入，我們爺三個此番是圖謀大事而來，你的孝心，我那能攔阻，好孩子先忍耐一時，我領你們到柴家塢，找找那個盟弟楊萬才，回頭叫他買些冥紙，候到起更後，你走到埋葬的地方，焚化紙錢叩拜一番，只盼着我們對於這次的事，能夠順利的得手，報仇雪恨，救了沿海的漁村，那時好好的置備棺木，把你祖母和爹爹的尸骨掘出來，重行葬埋，好孩子，你要知道，你現在還能找你祖母，你爹爹埋骨之地，可是你柴叔叔死在瑯琊島內，尸骨無存，我們爺兩個，又該怎樣呢。」柴友信這個話，越發的引起了柴桂的憤怒，咬牙切齒，指着瑯琊島，恨聲罵道：「韓大業，你這個禽獸，叫你多活一時，等得我柴桂入了瑯琊島，非把你碎尸萬段才解恨。」秦小龍拭着眼淚，點點頭道：「爺爺，我不叫你着急，我聽你的話。」柴友信才帶着兩個孩子，一直撲奔漁村，天色已然黑暗下來，秦小龍此時，還依稀記得自己住的老蟹灣，不知道自己那幾間草房，還有沒有，因爲現在形踪還不

敢過露，也不敢進老蟹灣，去探看自己的家宅，從村後繞過來，到了柴家塢的後村口，老漁人柴友信略辨了辨眼前的形勢，低聲說道：「我離開柴家塢十餘年，想不到眼前所看到的，還是當年氣象，舊日風光，不過太淒慘了，天才黑，死沉沉的連點燈光，全看不見，遠遠的就看到盟弟楊萬才所住的那個院落，柴友信帶着柴桂秦小龍來到近前，恐怕驚動了鄰居們，宜揚出去，於自己不利，遂一聳身，輕輕躍過籬笆牆，小弟兄跟蹤而入，老漁人柴友信走到草房前，用手敲了敲風門，低聲招呼道：「萬才，萬才，這麼早，你睡了麼，快快開門。」裏面立刻有人答應着道：「你是誰」。柴友信在門外低聲說道：「盟弟，你不要害怕，不要吵嚷，我是柴友信回來了。」屋中哦了一聲，似乎十分驚異，跟着把門開了，推着風門黑沉沉中，彼此那辨得清面貌，柴友信往前湊了一步，低聲說道：「盟弟，你只不要高聲，把燈點起來，我還帶了兩個人來。」那楊萬才手忙腳亂的，把火種打着，費了半天事，才把牆上掛的一盞油燈點着，楊萬才仔細往柴友信的臉上看了看，不覺流下淚來，拉住柴友信的手說道：「大哥，我居然還能看見你回來，真想不到，我們柴家塢的人全苦死了，這兩個少年是誰。」柴友信說道：「你全不認得了，這是小孫兒柴桂，這個是老蟹灣，秦三立之子秦小龍，這尤其是你想不到的事吧。」楊萬才看看兩個少年，不住點頭道：「哎呀，他們全長這麼大了，可是桂兒和他媽被逐出柴家塢，居然和大哥你聚在一處，這真是上天不負苦心人了。可是秦小龍，他怎會也在你身邊。」老漁人柴友信這才落坐，把自己的經過，全對這位盟弟說了一番，更告訴楊萬才，此番是潛蹤隱跡來得這裏，我也爲的是先看了我自幼生長的

故士，更爲的是問問村中情形如何，我們此來要爲我們沿海漁村報仇雪恨，不把這個惡魔除掉，我們爺三個決不放手了。楊萬才驚惶失色帶着很害怕的情形，向柴友信道：「大哥，你我是結盟的弟兄，情同手足，你已經在外邊又闖了這麼些年，老龍王韓大業未可輕敵，大哥，你可千萬要慎重行事。」老漁人柴友信道：「盟弟，這些事，我也不便對你細講，我們若沒有剷除他的力量，決不願意枉送性命，盟弟你放心，決不會連累你。」楊萬才立刻面色一沉，向柴友信道：「大哥，你這叫什麼話，你是沒看到我們村中的情況，我們現在全過的是什麼日子，整天在愁苦中掙扎着，只盼有一天老天睜眼，惡人遭了天報，我們這十幾個村莊，受盡了欺凌壓迫，整天挨着一半餓，還不知那一時禍事臨頭，大哥，你連累我什麼，我還怕什麼，我身體還健壯，可是你弟妹，却是老疾纏綿，我那麼年輕力壯的兒子，水面上幹起活來，比誰都強，可是現在連爹娘全不能夠養活了，我們晝夜的盼望着，只要我們柴家塢的人能翻過身來，不再受這種惡氣，像我這種年歲死也甘心，我是怕大哥你力量不夠，爲什麼白把老命搭上呢」。老漁人柴友信點點頭，帶着誠意的語聲說道：「盟弟你只管安心，等待着恢復我們漁村，舊日的風光，此番我要竭盡我們所有的力量，跟老龍王韓大業週旋一下，天地間若還有公理正義在，我想韓大業也正到了他覆滅之時。」更把這兩個孩子近年來所學的本領，也告訴了盟弟楊萬才。說話間，這柴家塢遠遠的一陣犬吠之聲，老漁人柴友信，向柴桂一揮手，叫他出去看看，柴桂不大的工夫翻回來，向祖父報告，正是白天海面懲治的那個周七又來了，老漁人柴友信向盟弟楊萬才，附耳低聲囑咐幾句，楊萬才微微一笑，

這才出去對付那水蠍子周七，這兩個小弟兄，一直的把周七戲弄個死裏逃生，那秦小龍正看到這位盟爺楊萬才屋中還放着上坟祭奠用的冥紙，因為他也正要祭掃坟塋，只爲老妻病着，沒有工夫去，秦小龍正好借用，他找尋到當日祖母和爹爹埋骨之處，痛哭祭奠一番，水蠍子周七正逃向這裏，他這才現身把周七吓得死了過去，小弟兄回轉了柴家塢，向柴友信報告了經過，柴友信向兩個小弟道：「今夜這場事看起來，我們不可過分輕視了這羣惡黨們，現在我們下手更不能過分延遲，水蠍子周七，今夜竟會尋到這裏，此人的難惹，也就可想而知，何況老龍王韓大業，近年來拿着漁戶們血汗所得，他結交了一羣江湖匪類，我們先得探查瑯琊島全窩藏着什麼人，咱們爺三個也得試試自己的力量，再行大舉破他瑯琊島，不過你們入瑯琊島，可不許輕舉妄動，我們只能暗中查勘他內裏的人物，和出入的道路，不可早早的露了形跡，打草驚蛇，反叫他們有了提防，往後的事，可就不好下手了。」柴桂和秦小龍答應着各自收拾兵刃暗器，老漁人柴友信是一口金背砍山刀，一槽瓦面透風鏢，柴桂却是一條蛇頭蟹爪鞭，六支喪門釘，秦小龍，一對鑽船鐵拐，一囊飛蝗石，爺三個結束停當，囑咐楊萬才，只管安心歇息，不用擔心，他們總然對這裏疑心，再來搜查，也得明天了，老漁人柴友信帶着柴桂秦小龍離開柴家塢，從漁村後面繞着直奔瑯琊島，這裏可全有人把守着，這瑯琊島雖是一個水港船隻出入的地方，但是貼近漁村一帶全是陸地，只要闖進了這道口門子，就算進了瑯琊島，魚鷹子船幫大隊的船隻，全在島內，靠口門子這裏只有四隻漁船，常川守衛，靠島口高處更懸着兩盞極大的燈籠，柴友信帶着小弟兄貼着島邊，爺三個仗着身形

巧快，閃展騰挪的躲避開口門子陸地上守衛的弟兄，竟是闖進瑯琊島口，爺三個各自找隱身的地方，先查看眼前的形勢，莫怪外邊貼近島邊守衛的不甚嚴厲，趕情一進口門子，除了一片突起的山岩，眼前是一片汪洋大海，裏面佔得地勢極大，只要往島裏去，非得有船隻送進去，貼着口門子一帶，雖有停身的地方，往外出去三四尺，就是島內的水港，這個完全仗着輕身術，從他這一帶漁船的船頂上翻進去，若不然就得從包圍島內四週的懸崖峭壁上走，那比較着又費手脚又危險，老漁人柴友信，看了看眼前情勢，倒還沒有什麼爲難，爺三個全是水旱兩面的功夫，被迫到不得已時，還能下水，從水中依然能夠進島去，老漁人柴友信向柴桂秦小龍一揮手，各自把身形隱起，在大隊船幫，一排排的船隻，全沿着山根底下排着，每八隻船有一支桅竿上排着紅燈，因爲這差不多也到了三更左右，所有漁船上的漁夫們，早已入睡，一片黑沉沉，這爺三個各把身形施展開，從這漁船的船頂子上，倏起倏落，腳底下全加着十二分小心，不叫帶出多大聲息來，貼着左邊山壁下，一連翻過十幾排船頂子，已經到了島內貼近陸地的地方，老漁人柴友信頭一個從船頂子上聳身飛縱，落在岸邊，這兩個小弟兄也是跟踪而下，耳中聽得裏面梆鑼不住響着，梆鑼的聲音，還不只是一撥，往前面望去，從水邊往裏出去，有一二十丈遠，這片陸地上到處有高大的樹木，一株株蒼松翠柏，全是數百年的樹木了，從樹隙間望到裏面，有一段高大的木柵牆，橫斷這片陸地，老漁人柴友信向這兩個小孫兒招呼着道：「你們看看這個惡魔老龍王韓大業，這些年來，果然把他勢力造成了，島內竟是建築起這麼大片的柵牆，這一班狐羣狗黨們，定然全在裏面，我們各自小心

些，往裏面搜索探查一下，沒有我的招呼，可千萬不要動手。」柴桂秦小龍答應了聲，老漁人柴友信穿着一片的樹林，一直的撲向柵牆前，這段木柵雖沒有多高，也就是一丈二三尺左右，可是東西出去有數十丈遠，這柵牆大約和兩邊的山壁，連結到一處，柵門一閉，內外隔斷，柴友信隱身樹後，見當中兩扇高大的木柵門關閉，可是柵門兩旁掛着四盞燈籠，隱隱的見柵門口內，有刀光閃動，柴桂秦小龍，也發現內裏有人把守，秦小龍低聲向柴友信道：「爺爺，你等待着，我把裏面這兩個小子誘開，你們爺兩個，不要等待，先翻進柵牆，我也跟着，就可以翻進去了。」那柴桂在這種地方，焉肯落後，說了聲：「小龍弟，我也幫你個忙。」這兩人矮小的身形閃動，從樹後往柵門前欺過來，柵門裏兩個短衣壯漢，各提一口刀，來回走着，秦小龍離開他們有丈餘遠，一聳身，竄上了木柵牆，身軀縳在上面，伸手抓出一塊飛蝗石來，一抖手向這兩個守門的弟兄，兩邊打去，這塊飛蝗石出去，足有兩三丈遠，砰的打在沙石地上，那兩個守門的弟兄一驚之下，全把提着的刀，換到右手中向前查看，這秦小龍果然好的胆量，那柴桂此時也跟蹤翻上柵牆，這兩人毫不遲疑，竟要撲過去，把兩個守門的先收拾下來，那知這時忽然西邊の木柵門，嘎叭嘎叭一陣暴響，碗口粗的木柱子，好像要折斷似的，兩個守門的弟兄，驚疑得全出了聲，提着刀緊跑過去查看，秦小龍柴桂也是驚疑止步，老漁人柴友信此時也趁勢翻上柵牆，耳中也聽到兩邊木柵暴響之聲，更看到小弟兄的情形，是要往柵門那邊撲，老漁人柴友信趕緊飄身而下，伸手把秦小龍左臂抓住，用沉重的聲音，說了個：「走」字。秦小龍不敢不聽老人家的吩咐，先後騰身而起向

裏面竄過來，柴桂也跟蹤趕過來，離開柵門數丈遠，貼近柵門一帶，也有七八株大樹，當中是一條丈餘寬的道路，用細石沙子舖得平整異常，這爺三個先把身形隱住，回頭再看柵門那裏，只見那兩守門的弟兄正在抬頭向木柵上查看，可是那邊除了兩個提刀壯漢之外，一點別的形跡沒有，老漁人柴友信暗想真是怪道，這情形好像是暗中幫我們爺三個的忙，此時因為查看不出一點可疑的情形來，好在已經避開了守衛的壯漢們，暫且不去管他，再往這裏面一打量時，只見一片片的，瓦窖似的房屋建築得十分齊整，有的地方屋頂上現出燈火之光，顯得下面還在沒入睡鄉，柴友信帶着小弟兄，經左邊隱藏着身形，直撲一片高大的院落，可是往裏面走時，發現直通裏面這條道路上，也有巡查壯丁提着刀緩緩的在道路當中往前走，一撥撥巡更的圍着一處處的宅子轉，老漁人柴友信，向兩個小弟兄揮手示意，要提防着他這裏暗地有人巡查，爺三個不能聚在一處分散開，只要離得不太遠了，遇到了變故時好互相援應，來到偏東的這所宅子前，看了看牆頭上並沒有障礙，老漁人柴友信頭一個往起一聳身，單臂跨牆頭，探身往裏查看，只見牆內黑沉沉的，貼近牆邊的房屋，燈火頗暗，靠近牆下是條更道，可是往這宅子的當中看去，尚有大片燈火之光，照到黑沉沉的天空中，這時柴桂秦小龍，也隨着柴友信翻上牆頭，柴桂揭起一塊瓦片，向下打去，聽了聽下面是實地，這爺三個一同翻進，落到箭道中，這正是貼近前面大牆的轉角一帶，柴友信向小弟兄一揮手，各自縱身翻上對面的屋頂，老漁人柴友信向兩個小弟兄，先附耳低聲說道：「我們此番淌進瑯琊島來所注意的是我們的冤家對頭老龍王韓大業和親刀子侯泰，水蠟子周七，那周七已然驚吓

過度，一時他還沒有什麼作爲，不過我們要探查明這三人住居的所在，可是老龍王韓大業手下，可有幾個武藝最高的江湖道中人，我們現在可能和這班人動手，今夜我們到這裏來，只要全看清了他們居住的所在，然後再想下手之法，現在我們在這個宅子內，可以分頭搜索，大致的情形，這決不是韓大業住的地方。」秦小龍低聲答道：「爺爺放心，我們決不會悞你的事。」這兩個孩子別看年歲不大，全是胆大心細，小弟兄二人一打招呼合在一處，順着屋頂往後面撲去，身形輕快，腳底下一點聲息沒有，老漁人柴友信看看這兩個孩子，不禁點頭嘆息，這時自己撲奔這宅子的當中，貼近他大門的迎面，有一排房屋，却是黑沉沉沒有燈火之光，可是靠着大牆下，却有脚步之聲，知道這個宅子內，也有巡查守夜的人，老漁人柴友信翻過正面的一排房屋，到了這宅子的中院屋頂上，只見這裏是一段三合房，他這段房子，是按着外面那條大道建築的，房屋是以東爲上，正面上排三間高大房屋，建築得雖不講究，可十分堅固，在正房前，柱子上掛着兩支燈籠，門窗上的燈光頗亮，裏面却有口音不同的人，在說着話，仔細查看了一下，幸喜院中無人，老漁人柴友信從北廂房上面繞過來，靠東北角正有一個夾道，是緊靠正房的房山這裏，黑黝黝的，燈光也照不到，老漁人柴友信隱身在暗影中，輕着脚步，貼近窗前。

九 小龍陷敵

這時屋中人說話的聲音，越發聽得清切了，柴友信遂把窗紙輕輕的點破了一小孔，鈔一

目往裏查看，只見這屋子，是一通連的三間，裏面的陳設倒也十分整齊，點着四盞蠟燭，在迎着門，放着一張八仙桌，坐着三個人，迎面上一個五旬左右的壯漢紫臉膛，兩道重眉毛，兩目神光十足。左右各坐着一人，靠左邊的身量高大，相貌粗魯，說話的神情，尤其是狂妄，指手劃腳，靠右邊坐着一個身形瘦小，年紀也就在三旬左右，短眉毛，三角眼，一臉的奸滑之氣，在腦門子上漲着一片白癩瘋，正面那個口操着河南口音，向那個聲音粗暴的道：「邱二弟，事情也別看得那麼大意了，周七爺的話，固然是有些靠不住，咱們全是江湖上跑腿的，裝神弄鬼這些手段，瞞不過咱們去，不過據周七所說的情形，我們可要注意些，我認爲實是有能人暗中捉弄他，咱們弟兄既來到瑯琊島，我宋雅堂有什麼說話，說實在的咱們和島主沒有過命的交情，不過咱們也得想想來到瑯琊島好幾年的工夫，島主待咱們實不含糊，真要是瑯琊島叫人動了，請問咱們弟兄是幹什麼的，跟斗可栽不起，邱二弟，論起咱們弟兄合在一處，任憑他什麼樣扎手人物，咱們也敢鬥一鬥他，不過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咱們別等島主發話，有什麼事就得往咱們身上招呼，我看夜間連島口全得加緊的防範一下，邱二弟，要叫你說，沒有那麼大膽子的敢到瑯琊島來捋虎鬚，可是據我看假如有人暗中侵入，動了瑯琊島的一草一木，咱們弟兄還有什麼臉面，在這裏呆着。」說到這，更扭頭向右邊那個三角眼的說了聲：「崔四弟，你說是不是。」老漁人柴友信一看，這三人的相貌，以及素日所聽到瑯琊島著名的人物，知道這個發話的，就是河南衛輝府雙刀宋雅堂，此人的武功本領，在江湖上，頗有些名頭，那個粗暴的漢子，定是登州府鐵胳膊邱登榜，那個短小精悍的

定是白花蛇崔興了，這裏邊只短一個河北大槍劉，老漁人柴友信十分欣幸，沒費什麼事，就先遇到了瑯琊島內一班匪黨們，這時聽那鐵胳膊邱登榜，哈哈一笑道：「宋二哥，固然是我們得提防着，可是叫我邱登榜看來，真有那胆大包天不怕死的，敢來瑯琊島擾亂我們，他那是不要命了，有我邱登榜在，管叫他來一個送一條命，整天在島裏呆得我也膩了，我倒真願意見識江湖上人物，叫他也嘗嘗我邱登榜，這條鐵胳膊是什麼勁兒。」那個白花蛇崔興手按着酒杯，帶着冷笑看着邱登榜，他一語不發。這時雙刀宋雅堂道：「劉老師，怎麼到現在還不來，候二爺把他請去商量什麼，我們回頭分頭的巡查內外，好在我們白天又沒有什麼事，整天的歇着，明天我們打發幾個精明強幹的弟兄們，注意的查看着，附近這幾個村莊，有什麼可疑的人沒有。」柴友信聽到這雙刀宋雅堂說話的情形，知道此人是江湖上歷練多年，頗有些心胸計劃，想下手收拾韓大業，必須先把幾個人收拾了，才能動手，自己暗打主張，仍然聽着他們講說什麼，那個鐵胳膊是一派狂言，任誰也沒看在眼中，這時老漁人柴友信耳中，忽然聽到靠後面一片呼噪之聲，老漁人柴友信一驚趕緊撤步，可是屋中那個白花蛇崔興，身上是真快，柴友信往後退出兩步來，往黑影中隱身，那白花蛇崔興，已經一個箭步，從屋中竄出來，風門一點沒帶出響聲來，老漁人柴友信一看情形不好，伸手按刀，剛握住刀柄，要往外撒刀的工夫，可是白花蛇崔興，竟沒發現自己，他往院當中一落，一擰身，竟往正房的屋頂上竄去，老漁人柴友信又把手停住，沒把刀撒下來，身軀往旁一貼，提防屋中那兩人再往外闖，那知道白花蛇崔興，才往房頭上一落，他竟口中哦了聲，沒喊出口

來，身軀一翻從上面倒栽下來，仗着他身形靈巧，往地上一落，身軀只往後倒坐一下，雙手一按地又騰身躍起，此時屋中一陣兵刃響，那雙刀宋雅堂和鐵胳膊邱登榜，全提着兵刃從裏面闖出來，宋雅堂就向白花蛇崔興問：「四弟怎麼樣。」白花蛇崔興帶着十分憤怒，他此時把腿筒上的手叉子撤下來，向宋雅堂邱登榜招呼道：「這可是說什麼有什麼，我也要活見鬼，崔四爺就是不信這個，宋二哥，趕緊上，後面怕有毛病了。」說話間白花蛇崔興，仍然是往房頭上竄去，宋雅堂提着雙刀，邱登榜是一條竹節鋼鞭，那宋雅堂是跟着崔興的後蹤，也翻上房頭，可是那鐵胳膊邱登榜，不知他是竄縱術不成，還是故意的，他竟是撲奔了西北角這個小夾道，這是通後院的一個小門，老漁人柴友信隱身在暗影中，因為屋中人已經全出來，他不願意此時露面，所以決不肯動手，就在遲疑間，耳中更聽得角門外，也有腳步的聲音，鐵胳膊邱登榜更往這裏闖來，這一來算是把老漁人柴友信算是擠在這，柴友信心想該着你倒霉，這我可得先料理你了，二次伸手拉刀，要給邱登榜個猝不及防，把他料理在這再說，邱登榜提着竹節鋼鞭，騰騰騰往夾道這邊緊跑過來，那知他才到廂房轉角這裏，突然一仰頭，「啊」了聲，身軀一撲險些摔倒，一條髮辮，挺長的絲線辮穗，不知被什麼排了一下，幾乎把頭髮全拔下來，這邱登榜原本就粗暴，操着登州府的口音不住的罵着，他回身看了看身後任什麼沒有，遂把辮子盤起，就在這一剎那間，老漁人柴友信更聽到角門外，靠後面一陣哎喲咕咚，似乎有人摔倒，柴友信見有機會可乘，腳下一點地，已經竄出這個小門外，這裏是一條很長的夾道，見面前不遠一個壯漢，正在掙扎爬起，一隻紙燈籠摔在地上，

已經燒着，柴友信擔心着兩個孫兒，恐怕他們落在這些匪黨手中，略一張望，竄上北邊一帶矮房，剛往屋頂上一落，從正房後坡那邊，飛縱起一人，腳底下帶了聲音，他是正從後面撲回來，老漁人柴友信身形趕緊往下一伏，可是那邊的人，竟是發聲招呼道：「相好的，四太爺早看見你了，你還往那兒走。」話聲中，正是那白花蛇崔興，他竟從後院的屋頂翻回來，看到夾道這邊矮房頂有黑影一現，可是他並沒看真切，白花蛇崔興手中提着手叉子，他往這邊縱身時，突然迎着他面前，從左往右喇的一條黑影過去，吓得白花蛇崔興往後一仰身，再查看這條黑影時，已經不知去向，白花蛇崔興他出身，本是綠林道，原本就是個飛賊，他這輕身縱躍的功夫，在瑯琊島中，就數他本領最大，他此時眼前所看到的，真叫他驚異萬分，他就不信武林中會有這麼快的身法，連這黑影的身形長短，全沒看出來，他這裏一遲疑被阻擋之下，老漁人柴友信從北面矮房的後坡，縱身向後竄去，兩下裏動作全不過是剎那之間，柴友信避開了這個白花蛇崔興，眼中望到這片宅子的後面，一片燈光，人聲吶喊，老漁人柴友信知道兩個小孫兒，一定是出了事，伸手把刀撤下來，向後面人聲處撲過來，一連翻過兩處屋頂，遠遠的屋面上兩條黑影縱躍如飛，向這邊撲過來，老漁人柴友信趕緊一伏身查看來人，只見前面這個矮小的黑影，腳底下比較快，柴友信已經辨別出，正是秦小龍，他往這邊屋頂上一落時，順手揭起兩片瓦，回身向後面那人打去，跟着已經竄了過來，柴友信趕緊低聲招呼了聲：「龍兒，我在這裏。」那秦小龍聽見柴友信的招呼，後面那人雖則沒被兩片瓦打傷，可是身形這一停頓，已經落後了兩三丈遠。這時後面連續着胡哨

一聲跟一聲的響着，秦小龍匆遽的說了聲：「爹爹隨我來，柴桂尙沒退出，咱們等可從後面往裏闖。」此時柴桂不見蹤跡，老漁人柴友信十分着急，可不便再出埋怨的話，這秦小龍在頭裏引導，從黑沉沉的房頂上連翻過兩處小院，竟轉到這宅子的最後面，柴友信這時，也只得跟蹤而上，從窗面的大牆轉過來，直撲這宅子的正房，才從房後坡一着腳時，聽得下面一片叫殺的聲音，秦小龍和柴友信爺兩個往前看時，只見院內已經聚集着十幾名匪黨們，可是那情形是十分不利，他們手中有的舉着燈籠，有的舉着火把，就在柴友信和秦小龍查看的一剎那間，燈籠和火把滿處亂飛，有的被打得火星飛濺起多高，完全是被碎磚碎瓦暗中襲擊，可是再查看柴桂的蹤跡，隱約的似乎看他從東南角那邊的箭道退去，可是後面已經緊跟過去兩個匪黨，見內中一個正是那雙刀宋雅堂，後面一個提着一桿大槍，這院中的迎面正房台階上，站定一人，他正在指揮着手下的黨羽們，手中提着一口刀，這時此人竟低聲向身旁幾個黨羽們，吩咐一番，情形詭秘，這人跟着提刀也向前追去，這院中已經有數名匪黨，頭破血流，可是胡哨的聲音，一聲比一聲緊，並且四週全起了接應的聲音，老漁人柴友信向秦小龍說了聲：「事已至此，無可如何，我們剪除不了惡黨，難道真個落在他們手中麼。」柴友信立刻提着金背砍山刀，往房後坡一長身，竄到正房的房山這邊，在房頭上聳身，已經翻到南面的廂房屋頂上，秦小龍把一對鑽船鐵拐，也從背後撤下來，一邊跟隨柴友信往前追趕，一邊低聲說道：「爺爺，可不要怨我們惹事，這裏大約正是那親刀子候秦住的地方，他們竟敢暗無天日，欺天滅理，這一羣萬惡賊子，萬留不得了。」柴友信答了聲：「好，咱們

爺們總然事情不成功，也得多殺幾個惡人解恨。」趕到連翻過兩道院落，那知道，人已經不知逃向那裏。這時柴友信秦小龍，已經轉到這宅子的南面，柴友信壓刀仔細查看，辨別着胡哨的響聲，只見這所宅子前，寬大的一條道路上，兩邊盡是松柏樹，只聽見胡哨之聲，也不見燈火，也不見人跡，仔細的辨別了一息，老漁人柴友信向秦小龍道：「你仔細一聽，偏着西北一帶，胡哨聲緊急，我們對於烏內道路生疏，柴桂恐怕要上了他們的當，龍兒隨我來。」柴友信壓刀飄身而下，秦小龍手提雙拐跟蹤而進，那知道剛從松柏樹的夾道隙中竄過來，往當中的那條寬大的道路一落時，猛然聽得樹頂子上，嘎叭嘎叭連響了兩聲，嗖嗖的一連三四條弩箭射來，幸爾這爺兩個沒欺近了，彼此相隔開四五尺遠，柴友信把金背砍山刀揮動，秦小龍一對鑽船鐵拐上下翻飛，撥打着樹頂子上所射下來的弩箭，已經衝出了這條道路的對面，可是秦小龍竟在往前闖着，他猛然把身形施展開，忽東忽西，從這一排大樹的樹幹後，一連幾個轉身，樹上隱身的匪黨，所發的弩箭再也找不準他，這秦小龍深恨匪黨們暗中算計，他從這條大道的西邊，猛然一個箭步，從樹幹後，再退回來，竟又落在東邊的一株大樹下，這秦小龍真是胆大包身，因為上面弩箭連續的射下來，已被他查出隱身匪黨的蹤跡，他竟把一對鐵拐合在手中，更仗着身形矮小，縱躍輕靈，往起一聳身，已被他抓住了一根粗樹杈子，這一對鐵拐，運足了腕力，猛然砸去，上面伏守着一名弩箭手，趕到發覺有人攻上來，再想動手時，這對鐵拐已然砸到，噠喳噠一陣暴響，枝折葉落，竟把上面這名匪黨砸下樹去，砸得他骨斷筋折，這一來，附近潛伏的匪黨們，無意中全把形跡現露，招呼伙伴

們救自己的人，秦小龍輕輕一飄身，落在樹幹後，跟着從附近的樹頂子上，一連翻下三名，全是各提着一支匣弩，秦小龍心說好厲害的侯秦，只這麼一個漁戶的頭目，就有這種勢力，他們簡直是比海盜還厲害了，這三名匪黨一下來，可遭了殃，秦小龍把飛蝗石看準了他們，抖手打去，一片哎呀喊叫之聲，被他動手之間，打倒兩個逃走一名，秦小龍不敢過分耽擱，這才竄過眼前這片大道，直撲西北，往前出來沒多遠，一片黑沉沉暗影中，兵刃連響，他縱身過去，仍然隱蔽着身形查看時，竟是老漁人柴友信和兩名匪黨那兒動上手，可是依然不見柴桂的蹤跡，秦小龍看祖父的情形，不致於對付不了匪黨，自己竟是從這動手的一班人旁邊繞過去，仍然搜尋柴桂的蹤跡，一連穿過好幾片房屋，可是這一帶連一點燈光沒有，胡哨聲雖則不遠，可是查不出匪黨們隱身的所在，貼着一片石牆走過來，遠遠已經聽到暗影中，有人喝喊着：「小輩，你還往那走。」耳中聽得嗖嗖的飛箭連續的射出來，齊向前面一條岔道射去，秦小龍就知道柴桂是被人誘到這裏，已經受到包圍，他查看這附近一帶的形勢，知道暗影中和樹木後全隱蔽着匪黨們，秦小龍一看這種形勢不好，自己明知這一帶全有潛伏人的把守，他們只閃開當中的一條岔道，柴桂是分明隱入這條死路上，秦小龍奮不顧身，他知道當中這條道上定有埋伏，並且是暗中匪黨冷箭攻擊的地方，他掌中壓着雙拐，脚下用了力，竟從道旁黑影中樹林下猛撲過來，果然這裏全有匪黨們潛伏堵截，可是秦小龍仗着身形輕快，手底下這對鐵拐足以對付他們，一連從樹後撲過兩個匪黨來，掄刀就剝，秦小龍並不戀戰，只把鐵拐揮動，封攔格架，崩砸點打，鐵拐翻飛之下，只六七個照面，已把

兩名匪黨全打傷逃去，秦小龍向前猛撲，嗖嗖的一連幾個縱身，已經連竄過十幾丈來，耳中忽然聽到哎喲一聲，並喊着：「好小子們。」這聲音分明是柴桂發出來的。秦小龍在急怒之下，竟是高聲招呼：「桂哥哥，你在那裏。」他口中在問着，身體已經順着聲音撲過去，秦小龍見黑影中有一條矮小的黑影踉蹌往前撞，身軀似乎已經躍不起來，秦小龍往前一縱身，竟覺得腳底下有軟東西一絆，驀然警覺，這是絆馬索，串地錦一類的東西，秦小龍在急怒之下，他把手中的雙拐猛往地上一穿，雙臂用足了力，猛往左右一退，砰的一聲，竟把地上的繩索崩斷一大片，他口中在招呼：「柴桂向這裏來。」可是他跟着往前緊趕了幾步，還得用鐵拐撩地下的繩索，這時嗖嗖的一條箭跟一條箭的射過來，秦小龍竟是看到柴桂在五六尺外，身軀向地上一倒，秦小龍不顧一切，猛往前一縱，往前一落時，可是肩頭後竟被一支箭射中，秦小龍竟是咬着牙，忍着疼痛，這支箭穿着皮肉過去，他一把，竟把柴桂抓住，知道他腳底下被繩索擄住了，他竟是低聲喝叱：「你還不用槍頭劃斷等什麼。」這小弟兄吃虧也就在所用的兵刃不得手了，一句話提醒了柴桂，他趕緊用蛇頭蟹爪鞭，前面那個槍頭子，往地上用力一劃，喳哧的一連劃斷了四五根繩，秦小龍此時傷痕、疼痛得幾乎不能支持，這時柴桂却借着秦小龍之力，挺身躍起，退出數尺來，他把那蛇頭蟹爪鞭又揮動，秦小龍忍着疼痛，向柴桂招呼：「桂哥，這條道的當中走不得。」但是暗中伏守的匪黨，冷箭和暗器，連續打過來，不容這小弟兄往旁闖，柴桂此時腿肚子上也受了傷，他的傷痕還輕，可是秦小龍背後這麼重的傷，竟不肯說出，一前一後猛往道旁衝過來，跟着道旁草堆中，唰啦一響，立

刻三條花槍，齊向柴桂身上刺來，柴桂把手中的蛇頭蟹爪鞭雙手握着鞭，猛往外一崩，身形斜着一轉，這條蟹爪鞭，已經掄出去，對面當中一名匪黨，閃避不及，已經被這支蟹爪抓在地面上，一聲慘叫，把整個的臉全給他抓亂，這名匪黨慘死在鞭下，旁邊那兩名黨羽，兩條槍，一連唰唰，就是兩槍，秦小龍往身後撲到，雙拐掄起，照定左邊這條槍砸去，竟把匪黨這條槍砸出丈餘遠去，跟着左手的鐵拐往外一遞，他這種拐是水中動手用的，拐頭全是判官筆形，左臂往外一抖，一個夜叉探海式，這一鐵拐把匪黨穿個透心，連喊也沒喊出來，身形倒入草堆內，右邊一名，托槍逃走，可是胡哨聲，連續吹起，這時柴桂却向秦小龍招呼聲：「小龍弟，爺爺在那裏。」秦小龍此時聲音全有發顫，答了聲：「就在前面，大約動着手。」說話間柴桂已經縱身竄出去，可是此時秦小龍，因為背上疼痛厲害，身形已沒有先前那麼輕靈巧快了，柴桂一連兩個縱身，已出去四五丈遠，秦小龍穿着道旁的亂草，才走出一兩丈來，突然斜刺裏，竄出一人，一對鐵坯杖，擡頭蓋頂向秦小龍打來，秦小龍此時傷痕作痛，可不敢用鐵拐硬接硬架了，身形往旁一閃，還想用掌中鐵拐往前遞，可是來人這對鐵杖，往下一落，跟着一坐腕子，這對鐵杖，唰啦的掃着草梢，向秦小龍雙腿橫碾過來，秦小龍一聽鐵杖往下落的聲音，就知道這對鐵杖太重，只要被他打上，就得骨斷筋折，秦小龍趕緊用力一聳身，向外一縱，可是這個動手的，正是那鐵胳膊邱登榜，他手底下這份凶狠，並且安心要逼迫秦小龍雙鐵杖掃空，可是他竟用連環進招的身法，隨着雙鐵杖向左盤旋，跟着一個翻身，鐵杖又趁勢的帶過來，狂風掃落葉，仍然向秦小龍的雙腿上捲，秦小龍二次騰身，

再往後退，趕到身形再往下一落，立刻覺得脚底下一軟，無奈他受傷之下，提不住氣了，再往起拔，已經拔不起來，吭喳吭喳一陣亂響下，身軀已經陷下去，竟是砰的一聲，落在下面一個網兜子內，這個邱登榜，竟喊了聲：「小子，你也會上了當，把亮子掌起來。」他在高喊中，四圍的樹後草堆裏，立刻竄出六七名壯漢來，立刻點起好幾處火把照耀着，可憐秦小龍被獲遭擒，跟着四面的火把齊舉，一處處高喊着搜尋奸細，別叫他們走了，一剎那間，這瑯琊島內，到處燈火齊明，那柴桂他因為不知秦小龍已經受傷，在這種危險時間，更不能時時回頭看，得提防着冷箭，趕到秦小龍被迫落到陷坑裏，這邊吶喊捉住人了，四下掌起火亮子，更有人在高聲喊：「那個老頭子，可沒逃遠了，趕緊的守住島口，他飛不出去。」柴桂再想接應秦小龍，已經闖不過去了，本來今夜的情形，只能暗中下手，並且也沒預備，今夜就動手攻他瑯琊島，所有沙金港的船隻，也沒有調度齊，柴桂便趕緊往暗處隱身，那老龍王韓大業此時也帶着二十多名精壯弟兄，各持刀槍棍棒，舉着燈籠火把搜尋過來，柴桂趕緊向暗處隱身，悄悄的翻上一株大樹頂子上，仔細查看，此時秦小龍已經被匪黨們，從陷坑中把網兜子提出來，六七樣兵刃監視着不准掙扎，已經被匪黨們捆綁，生擒活捉，老龍王韓大業，他正願意留活口，好審問口供，追查來源。柴桂此時可急死了，在樹頂子上，眼看着小龍弟弟被一班匪黨們押解着往後面走去，現在匪黨衆多，全驚動起來，要想救秦小龍，不過是徒送性命而已，一片燈籠火把過去，跟着又有人過來，向前面收拾那陷坑，可是聽匪黨們呼喊的情形，爺爺並沒有落在他們手中，柴桂輕輕的從樹頂子上下來，躲避着一隊隊的匪

黨，從一片房屋後，暗影中轉過來。自己剛要翻上牆頭，向高處查看，猛然身旁一條黑影嗖的過去，柴桂大驚之下，他趕緊提着蛇頭蟹爪鞭縱身追過來，要查看是何人。可是那條黑影，竟在前面忽左忽右，也是盡走的是暗影中，一連的轉過好幾片房屋，前面已經離着那條大路不遠。柴桂忽然見那條黑影蹤跡不見，自己也猜不透是敵人，還是祖父，正在暗影中遲疑張望，突然大樹頂子上，唰啦一響，從上面落下一人來，柴桂往後一撒身，預備動手，只聽這人低聲招呼道：「桂兒麼，我在這裏。」

十 變生肘腋

柴桂趕緊的縱身竄過來，拉住了祖父，不敢高聲，低低說道：「爺爺，這可怎麼辦，秦小龍被獲遭擒了。」老漁人柴友信，亦嘆息着說道：「桂兒，今夜的事，我也沒想到，弄到這麼個結果，現在不用担心，我想龍兒還不致於就有危險，我們形跡雖已敗露，我雖然已經跟島內的匪黨動過手，可是始終我也沒報出姓名，他們也沒辨清我的面貌，這也算給老龍王韓大業送個信兒，已經有人在存心要對付他，秦小龍十分聰明，也很能說話，不過叫他受些苦惱，那是沒辦法的，我想老龍王韓大業，定要從他口中取供，所以現在決不會要了他的命，事已緊急，天光不早，我們得趕緊退出島去，立時召集我們沙金港的船幫，預備動手。」柴桂此時却哭着說道：「爺爺我不走，小龍弟爲了救我，他才失陷在匪黨手中，我們爺兩個此時逃出島去，太對不過他了。再說我爺兩個有何面目，見小龍的母親，和石爺爺，我要留

在這裏暗中保護他，只要他們敢殺害小龍弟弟，我跟他們拚了。」老漁人柴友信嘆了一聲道：「桂兒，小龍此番隨着我來，他的生死安危，全託付在我手中，他若有了什麼危險，我老頭子決不活下去，此時天光已經快亮，我們爺兩個人單勢孤，我們須得從大處着想，咱們爺三個弄個同歸於盡，於大事反倒有了極大的影響，你別急了，還有一百多名年富力壯血氣方剛的弟兄們，我們的船幫已然發動，事情是非作不可，他們的生死存亡，也全在我們爺們的手中，好孩子，你聽爺爺的話，現時我們先退出去，小龍的生死，只能聽天由命，只能保全這一天，能夠到明天晚間，也就是我們和瑯琊島爭生死存亡之時了。」老漁人柴友信方說到這句，話沒落聲，突然聽得身後遠遠的有人說個「好」字。老漁人柴友信壓刀轉身，柴桂抖蛇頭蟹爪鞭，爺兩個搜尋查看時，附近一點蹤跡沒有，聽發話人的口吻，又不像是瑯琊島的敵人，驚異之下，老漁人柴友信自言自語叫了一聲，向柴桂道：「桂兒，我覺得今夜除了我們爺三個之外，似乎尚有人暗中相助，這眼前發話的人，分明並無惡意，桂兒你看天色不早，轉眼可就要亮了，我們不趁此時退出島去，難道就全毀在島中了麼。」柴桂也叫萬般無耐，擦擦眼上的淚，回頭又望了望瑯琊島裏，戀戀不捨，心裏惦着秦小龍，只好隨着爺爺直撲柵牆那裏，到了柵牆附近，這裏迎門一帶，更添了一隊人在把守着，不過這種情形，可擋不住柴友信祖孫二人，柴友信帶着柴桂，貼着西北角略微黑暗之處，翻上了柵牆，柴桂在這時，使用誘敵之法，拿着石塊打在樹頂子上，枝葉一陣振動，這羣守柵門的黨羽們，一陣紛亂之間，祖孫二人已經躍出柵牆外，往外面查看時，魚鷹子船幫，仍然像先前一樣，停泊在島內

兩旁，裏邊雖則鬧得這麼翻天覆地，只於是柵門前水坡一帶，添了一隊快船來往的巡查島口，船上的人，全是短衣襟小打扮，各提刀槍，所有各漁船上，靜悄悄一點聲息沒有，水中這幾隻巡船，還不住的從船幫前來往盤旋查看，這情形是很顯然，是在監視船幫的漁夫們，不准亂動，這種情形，看在這祖孫二人的眼中，對於今後的事好下手了，老龍王韓大業等，對於所領率的船幫，除了親信人之外，還是時時在嚴加提防，自己下手時，倘然調度得法，很可以利用他們，這爺兩個繞到水塢的岸上，避開了巡查的船隻，仍然飛登魚鷹子船幫的船頂，這爺兩個總然腳底下有了響聲，可是艙裏的漁夫，總然查覺也不敢喊嚷，一個個全是心存着怨恨，就盼着有一天有人來收拾韓大業等，這祖孫二人安然的闖出這片水面，仍然貼近了島口的一片峭壁岩石前，隱蔽身軀往前移動，幸爾這時已經到了五更過後，月色西沉，星斗無光，島口前比先前可多了一大隊船隻，雖然有一片燈火照耀着，可是光焰在這種時候，格外顯着昏黃暗淡，並且在天亮的一剎那間，海風也大，船上火把燈籠，被風吹得倏明倏暗，風吹水浪，打在岩石上，激起一片響聲，老漁人柴友信和柴桂，就在這種情形下，安然脫險，離開島口，這爺兩個繞越着葦塘，從沙灘葦塘，一直撲奔老蟹灣後，到了老蟹灣，已然東方發曉，老漁人柴友信，仍然夠奔盟弟楊萬才家中，那楊萬才，對於他祖孫三人走後，提心吊胆，那裏還睡得着，此時正在籬笆內不住的探頭探腦，向村口裏張望，這爺兩個縱進籬笆門內，楊萬才一見他們回來，這才放心，迎着老漁人柴友信，方要發話問，柴友信擺擺手，一同走進屋中，楊萬才已然看見柴桂腿上的傷痕，中衣已經被血浸透，進得屋來，忙說

道：「小哥，你怎麼腿上受傷了。」柴桂苦笑了一聲道：「沒有什麼要緊，被箭頭子掃了一下。」柴友信趕緊從包袱中，把刀傷藥取出來，叫柴桂紮裹傷痕，柴友信此時沉吟不語，腹中心在打算着，如何應付。那楊萬才道：「大哥，那小龍怎沒回來。」柴友信哼了一聲道：「盟弟，你先給我們燒些水來，我們乾渴異常，回頭再告訴你。」楊萬才道：「那倒現成，我早早預備了。」楊萬才到旁邊的屋中，提了一壺開水來，這爺兩個一邊喝着，柴友信這才告訴楊萬才：「秦小龍已經失陷島內，盟弟，好在我也不用囑咐你，你只鎮定小心一些，少時我們爺兩個還得走，我們要查看沙金港的船幫，已經齊了沒齊，並且在島內已經露了形跡，恐怕這羣匪黨們，還要往這一帶搜索我們，盟弟你放心，莫說他們，一時還來不到，就是真個到來，我們還有脫身之策。」這個楊萬才，別看他是一個老實鄉人，少年時於海面上，也是一個很強梁的漢子，更在海船上跑過些年，現在雖然年老，他眼中看到鄉鄰們，受到這種苦，時時的在憤憤不平，只爲沒有那種力量，無可如何，此時有這個老友前來，爲大衆除惡魔，這楊萬才是很坦然，他是滿面笑容，叫柴友信無須替他担心，柴友信這時才問起柴桂，我在島內正在查看一班匪黨們，你們在後面，因爲什麼形跡上不謹慎，被他們發覺，此時柴桂正把傷痕包紮好，聽得祖父這一問，他臉漲得通紅，怒形於色，向柴友信道：「爺爺，你老人家是沒親眼看見這件事，真要是叫老人家趕上，還不定多弄死幾個呢，好個萬惡的親刀子侯泰，他太以的無法無天了，可惜這十幾個漁村的人，就沒有賣命的，怎的不設法刺殺他們幾個解恨。」柴桂遂把和秦小龍翻到宅子後，所經所見，以及動手的情形，向祖

父說了一番，原來這哥兩個跟柴友信分手，從大牆前的一帶矮房上撲奔後面，這鳥裏所有的一處處房屋，全是鳥主手下親信人所住的地方，所以這小弟兄拿定主意，到最後面一層高大的正房查看，所住的是什麼人，他們剛越過貼近大牆的一排矮房，這裏離着後面的那一道院落已近，可是旁邊有一段較小的院落，沒有多少房屋，只有三間北房，小小的一道院中，還有一大棵槐樹，他們到了這個小院的屋頂時，忽然發現院中有一個年輕力壯的匪黨，提着一口刀，來回在院中走着，刀尖子不住擦地，可又聽不見什麼聲息，秦小龍向柴桂一打招呼，停身在房頭，仔細的查這片房子的形勢，看情形決不像頭目人們住的地方，屋中似乎有一點燈光也極暗，紙窗上盡是破洞，可是門外有把守之人，這裏邊究竟是什麼人，因為遵着柴友信的囑咐，不敢冒昧作事，秦小龍繞到房後，發現後牆開着兩個後窗，窗上的紙，也是經久未換，昏沉沉的射出一點燈光來，秦小龍向柴桂打招呼，叫他留神着這房子的前後，提防有人闖來，他竟輕飄飄落在房後，後窗離地不過六七尺，可是秦小龍的身形矮小，他把背後斜插的鐵拐往下按了按，恐怕拐頭撞在牆上，往起微一長身，雙手已經把窗口抓住，不敢冒然長身，慢慢的把身形移到窗口的旁邊，好在這個地方不用費事，破窗孔很多，乍一往裏看，任什麼看不到，不過從窗孔嗅到一股子潮濕之氣，仔細看時，這兩間屋是一通連，只在一進門的石牆上，掛着一盞瓦油燈，秦小龍偏着身子，往右邊看，忽然聽到有嘆息之聲，竟發覺在東牆下立着三根木樁，全有碗口粗的木柱子，埋在地上，在木樁上面綁定一個女人，頭髮已經散亂，倒背着手，被捆在木樁上，看這女人不過二十多歲，面色蒼白，不住的抬頭

望着迎面靠門口那盞油燈，屢次的把身形擱動，那情形，似想掙扎的離開木樁，只是兩臂攔得大緊，蹣跚着把頭低下，秦小龍看到這種情形，就知不是好事，他趕緊落在地上，柴桂也轉到後坡，秦小龍把他招呼下來，告訴他屋中情形，柴桂道：「我們此時是要來探查韓大業及他一班黨羽的住所，我們現在那能多管別的閑事，咱們還是先離開這裏吧。」秦小龍也覺得不敢過分在這裏耽擱，兩人剛要縱身往後面去搜索，耳中忽然聽得這房子的前面，一陣脚步聲，似乎有兩三個人向這裏走來，秦小龍向柴桂肩頭一拍，往起一聳身，仍然抓住了後窗口，柴桂却撲奔靠東邊這個後窗，也照樣的縳在上面，這時見前面門窗上燈光大亮，風門一開，立刻走進了兩個提着燈籠的壯漢，聽院中的情形，似乎還有一個、已經和先前守門的那個講着話，走進屋中這兩人，一個年紀四十多歲，一個二十多歲，全是一臉凶暴之氣，一直走向裏面東牆下，那個四十多歲的，竟是把燈籠往起一舉，向那婦人臉上擱了一下，竟是叻了一聲，說道：「趙大嫂，大喜的日子，你哭什麼，沒有別的，往後，我們小哥幾個還靠你多照顧呢，趙大嫂，你這麼年輕的人，別再糊塗了，這種苦子你吃的了麼，何況你也有個耳聞，既然是被侯二爺看中了，你還逃得出手去麼，順情順理的事，你往後只有享福，決不會再受那種罪，你看看你們白鶴汀，有幾個能巴結上侯二爺的，我把綁繩給你解開，你活動活動、好好的收拾收拾，侯二爺還會錯待了你麼，整箱綾羅綢緞，趙大嫂你是有福的，侯二爺趕情給你預備着了。」說着話他把燈籠遞給那個年輕的壯漢，那個年輕的却說道：「郝師傅，你別這麼大意，你沒看弄進他來時，費那麼大事麼，你把綁繩給他鬆開，他倘若

和咱們胡打歪纏，你又不能把他弄死，還是問好了吧。」那個姓郝的壯漢，却冷笑一聲道：「你說什麼，他敢在郝二爺手裏鬧花樣，他那是想活着了，實告訴你，我不領了侯二爺的命，我也不來多管，他只要敢不順情順理，我叫他死也死個乾淨。」這兩個匪徒一遞一聲的威脅，那個婦人却是一聲不響，可是在燈光照着他臉上，這個少婦面色鐵青，銀牙緊咬，說話間那個姓郝的匪徒，已把綁繩給解開，大概是因為綁的時候太大了，兩臂已經麻木，這個少婦倚着那木樁，身軀晃了兩下，才靠在那裏站住了，兩隻胳膊，圈到前邊，不住的用手扶摸腕子，這時那姓郝的匪黨，却伸手向少婦肩頭一拍道：「大嫂，活動活動也該走了，實告訴你，侯二爺如同熱鍋上爬螞蟻，爲大嫂你，他竟挨了島主一頓罵，大嫂跟我走吧。」他二次伸手要拉這少婦，這少婦猛一抬頭，雙眉一皺，瞪着眼說道：「你是什麼東西，動手動腳，你把我看成什麼樣人，我們也是好人家的兒女，你們這羣土匪們強梁霸道，把我搶進島來，狐羣狗黨們，是想偏了心，侯泰，他想收你少奶奶作小老婆，他想的很好。」說着，更哼了一聲道：「叫我看他死催的，你只要敢再摸我一指，我可罵你了。」那個匪徒哈哈一笑道：「趙大嫂，果然你先學會擦嘴無恩，翻臉不認得人，我才把綁繩給你鬆開，你就敢瞪眼，我說趙大嫂，只怕你是想偏了心，這瑯琊島內，就不許有貞節烈女，你跟郝二爺面前裝的那門子蒜，走吧。」他伸手竟把少婦的左臂抓住，往外拉，那個年輕的匪徒，一手舉着兩支燈籠，不住的說着：「郝師傅，我說什麼來，這個小娘們，我早看出來，不是省油燈，沒別的，咱們爺兩先照顧他吧。」說話間這個少年匪徒，也伸手向這少婦右臂上抓來，這少

婦把右臂舉起，冷不防的照定了少年匪徒的臉子上，就是一掌，他萬沒想到這少婦竟敢打他，叭的一下，打個滿臉，鼻子也破了，不住的怪叫着，這姓郝的匪徒，立時犯了野性，口中說着：「好個不識抬舉的東西。」他手底下一用力，撲通的竟把少婦摔在地上，那個少年匪徒此時把兩個燈籠的柄兒，往窗眼一插，一邊抹着鼻子裏流出的血，他竟往少婦的身上撲過來，可是那少婦被摔在地上，好像比先前力氣大了許多，在地上一滾，他已經翻身坐起，不知他從什麼地方，竟是拔出一柄剪刀來，那個姓郝的此時正在伸手，往少婦的胸前抓，這少婦咬牙切齒，猛然把剪刀向外一遞，照着這姓郝的匪徒胸口上扎去，這一個剪刀扎個正着，那姓郝的匪徒，哎喲一聲，倒坐在地上，那個少年匪徒，也吓得一驚，往後一退，那姓郝的匪徒，手按着傷口，像鬼叫的嚷：「你們還不快進來，他行凶了。」門外噲噲的一陣刀聲撞地，兩個年輕力壯的匪徒往屋中闖，這時窗外暗中查看的柴桂，秦小龍看得真真切切，那秦小龍想到當年母子被逼投海求死的情形，正像這樣，知道這少婦空拿着剪刀，定要吃大虧，秦小龍趕緊口中噓的一聲輕吹，招呼柴桂，低着聲音說：「暗青子。打。」秦小龍已經伸手，掏出飛蝗石，柴桂也抓出喪門釘，提刀的匪徒已然進來，眼中看到他們的頭目，郝師傅被扎傷，立刻把刀一舉，往前一上步，說聲：「小娘們，你敢動，劈死你。」這少婦霍然站起，踉蹌後退，往牆上一倚，手握著剪刀，冷笑一聲道：「好一班禽獸不如的東西，可惜，你少奶奶不能親自把那個姓侯的扎死，爲被屈含冤的姐妹們，報仇雪恨。」說到這，更喊了聲：「公婆，兒媳可不能再侍奉你們了。」那兩名匪徒，他們是不敢下手，只想威脅住了，

把這個趙振江的兒媳，仍然捆起來，可是往前一欺身，這個少婦，竟是猛把剪刀一舉，向自己喉上戮去，吭哧一聲，喉嚨刺斷，倒在牆邊，這時兩個匪徒，還想過去抓這少婦，因為他們不知生死，秦小龍此時在窗外，看到這種情形，再難忍耐下去，手中的飛蝗石，用足了力量，從當中一個大窗孔，穿窗打入，那個柴桂此時，也豁出去惹禍了，吭噎一聲，先把後窗砸碎，那兩名匪黨，正是一抬頭，一個塊飛蝗石正打在他面門上，血花四濺，那一個仰臉，柴桂的這隻喪門釘，正打進他咽喉中，這時那個姓郝的，他按着傷口猛往外竄，隨他來的那名匪徒，也高聲喊嚷：「侯二爺，快招呼人抄傢伙，有了奸細了。」這時秦小龍，也把後窗拉掉，一聳身竄進屋中，那個少年匪徒，他並沒受傷，手脚俐落，一縱身已經竄出屋去，立刻在外面，響起胡哨來，這個姓郝的匪徒，方跑到屋門口，被秦小龍兜着後心這一脚，把他踢到院中，趕緊回身抓起燈籠，向那少婦查看時，見已慘然死在牆下。這時胡哨連鳴，秦小龍趕緊把鐵拐撤下來，那柴桂却在招呼：「小龍弟，別叫他們堵在屋中。」秦小龍答應了聲「好。」一縱身竄出門外，那知這裏離着侯泰任的正房很近，胡哨聲起，再一喊嚷，立刻有他手下一班黨羽們也全撲奔這小院，秦小龍此時已經翻上房頭，可是前面的雙刀宋雅堂等，已然從前面得信趕來，這所宅子四週，也有巡更瞭望的黨羽，一齊往這邊撲，這小弟兄再想脫身可不易了，兩人竟被一班黨羽們阻隔開，小弟兄也知道此來不宜和匪黨們正式相見，時時的向暗影中撤退，不叫他們看清了面貌，那知道那柴桂，竟被匪徒們引得離開侯泰的住宅，他險些落在匪黨的手中，可終於把個秦小龍陷身瑯琊島，柴桂把出事的情形這一說

出，那楊萬才在一旁，緊握着拳頭恨聲道：「小哥哥們，你們辦得對，我老頭子死也佩服你們了。」老漁人柴友信道：「盟弟，從來說多行不義必自斃，像老龍王韓大業，就是現在沒有我們爺兩來動他，終歸會有人覆滅他。」楊萬才點點頭，跟着給這爺兩個，預備食物充飢，看看楊萬才。雖則也過着是鄉居的生活，可比較別的人，不致於那麼受到飢寒的逼迫，柴友信道：「盟弟，你總算過得還好。」楊萬才道：「你那二貴姪兒，自從入了瑯琊島後，還仗着他水面上本事比別人大，並且他也還能應付那一羣惡霸們，這二年來，他比較混的還不錯，在島內也當了一名頭目了，不時的往家中送些米糧，若不然像你弟妹這麼，終年老病纏綿的，我們還能活到今日麼。」柴友信點點頭道：「二貴那孩子，從小就很聰明，他能夠這樣倒還罷了。」可是楊萬才不住眉頭緊皺，似乎有什麼難言之處，不肯說出來，柴友信此時只有心中盤算自己的事，因為楊萬才雖則那裏說着不怕牽累，爺兩個還是作打算，何必叫好朋友為難呢。這時，村中人將要起來，籬笆門那裏有人拍門，楊萬才一驚，柴友信此時，可是神色泰然，因為說着話，時時注意着外面，楊萬才推着風門趕緊問：「誰叫門。」外面只低低的答了聲我。楊萬才扭着頭向柴友信道：「你姪兒回來了。」柴友信點點頭，楊萬才趕緊走出去，到了籬笆門前，把門開了，可是低聲向他兒子說了兩句，跟着爺兩個走進屋來，柴友信一看進來的。這個楊二貴，可不是當年自己離家時的情形了，已經是三十多歲的一條漢子，身軀健壯，臉上的神色，也帶着十分得意，一身新布褲褂，鞋襪也乾淨，腿筒上露出一柄手叉子的柄兒，他進得門來，向柴友信和柴桂看了一眼，臉上帶着笑容道：「盟伯，你

老人家還認得我麼，老人家大約是昨天到的吧，很辛苦了。」柴友信點點頭道：「二貴，你還認得我，你很好，居然能夠養家了。」這時楊萬才却攔着柴友信的話說道：「二貴，你盟伯離家多年，他往後也不幹這一行了，你盟伯在關外很得意，幹着鏢局子，這是到關裏來辦事，路經這一帶，跟你進來的，也就是前後脚，盟伯也呆不住，少時就走了。」那楊二貴却微微一笑道：「盟伯，既然來了，何必那麼忙，好歹也在我們這兒住兩天，姪子現在還掙得上飯吃，我請盟伯好好的喝一頓。」柴友信這時令柴桂向前見禮，柴桂見此人一派的張狂的情形，頗不愛看他，只爲當着祖父不敢不遵命，只得招呼了聲：「叔叔。」那楊二貴道：「這位大姪兒，聽說本領還不錯吧，真不含糊，比我可強的多，海面上那天鬧事，大約就是大姪兒辦的吧。」楊萬才此時却帶着驚慌之色道：「二貴，你這是怎麼講話，我不是明明告訴你盟伯是才到麼，你要知道全是這裏漁村上的舊人，故土難離，誰不惦着家鄉，你怎麼今天來的這麼早，有什麼事麼。」這楊二貴却笑嘻嘻的道：「沒有什麼事，島裏頭已經折騰了一夜，一彈的心血來潮，想着咱們家中好像有人到了，果然被我猜中。盟伯，和大姪坐着，我作個小東道，這就回來。」說着話，他轉身就走，楊萬才却帶着十分着急的樣子，向楊二貴道：「二貴，你剛進門就這麼忙，把錢給我，我去買，你陪着盟伯說話。」可是楊二貴竟是說了聲：「用不着你。」他急急轉身便去，也沒向旁邊屋中去看他那帶病的老母，柴友信坐在那裏，手捻着鬚鬚，一聲不響，那柴桂他也看出這些神色來，把祖父的衣服扯了一下，柴友信搖搖頭，那楊萬才緊跟着他兒子走到籬笆門前，楊萬才似乎帶着十分急躁的和他

兒子講話，可是聲音不敢放高，父子二人在籬笆門前，口角了一陣，柴桂已經站到門邊，把風門推開一線，仔細的在聽着，只聽那楊二貴一邊往前走着，一邊說道：「你真是老糊塗了，我能夠辦那個事麼，像爺爺你這樣熱心的人，往後等着過好日子吧，我去買酒肉，這可就回來，別慢待了人家，你若把人得罪走了，你可估量着。」這時楊萬才竟是木立在籬笆門前，兩眼向他兒子的後影張望着，柴桂見到這種情形，風門一推，柴友信却在低聲喝叱：「桂兒，不許你動他。」那柴桂裝作沒聽見，輕輕竄出屋來，往下一矮身，往前一縱，竄向草房後，順着山牆旁轉向後面，輕輕一躍，竄出了籬笆牆，他這所房子緊靠柴家塢的村尾，柴桂從村子邊上樹蔭下面，一路緊縱身形，竟是轉過柴家塢的村後，靠村子邊上，一片泥土房子下，把身形往牆這裏一貼，果然被他料中，那個楊二貴，出了這柴家塢的前村口，如飛的向瑯琊島那邊跑去，柴桂此時不禁的冷笑一聲，自言自語道：「好萬惡的東西，怎的我盟爺，竟會養出這種逆子來。」柴桂趕緊翻身退回來，仍然從房後面躍進籬笆牆。

（上集完）



A541 212 0009 9729B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出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小技擊
瑯 瑯
島 上 集

實價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 者 鄭 證 因

發 行 人 張 瑛

發 行 所 上海山東中路128弄203室
上海廣藝書局

經 售 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

電話九三六八〇

總 發 行 所 上海福州路三七九弄二號
廣 藝 書 局



123